

明钱穀《纪行图册》、张复《水程图》之大运河现地研究与 GIS 呈现(之三)^{*}

简锦松 廖泫铭 王勇 张淑君 唐宸 严程 谢定紘

摘要 钱穀《纪行图册》以王世贞隆庆四年(1570)六月《适晋纪行》为蓝本,绘成仓山小祇园至扬州扬子桥三十二幅;张复《水程图》因王世贞于万历二年(1574)二月入领太仆之役,附舟而北,绘成邵伯至通州水程五十二幅。两卷皆以写实为之,在明人画中堪称独绝。文章以现地研究法进行三项处理:一、此次王世贞北行,正在隆庆新河既成,汭河之议方生的明代大运河变动期,文章将二人所经过之水程全部数字化;二、钱穀自言“维欲记其目前真境”,文章利用明清旅行日记、方志、古今地图及笔者现地考察所得,将各图逐一解说,指出图面所绘内容,验证画者写真实践的程度;三、此八十余幅之价值,如同发现一大箱明代的拍摄影带,文章发挥其自身的影像本色,形象化地指出明代大运河的真正面目。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明代大运河; 现地研究; 钱穀《纪行图册》; 张复《水程图》

分类号 K928.6; J222.2/.6; TV91

作者简介 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廖泫铭,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副技师; 王勇,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 张淑君,上海大学硕士,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唐宸,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严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谢定紘,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4 张复《水程图》逐一图片解说

4.1 扬州至徐州——江北运河及清河段

《水程图》的得名,是因为明朝人喜欢在大运河作全程旅行,既然全程舟行,对于“水程”二字便用得很多。清代对大运河的限制增多,而且陆路相对发达,特别是在淮安王家营起旱之后,经由山东入京的道路特别便利,当时人甚至发明在车上设帆,以风力驾车,所以,不论在速度上、舒适感上,乃至经费上,陆路都比水路具有

^{*} 该文为连载,此为第三部分,文中表、图接续第二部分编号。第一部分见《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1期第50—60页,主题是《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简要说明,以及这两幅台北故宫所藏珍品与明代大运河的关系,从而提出本文的现地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见《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2期第50—115页,主题是钱穀《纪行图册》三十二帧逐一图片解说,中间补入钱穀《白岳游图册》四帧。第三部分到第四部分,主题都是张复《水程图》五十二帧的逐一图片解说。就本文,作者已另作 GIS 平台,读者可参看:<https://see.org.tw/mqrl/mqrlgis2>。

吸引力,因而清人对“水程”一词就用得相对较少。

明代大运河的区隔中,扬州至淮安清河县,利用的是淮河与洪泽湖的水系,称江北运河。淮安清河县到徐州铜山县,利用黄河河道,这是第二段,称为清河,又称黄河、黄运河。黄河自从北宋改道南行之后,元代被修建为运河,元末大乱,运河荒废,永乐中再度修复。到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大决,湮没沛县运道,因而另开新河;至万历间新河又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泇河新道浚成开始通漕之后,才脱离黄河的影响。徐州铜山县北,经茶城口到临清州的漕河,因其取用汶水等山东泉源,称为泉河,又因其以闸制水,又称闸河,济宁以南又称泗水,它的本名是会通河,这又是另一段。本文也依照这个区隔,把江北运河及清河作为一小节,会通河另为一小节。

本小节讲述王世贞与张复两人自扬州至徐州的大运河行程,王世贞是在徐州舍舟登陆的,所以,本小节的各幅图,可能有王世贞对张复作画的指示。在扬州至徐州之间,张复几乎是以每日停泊为原则,逐日作画;只有在淮安府内增加了几幅,为各个小站加强描写。

各站的 GPS 及站与站之间的里程,以及行进间的累积公里数见表 4。第一站杨子桥的累计公里数为 349.282 公里,是从杭州得胜坝京杭运河起点到杨子桥之间的里程;如果是王世贞的私人行程,乃从太仓县计,则为 232.682 公里。

表 4 杨子桥至徐州里程表

序号	图名	里程累计公里数	两站距离	各站 GPS	备注
0	杨子桥/扬子桥	349.282	0	32°19'43.14"N,119°24'50.79"E	以杨子桥中心为代表
水-1	邵伯	379.962	30.68	32°31'41.77"N,119°30'2.67"E	以大码头为邵伯埭竹巷口代表
水-2	露筋庙	393.381	13.419	32°38'21.81"N,119°27'31.72"E	以五万分之一地图定位
水-3	高邮	408.031	14.65	32°46'26.92"N,119°25'52.57"E	以琵琶关为代表
水-4	宝应	465.174	57.143	33°14'4.20"N,119°17'52.64"E	以宝应县安平水驿为代表
水-5	淮安·漂母祠	500.175	35.001	33°30'22.74"N,119°7'50.08"E	以淮安府西水关矾心闸为代表
水-6	移风闸	506.071	5.896	33°32'34.50"N,119°6'2.54"E	以静园路及怡园路两板闸桥中间代表
水-7	清江浦闸	515.205	9.134	33°35'42.26"N,119°1'49.57"E	以清江浦正闸與越闸中间为代表
水-8	淮河口	530.609	15.404	33°32'17.89"N,118°55'56.13"E	以码头镇老桥东端为代表
水-9	清河县	536.409	5.8	33°32'44.99"N,118°53'20.69"E	以清河县旧县村为代表
水-10	桃源	572.508	36.099	33°41'13.44"N,118°39'16.36"E	以桃源县城十字街中心为代表
水-11	古城	605.039	32.531	33°47'36.65"N,118°27'25.23"E	以天地图古城山地名点为代表
水-12	白洋河	610.74	5.701	33°47'13.54"N,118°23'36.24"E	推算王世贞泊舟之白洋河口
水-13	宿迁	633.337	22.597	33°57'11.18"N,118°17'17.36"E	以宿迁水西门钟吾水驿为代表
水-14	直河口	659.411	26.074	34°1'21.82"N,118°3'38.77"E	以八井村南之废黄河北岸为代表
水-15	邳州	681.62	22.209	34°6'34.16"N,117°52'39.11"E	下邳水驿以古邳镇政府为代表
水-16	曲头集	717.982	36.362	34°6'17.54"N,117°38'36.74"E	今庙山村
水-17	吕梁洪	748.37	30.388	34°9'24.15"N,117°27'14.53"E	以今饮食商店街道为代表
水-18	徐州	784.743	36.373	34°16'25.05"N,117°11'10.73"E	以废黄河东岸汴泗交汇碑为代表

水-1《邵伯》(图 62)

张复《水程图》的首站是邵伯,由于钱穀《纪行图册》已经用《扬子桥》一幅带过扬州,虽然他并没有刻意扬州详细作画,张复仍然抱着尊重老师的态度,回避了扬州,改以邵伯为首站。

邵伯是运河重镇,古今修治江北运河,没有不先整治邵伯与江都县的,所以变化相当复杂,现代水利工程更将全区做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市政当局也全面重建邵伯古镇,所以,要辨识张复这张《邵伯》图的内容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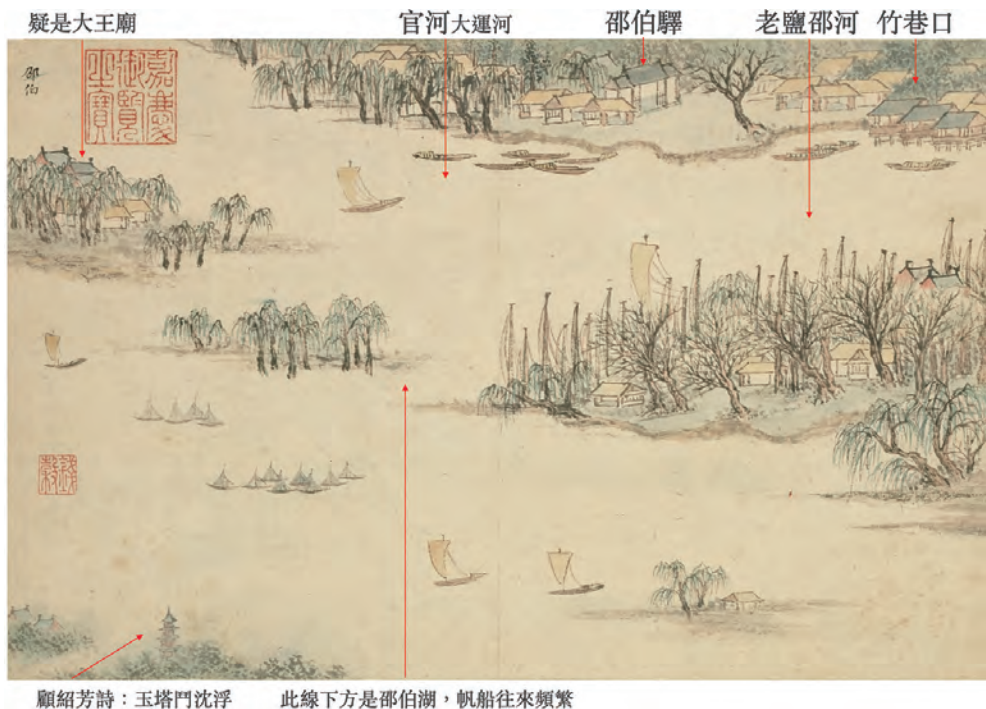


图 62 《水程图》之《邵伯》

请看图的上部,乃是邵伯官河的东岸,邵伯驿、郡伯巡检司、邵伯递运所、竹巷口等都在这里。正中有官门的房舍,与孟城驿形状相似,可能是邵伯驿^①。偏右的水岸有许多店铺,十分繁华,可能是竹巷口,即所谓邵伯棣。^②考古曾发现此地有大码头,现已复建成新古迹(图 63。32°31′44.09″N,119°30′2.58″E)。大码头下,就是老盐邵河注入大运河的交汇口,在大码头以南约 255 米有一处滚水石坝,古迹尚存(32°31′33.52″N,119°30′2.07″E)。再行向南,有据古报恩寺重建的梵行寺(32°31′21.94″N,119°30′6.98″E)。此水东出今邵伯桥,又称斜港河、蚌蜒河,可连接通榆运河,与今盐城市的水系相连,由彼入海。

图的中心有堤有岛,是官河与邵伯湖的分界,亦即官河与邵伯湖交汇之处,笔者判断这个位置可能就是现今的邵伯节制闸(32°31′45.25″N,119°30′1.55″E)。现在邵伯复建的古迹,仍保留老盐邵河西岸的长堤型高地,现代的京杭运河自此堤的西侧流过,也就是图上所见水中高地的下方。不过,从明代到今天,扬州湾头镇到邵伯的运河变化非常复杂,今日邵伯闸有节制闸及三个船闸合计宽达 460 米,变化极大,上面所述官河与邵伯湖交汇之事,已无法验证。

① 见[明]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残本),卷 7,页 18b:“邵伯驿,在江都县北四十五里,邵伯镇官河东岸,站船一十六只,河船一只,站马一十四疋,铺陈七十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马夫一十四名。”

② 竹巷口是邵伯的商业区,有客店,见[清]焦循撰《雕菰集》(山东:齐鲁书社,1997。《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489 册),卷 20,《壬戌会试记》,页 1:“正月二十二日,驾小舟过湖,至邵伯棣,夜大雨,宿竹巷口。”

图中官河与邵伯湖交汇的界限模糊,而与王世贞此行时间相近的各家纪行日记也有相似的表现。他们往往不说运河,而是说自己通过了邵伯湖,如:

二十九日[三月初九日,1562/2/5,2291700],……至露筋庙,出邵伯湖。晚,湖无风,清漪可爱,夜宿驿下。(归有光,《壬戌纪行下》)^①

明日[正月初一,1577/1/19,2297076],登舟,破冰行,夜抵邵伯湖,冰坚不可破,阻湖中。(屠隆,《北征记》)^②

初八日[九月初八日,1581/10/5,2298796],行及露筋[筋]庙,日几昃矣,而湖波甚恬,且月色可鉴,乃强舟人复前,更许,度邵伯湖而泊。湖波与天一色,明月荡之,玉塔微澜之句,妙得其象,诗中画也。倚舷长啸,且呼酒酌之,行路得此,固亦足当胜游矣。(顾绍芳,《南还日记》)^③

归有光是自北回南,他下第而归,不能用驿,当夜泊宿于邵伯驿外。屠隆是从扬州北上,在接近邵伯镇以前,就阻冰于湖中,不能前进,乃改道仪征,由滁州取陆路入京。两人都以航行湖上来形容邵伯的水路,与该图在邵伯湖放入许多行驶中的帆船,说法一致。顾绍芳自北而南,从高邮露筋庙到邵伯镇之间的水路,都以邵伯湖呼之。推其原因,可能与当时运河与邵伯湖之间的石堤未成有关,使得运河与湖面没有明显区隔,据《明实录》,从扬州湾头镇到邵伯、高邮、宝应这一段运河石堤,是万历十七年(1589)河臣潘季驯修筑的^④,时间是王世贞与张复北上的十五年后。在此之前,正德十三年(1518)徐充北上时,所乘之船还被要求载土来填筑邵伯湖堤。^⑤



图 63 2013 年扬州市府大幅整修邵伯古运河,此为复建后之“竹巷口大码头”

① 见[明]归有光撰《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6,页14b。

② 见[明]屠隆撰《由拳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0册),卷18,页15b。

③ 见[明]顾绍芳撰《宝庵集》(明万历壬子四十年刊本),卷16,17a-17b。

④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97,页3715,万历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条:“勘理河道科臣常居敬会同督臣舒应龙再上河工一十四款:……一砌邵伯湖堤,以免岁修。盖邵伯湖一浅二浅等处,正当波涛冲击,而排桩厢板其何能御?应尽包石以捍其锐。”同书卷201,页3774,万历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条载潘季驯受命修筑。

⑤ 见[明]徐充撰《汴游录》(明万历丙午原刊本),页2b:“二十日[二月二十日,1518/3/30,2275596]……过湾头,杨子湾也。船皆带土,填邵伯湖塘。二十一日,早饭时,过邵伯,三十五里。至连二湾,交土过湖,湖面如镜,渔舟如鳧。经露筋烈女庙。”

最后,请注意图中左下角有一个小塔。顾绍芳曾亲身看到这个小塔(上引《南还日记》),顾在文中所说的“玉塔微澜之句,妙得其象”是指他自己的诗句,即《月夜自高邮渡邵伯湖》组诗的第一首有“湖光渺无际,击汰月明中”,第二首有“金波穷浩漾,玉塔斗沈浮”。^① 露筋庙到邵伯驿 13 公里余,顾绍芳经露筋庙时日才偏西,约下午四点,到邵伯驿是初更到二更间,约晚上八点,航行时间约四小时,应已接近邵伯驿,所以,他揽月观塔的位置,与图中所见相同,已在邵伯了。目前虽然查不到这座小塔的其他纪录,但诗与画可以互相验证,也十分有趣。

水-2《露筋庙》(图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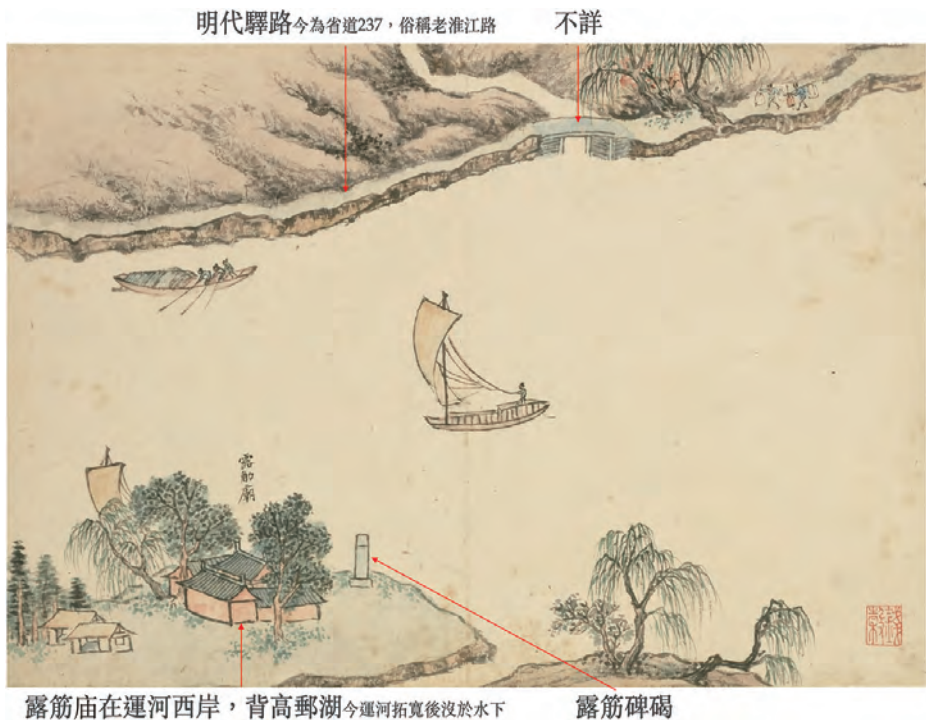


图 64 《水程图》之《露筋庙》

露筋庙在邵伯北三十里,江都、高邮两县分界,又称贞女祠、露筋烈女庙、露筋女庙、露筋娘娘庙,明代纳入祀典,题咏图记者甚多,清乾隆三十年(1756)越南使臣阮辉欲僿所绘的路程图《燕轺日程》^②,也特别以显著的地位画出,并题诗于上。

本图以庙与碑为主。此庙虽古,因湖波侵蚀,常有损坏,明正德间巡盐御史刘澄甫曾予重建,时间上距离王世贞此时不远,阎士选有《重建露筋贞女祠记》,作于万历元年,则直在目前。^③ 临江有一立石,为米芾《露筋祠碑》。此碑内容今犹有传本,即世传米芾《露筋之碑》行草。文中米芾自言:“绍圣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东归,过其下,刻石。”可知当时曾刻石于庙前。米芾所刻石碑未必传留至明代,但后世好事者重刻模拟于此,而如图中所

① 见《宝庵集》卷 4,页 11a。

② 见[越南后黎朝]阮辉欲《燕轺日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 24 册),页 114。

③ 见[清]阿史当阿修、姚文田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清嘉庆十五年刊本),卷 64,页 14a。

见者,必有之,都穆《重刻露筋碑记》^①即近在数十年前。由此可见,张复既然绘出立石,必为万历年实景。

本图除了主题的祠庙之外,都很简略。庙所在地,位于运河与高邮湖之间,水环于寺外,形如小岛,非常特别,但张复并没有把庙旁的形胜画入图中。庙前称为“收闸口”处,可以停舟,《读史方輿纪要》称为“露筋庙阙口”:

自邵伯北十里,地名三沟,又十里,曰腰铺,又十五里,至露筋庙,为湖波冲激之处。有露筋庙阙口,漕舟悼之。^②

现代京杭运河大幅拓宽,把原来仅 40 米的河道,扩大为 230 米,并作新堤,景观完全不同,原露筋庙亦不存。但是,在相当于露筋祠旧址附近,也建了一个外形相似的岛礁,有小港通入高邮湖,相似于旧时的结构。此外,如图中所见,对岸有古代驿路,清末民国时期扩建为准扬公路,今为 S327 省道。

水-3《高邮》(图 65)

王世贞、张复二人同舟到高邮州,可入宿孟城驿,本幅乃即将抵达孟城驿时,北望以南门为中心的风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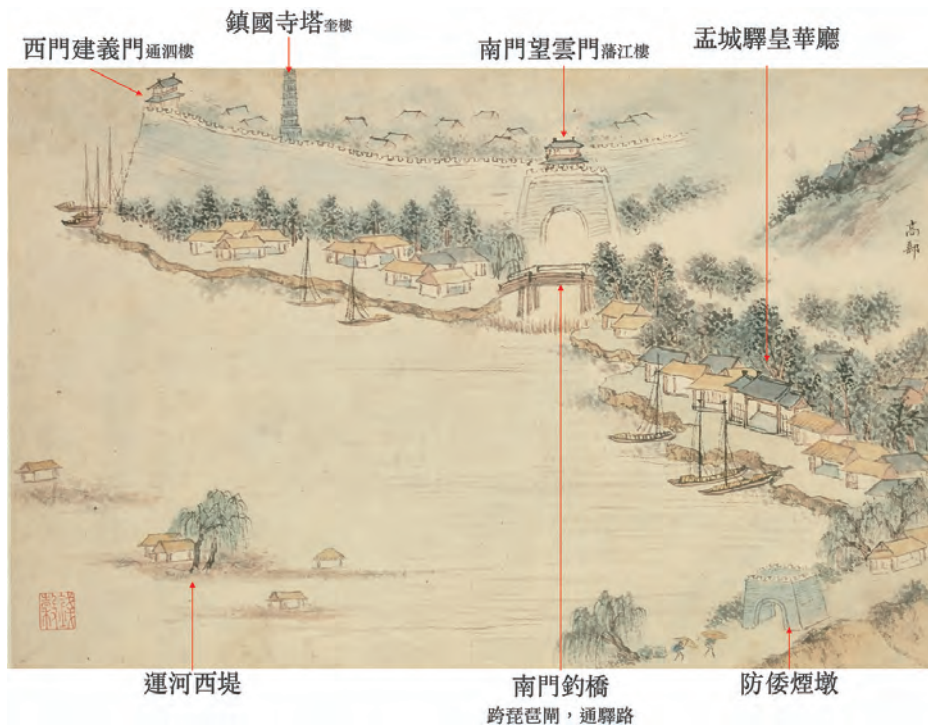


图 65 《水程图》之《高邮》

高邮城墙在 1949 年以后被拆除,其后运河大幅整修,作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明清的运河直对高邮城,到高邮南门前,左转绕城而北,经过西门外离去。今人重修后宽大的新运河破城而过,镇国寺本来在明清运河之东,现在反而变成新运河从镇国寺东边通过。图 66 是利用民国 11 年(1922)7 月淮扬徐海四属平剖面测量局印制的七千五百万分之一《高邮县城厢图》,在 Google Earth Pro 数字化叠图之后所作的古今比较图,请先参考。

^① 据都穆,此碑是他得到北宋翟氏刻本,请高邮友人贾明之重刻,此是明弘治间事。文征明弟子章夫勒石于露筋庙内。见〔清〕陈梦雷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媛典》,第 115 卷,闰烈部艺文一。

^②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 129,页 5468。

回到张复的图上,图中可见到城上的高塔,位于高邮城西南隅,明人称光孝寺塔^①,清人称镇国寺塔^②,民国城厢图作定国寺塔,今称镇国寺塔。我们考察时看见老塔的古迹和新建的镇国寺,都在新运河的西面,隔江相望。

高邮城中本来就有一条从北水关直达南水关的“市河”,今仍存在,市河出南门水关,直接注入运河。高邮州城在南门以东有城濠,南门以西是以运河为城濠。东城濠自蝶园南路以东称为琵琶河,在南面城墙外,绕过南门瓮城,流至琵琶闸,注入大运河。^③ 琵琶闸是木闸,闸上有虹桥,就是图中所见的南门钓桥,这是高邮城南交通和工商业的总汇,自古极为繁盛。驿路从南门钓桥上走过,入城而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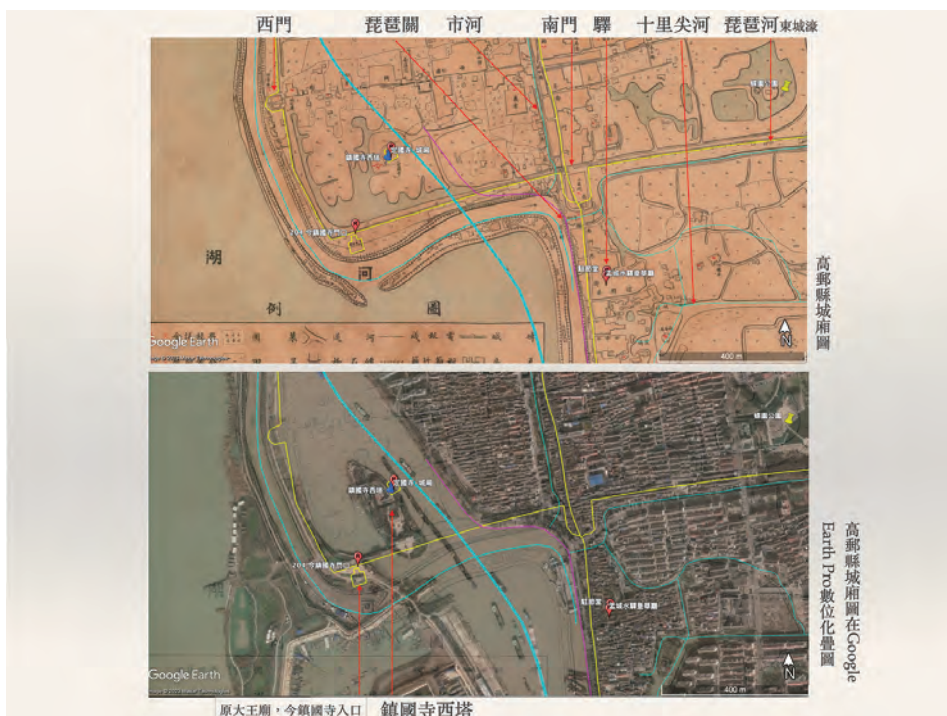


图 66 《高邮县城厢图》在 Google Earth Pro 上叠图(上图为原图,下图呈现今貌)

民国早期地图虽然已经很进步了,但仍不可避免误差的问题,笔者在数字化这幅城厢图时,是以市河、琵琶河、十里尖河(今名马饮塘河)作为基准,都很准确;可惜在西南角仍发生误差,向南漂移了 20 余米,使得运河压到了堤在线,琵琶关也相差了 20 米左右,请观图者理解前人技术上的小误差。

① 见[明]杨洵、陆君弼等纂修《万历扬州府志》(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卷首,《高邮州城图》,在西门内偏西南方绘有“光孝寺塔”。又,此塔名见于[清]张德盛修、王曾禄纂《雍正高邮州志》(钞本),卷 6,页 64b:“断塔一座,在州治西南隅光孝寺中,旧传塔有九级,为龙爪去其半,今存六级,高八丈有奇,围十丈有奇,郡人李自华增修七层。”塔为明人李自华(1536-1577)所建,此为雍正志转抄前明文献。不过,同书卷 6,页 44b 云:“光孝禅寺,在治旧城西南隅,其断塔乃寺之浮图也。唐举直禅师建,今塔存寺中。于顺治丙申毁,雍正二年郡人贾国维重修。”既然雍正二年重修此寺,尚列于光孝禅寺下,似当时尚称光孝寺,但《乾隆高邮州志》已驳之矣。

② 按:就《雍正高邮州志》所言,[清]杨宜仑修、沈之本纂《乾隆高邮州志》(清道光十四年郑氏淳一堂刻本,卷 1,页 84b)全引其文而驳之:“镇国禅寺,在州治旧城西南隅,[字句全同,见前注,不重复引用]。按镇国寺旧志作光孝寺,今据举直禅师本传及现存寺名更正。”即认为应用今名而称为镇国寺塔,则清代改名镇国寺塔,乃是事实。

③ 见《嘉庆高邮州志》,卷 1,页 33a:“城外濠河,南自琵琶闸涵洞,东北行至傅公桥北,自通湖桥引河,与北水关市河水合流,向东至傅公桥,汇入运盐河,西临运河为濠。”这一段叙述高邮州的全部护城河,南自城南的运河口琵琶关,向东北流经市河的北水关口,再注入城北的大运河。所谓“西临运河为濠”,是说城西这一半以运河为护城河。

现在作为观光景点的孟城驿,应是在原址改建,规格也大致比照原有规制。^① 驻节堂和皇华厅是复建驿站的两大主要建筑。不过,明代的皇华厅并不在现今复建的位置,《嘉庆高邮州志》述:

皇华厅在南门外孟城驿,前临运河堤,有屋三间,迎饯宾客。康熙五十七年知州张德盛重修。^②

张复所画的皇华厅,位在运河边南门外大街上,前临运河堤,从舟中就可以望见,与方志所载相同。现在重建孟城驿,大门设在馆驿巷,皇华厅设在驿舍建筑群的最内部。

图中还有一个军事墩台,位于进入高邮县城前的运河边。按《明实录》,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倭寇曾犯高邮^③,盖因而建此设防。

水-4《宝应》(图 67)

高邮与宝应正好一日程。前一站泊于高邮,次日中午经界首,晚泊宝应,是正常行速。本幅选择西门与北门城角的位置,作为全图的重心。宝应城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完成的^④,到王世贞抵达时还是新城,城墙连女墙共二丈五尺高,以周尺换算为 5.15 米,十分雄伟。图中只有一个城门,就是西门利成门,张复作图时把西门口特别旋转向西南方,显示他希望处理北城墙外更多的角度。



图 67 《水程图》之《宝应》

① 见[清]张德盛修、王曾禄纂《雍正高邮州志》(钞本),卷1,页20b。

② 同上书,卷1,页21b。

③ 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51,页7658:“总督浙直侍郎胡宗宪以本年五月内倭犯淮扬、高邮、仪真、天长、盱眙、清河、宝应、安东地方失事状闻。”

④ 见[明]吴敏道撰《万历宝应县志》(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卷2,页2b:“始于戊午[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九月至明年四月告成,城周一千四十余丈,高二丈,睥睨高五尺。砖城,下广五尺,而上广杀之;上城,下广二丈五尺,而上广杀之。城门五,东曰宾曦,西曰利成,南曰向明,北曰斗拱。一曰小东门。南北涵洞各一,东水关一,镗台八座。城成之日,倭寇复犯淮扬,民恃以无恐云。”

北门外有碧霞元君祠(即泰山庙),嘉靖四十年(1561)建成,当时称为“殿宇弘敞,楼阁辉映,为江淮巨观”^①,张复图中也画得十分宏伟,如所叙述。此庙今已不存,尚有泰山路。在泰山庙和运河之间,尚有许多名宦祠,如二李公祠、闻人公祠、应公祠等,张复也都画出来了,对照前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扬州府志》中的《宝应县四境图》,非常相似。

本区的水路很复杂,和《邵伯》幅一样,官河与湖水都画在一起,可能与运河石堤尚未整建有关(说见《邵伯》幅),例如吴宽《自邵伯至宝应风雨中连日过湖》诗云:

满船风雨过重湖,湖上帆开百幅蒲。远岸茭芦纷自舞,中流鹅鹤乱相呼。行期莫把前程算,身计先为晚岁图。积水混茫三万顷,只将震泽抵中吴。^②

这首诗是弘治丁巳(十年,1497)三月,吴宽在丁继母忧后,服除北上所写。^③固然,连日积雨,使得水位提高,湖面混茫,但是运河的内堤不完备,才使得邵伯、高邮、宝应湖与航道常常相混。

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归有光自京南下,其《壬戌纪行下》云:

淮阴六十里至黄浦口,出白马湖三、四里,入内堤,行至宝应,出湖四十里,内堤行至露筋庙。^④

文中“出湖”“入内堤”,便是指航程中有时有内堤可行河道,有时无内堤,舟行与湖水相混。

据同时人张瀚(1511-1593)《松窗梦语》的《北游纪》说:

惟高邮、宝应二湖,遇风最险,近筑内堤,可免风波之患矣。

同书卷八《漕运记》,张瀚也谈到内堤,其言云:

议:漕河于南,则江淮之间有宝应、范光二湖,最为危险。其湖约长三十余里,东西广阔,一遇风起,水涌浪高,往来舟楫,俱难驾御。东风急则牵挽难留,飘荡出湖;西风急则扑击岸石,船屡倾覆。不惟飘失粮米,往往淹溺旗军,实为大患。思得高邮湖往年添筑内堤,轴由中行,至今便之。今宝应比照前规,修筑内堤,亦百世之利也。^⑤

依文中之语,似当时内堤未完。此应指隆庆二年(1568)十月十八日之事,《明实录·穆宗实录》云:

巡按浙江御史蒙诏条议四事:……一宝应湖风涛巨测,往往有沉覆之虞,宜如高邮康济河故事,别凿一河,以近堤民田为之,使之计亩受值,免其征税。工部覆奏:诏如议行。已而,工科都给事中孙枝言,比来江淮指部萧然烦费,不任兴作,即欲如诏议开宝应越河,以避险阻,亦当俟国用稍裕,徐为之图。上是之。^⑥

张瀚在隆庆元年曾任漕运都御史,虽然未久即改官广东而离去,但此议或有与闻,故晚年作《松窗梦语》详细之。^⑦宝应修堤通河之事,隆庆至万历初内外议论多次,至万历五年(1577)才决议开筑,见《明实录·世宗实录》:

一,修宝应湖堤,补古堤以固其外,于古堤东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运舟于此经行。^⑧

① 见《万历宝应县志》,卷2,页27b:“碧霞宫即晏公庙旧址,嘉靖四十年建,殿宇弘敞,楼阁辉映,为江淮巨观。万历十三年间,河工成,上遣官祭告文,仁圣太后遣中官挂袍,亦与敕赐者等矣。观音阁,在碧霞宫后。隆庆二年建,万历十九年知县耿随龙重修。”

② 见[明]吴宽撰《匏庵家藏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四部丛刊初编》第83册),卷22,页6a-6b。

③ 见《匏翁家藏集》,卷22,页5a。吴宽在弘治七年(1494)十二月丁继母忧,至是,服除北上。

④ 见[明]归有光撰《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6,页14a。

⑤ 上二条引文分见[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2,页31;卷8,页160-161。

⑥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25,隆庆二年十月十八日条,页690-691。

⑦ 《松窗梦语》是张瀚晚年在杭所作,成书时自题“万历癸巳,虎林山人八十三翁张瀚识”,乃万历二十一年(1593)。

⑧ 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60,页1377,万历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条。

即使决议已定,仍到万历十三年(1585)才开筑,十四年筑成,命名为“弘济河”。^①到十七年,潘季驯主持连邵伯一体完工。由此观之,张复作画时,宝应湖的运河内堤尚未完备,往来行舟必须时而出入宝应诸湖。

下面,笔者截取万历二十三年《扬州府志》之《宝应县四境图》(图68)中与张复本幅区域重叠的部分,解说宝应湖与运河堤河的关系。

萬曆十四年新修越河堤，王世貞經過時還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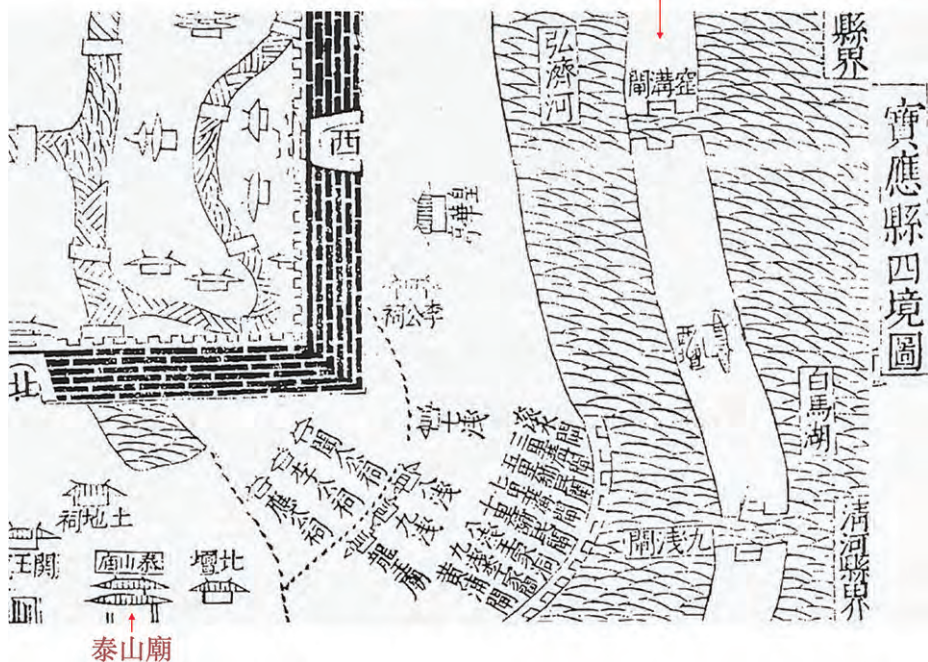


图68 《扬州府志》之《宝应县四境图》

万历二十三年作《宝应县四境图》时,内堤已于十年前完成了,在运河(即图中弘济河)与泛光湖中间,设置了窑沟闸,其位置正在西门之前偏北,与张复留下的河湖交汇处的地址相似;另外在弘济河与白马湖中间,设置了九浅闸,与张复所留白的河湖交汇地点也相似。因此,笔者认为这两处就是内堤建成之前,宝应湖进出的航线。宝应城西门是主要的停泊位置,而张复并没有画出航行中的船只,反而是在属于湖的位置画出了飞驰的帆船。这不是偶然的。及至万历十三年修内堤、建越河时,才把这一线洲渚连结起来,填实加固,运河受到保护,运舟就不再入湖了。

水-5《淮安》(图69)

淮安府是重镇,张复设定的观景立足点是官河西岸,官河就是今称的里运河。他泊舟西岸,隔着官河向西门城门的北侧投入视线,而后再左右观照全幅的画面。

正因如此,他以“淮安·漂母祠”为本幅标题,并且着重描画了漂母祠。图中漂母祠画在淮安府西门旁,淮安有新旧二城相连,此是旧城西门,《万历淮安府志》:“漂母祠,旧在郡城西门内,成化初改迁西门外。”^②隆庆

^① 见〔明〕吴敏道撰《万历宝应县志》,卷1,页1b:“弘济河,在汜光湖东,西系旧堤,东为新堤,延袤三十六里。万历十三年开筑,次年工成。上赐名弘济,俗呼为越河。”

^② 〔清〕邱沅修、段朝端纂《宣统续纂山阳县志》(民国十年刻本),卷2,页16a-18a,〔明〕雍时中《重修漂母祠记》。该文详细记载了成化初创建漂母祠于西城门外及弘治壬戌时重修之事。

六年淮安知府陈文烛记云：“城西園外有母祠，余低徊祠下不能去云。”《说文》曰：“闔，城曲重门也。”^①可见当时的漂母祠在确实西城门外侧近之地，而现在的漂母祠位于北角楼钧台侧(33°31'10.21"N, 119°7'55.96"E)，直线距离相差约 1400 米，不知为何时所迁移。



图 69 《水程图》之《淮安》

画完漂母祠，他又画了官河边的皇华亭，并以侧面为西城门及门楼取景^②，唯独没有画出西水关。其实，西水关就在西门南三十步(约 45 米)，西水关外面还有一座矶心闸^③，引运河水经西水关入城。但是，画作所取的视角是在西门北侧，所以，水门就被城墙遮住了，只看到西水关的水流注入官河，然后画了官河上数不尽的停泊船艘。

王世贞抵达淮安的日期，大约是二月十日或稍晚一两天。江、浙漕帮的运艘刚通过京口闸来到这里，大量的船只，除了商船之外，可能多数是漕运的粮艘。停泊的船只之外，河中还有一艘船特别不同，四人同时站着划桨。

淮阴驿在官河西岸，崔溥曾泊，见《漂海录》：

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七日, 1488/4/8, 2264647]……是日雨，淮阴驿对岸码头，城门外有漂母祠，其北又有胯下桥，即韩信寄食受辱之地。驿又与递运所接，递夫厂相对，自驿棹舟，傍淮安府。^④

这座驿站同时利用了官河的东西两岸，在东岸近城门处仍保留了皇华亭，以方便接待客人；^⑤驿站的主体设在

① 见[明]郭大纶修、陈文烛纂《万历淮安府志》(明万历刻本)，卷 6，页 18a-18b。

② 同上书，卷 3，页 20a-20b：“隆庆六年，改西门城楼，扁曰通漕，建举远楼于西门子城上。”

③ [清]孙云锦修、吴昆田纂《光绪淮安府志》(清光绪十年刊本)，卷 6，页 11b：“兴文下闸石洞一座，旧名响水闸，今为文渠闸，俗名矶心闸。明嘉靖中知府王凤灵疏凿旧渠，引西水关之水入城。旧有石闸。”

④ 见[朝鲜]崔溥撰《锦南集》，卷 4，页 30a。

⑤ 见《万历淮安府志》，卷 3，页 43b：“淮阴驿，旧址在郡城西门外官河西岸。洪武初，知府姚斌开通菊花沟，取水陆之便，迁新城东北。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开运河，堤西湖，以通纤路，官民舟楫俱由西便，宣德六年仍迁于旧基，岁久倾圯，天顺七年知府杨景撤而新之，又于河东增置厅房庖漏，以便迎送。驿一而馆二。嘉靖间又圯于水，驿丞僦屋以居，惟东岸官厅尚余三间，今扁为皇华亭。”

运河西岸,以利用较大的空间。

张复所画的城中建筑物,居中的二层楼宇为谯楼^①,今称镇淮楼(33°30′21.81″N,119°8′21.14″E 东。图70),为知名古迹;谯楼的后方,明为淮安卫指挥使司,后改为漕运总督府及淮安府治;右边的高楼,应是淮安府学的魁星楼,建在旧城东南的城墙上,由于距离较远,张复也作了远距处理,在楼下方留了空白,有如浮云蔽远。^②细心的读者应会发现,城中心镇淮楼—漕运总督府—淮安府治这三者构成的南北轴线,以及西门子城的左边墙线,张复都作了向西约30度的倾斜,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把西门口的漂母祠放在视觉正中的位置。



图70 镇淮楼北面(南向为正面,北向为内部,从此角度看,登楼结构更清楚)

水-6《移风闸》(图71)

这幅《移风闸》的河道,相当特殊。从图面看,移风闸应在东边河道,船只鱼贯而行,中间是洲岛,西边设栅坝拦水,以提高主航路的水量。淮安官河又名里运河,水流方向是自西而东,自北而南,以图中而言,是自上而下,因而所有行进中的船,都用纤夫,少或三人,多或四人,最前一艘似乎遇险打横,用至五人。《纪行图册》和《水程图》以照片式的手法作画,记录了明代万历初年的影像,此幅正是形象最生动的一帧。

由于移风闸附近区域的古今景观变化非常大,笔者先将民国10年(1921)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数字化,后与 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对比,作成图72,供读者比较。

在这两幅图中,笔者以粗蓝色线代表清末民初测量的里运河,以细蓝线代表现代的里运河,以绿色线圈画出今日淮阴市挖出的公园预定湖面,大致上与张复《移风闸》图相当。

《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淮阴城》幅中,移风闸这一段的水路,是张复图中设了栅栏的这一边,原来行船的东边河道已经变成平地。原来的板闸镇是大镇,居民众多,民国10年所见的新修马路,从镇东经过。

^① 见《万历淮安府志》,卷7,页1b:“谯楼一座三间,在卫仪门前四十步,台高二丈五尺,宋宝应二年创建,永乐十七年、景泰四年修。旧贮有铜壶、刻漏、更筹、十二辰牌、二十四气牌,故阴阳生居之,阴阳学寓焉,今铜壶废。”

^② 以上各地点,分见《万历淮安府志》,卷3、卷7。



图 71 《水程图》之《移风闸》



图 72 Google Earth Pro 与《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淮阴城》上的移风闸

在 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中,1949 年以后扩建里运河,明显已经截弯取直。旧时的板闸镇的北端有“板闸遗址公园”的标示(33°33'7.05"N,119°5'49.82"E),笔者 2019 年 7 月 13 日考察时,附近地面正在拆除,已接近完成。从此点向南,到今静园路以北,就是五万分之一图中的板闸镇,还有“板闸村”地点(33°32'45.95"N,119°6'13.34"E),贴近静园路。静园路在五万分之一地图中还有道路标记,现在则跨越里运河,河上有板闸桥。静园路板闸桥和南方的怡园路板闸桥之间,当地政府将开辟公园,向今里运河的东西两侧开挖,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见开挖范围区的形状,与张复图极为相似。

以上,是从明代万历河道到今日的变化。明清方志对于移风闸与板闸是两地还是一地,争论不休,也有主张移风闸是上下两闸,上移风闸就是板闸,与下移风闸相去三里。争论双方各持有文献证据,无可辨正。

图中罕见地出现大量双桅帆船(在淮安停泊的大量帆船都是单桅),纤绳的使用方法、系纤的位置,都和单桅不同,值得注意。

水-7《清江浦闸》(图 73)



图 73 《水程图》之《清江浦闸》

本幅《清江浦闸》与前后各幅有重大差别。从《邵伯》到《移风闸》各幅,都是右为南或东方,左为北或西方,顺向北行入京。本幅则相反,图的右部是西方,左部是东方,证据有三个。

第一,从河岸看,闸右的土岸离水近,明显水位较高;闸左的土岸离水远,水位较低。

第二,崔溥《漂海录》曾说:“上坝逆而难,下坝顺而易。”^①其实下坝也不易,图中众人奋力过闸的情景,便是从高水位的一端将船拉入低水位的一端。

第三,从图上部的大型建筑判断,此建筑即明代崇景堂,经明清增修为文庙,今称清江学宫,古迹尚存;前有棣星门,后为崇景堂旧址,中有大成殿,建筑的规制朝向正南。^②因此,棣星门所在的位置必是南方,也就是朝向下游板闸与淮安府城的方向。崇景堂是嘉靖九年(1530)工部主事邵经济所建,与王世贞万历二年(1574)经过之日,相去未远。

画作方向改变,画中的过闸船只也不是王世贞与张复所乘坐的,与他们入京的方向相反。笔者认为闸边的两位交谈者可能就是王世贞与张复。

图中摹画过闸的情景非常生动,所用的人力很多。缆绳共有两条,一条系在桅竿上,由六人来拉,类似于

① 见《锦南集》,卷5,页48b-49b。

② 见[清]吴棠修、鲁一同纂《咸丰清河县志》(清同治四年续刻本),卷9,页1a-1b:“初明嘉靖间工部主事邵经济建崇景堂于清江浦,以祀先师,增置祭田,爰历五朝,代有修作。入本朝来,两庑斋房戟门周垣规榘,大备于时。春秋二祭以船政同知主其事,河督则朔望行礼,略如祀学宫之仪。康熙三十七年改称文庙,……曰清江学宫。”详见[清]胡裕燕修、吴昆山纂《光绪清河县志》(清光绪二年刊本),卷10,“新县学宫”条,页5a-8a。

航行中拉纤的方法,不过不是系在桅顶,而是略低于桅顶的位置,与《移风闸》图所见相似;另一条穿过船尾底部,两边各有八人在拉。拉动船尾的这两组人的目的,是要把船尾抬过金门所下的闸板。此外,船上的人也站到船头来,用人体的重量来加强抬高船尾的幅度。船后是自西而东的官河水,水流受到闸口与大船的阻塞,激起不小波澜。

图中清江浦闸又名龙汪闸,由两个闸组成。一般都以为大闸(金门大者)是正闸,小闸(金门小者)是越闸,现代地名的标示,也以大闸为正闸,小闸是越闸(小闸被标名为正越闸),这些都是错误的。不过,把正闸与越闸的名称颠倒混淆的情形,应该由来已久,也很普遍。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清 佚名 大运河地图》所标记的龙汪闸和月河,就已经颠倒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本《清河县志》的卷首都刻有舆图,其中《清江浦图》上面标记的“清江正闸”与“清江越闸”,也与现代名称相同,可见名称混淆的错误,由来已久。

怎么样正确辨识清江浦两闸中,何者为正闸,何者为越闸?可以利用两闸丈尺与官河月河的长度来分别,并不困难。两闸的丈尺及月河的长度都有明确的记载,清张鹏翮《治河全书》云:

龙汪闸一座,金门宽二丈一尺二寸,康熙三十八年加高石四层,止能束水,因金门上宽下窄,不能下板。月河闸宽二丈七尺六寸,两岸皆砌石工。^①

《光绪清河县志》也对正越两闸的修造履历,作了详细的记载:

清江正闸:明永乐中建,后改名龙王闸,一曰龙汪闸,康熙三十八年拆修,金门宽二丈一尺二寸,雍正十二年重修,乾隆四年仍名清江闸,五十二年修补。嘉庆十年、道光五年皆拆修,改金门二丈二尺。

清江越闸:明万历十七年建,康熙四十八年拆修,金门二丈七尺六寸,嘉庆十年拆修,改金门二丈七尺,越河长百四十八丈。^②

针对这些数据,笔者曾在现地实测,可以作为证明。依《光绪清河县志》所载,最后一次维修之后,“清江正闸金门为二丈二尺”,以清营造尺换算为 6.875 米,今实测为 6.6 米;“清江越闸金门二丈七尺”,以清营造尺换算为 8.64 米,今实测为 8.2 米。实测时因为闸上有水泥桥,不能够完全准确,但差距分别是 20 公分及 44 公分,误差不大。“越河长百四十八丈”,以清营造尺换算为 473.6 米。今人所认知的越河长 625 米,与“百四十八丈”的记载完全不合;而今人所认知的正河长 480 米,恰恰好与“越河长百四十八丈”相合。由于三个数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可见金门较小的是正闸,金门较大的反而是越河上的越闸,与今人的认知完全相反。

再回到张复图上,本幅《清江浦闸》所绘的过闸之处,是越闸而不是正闸。还有两层理由,第一,本图是自北向南取景的,如果过闸的船只经过的是正闸,因为正闸在北,越闸在南,图中必定要在主题船与闸的前方再画出一个越闸,事实上并没有。第二,张鹏翮《治河全书》曾指出正闸的缺点是“正闸止能束水,因金门上宽下窄,不能下板”,而图中船只过闸时,闸前与闸后的水位明显有高低差别,说明了过闸之时,船下是有闸板的。因此,张复所画的必是能够下板的越闸,而非不能下板的正闸。

何谓下板?就是放下用以阻水、蓄水的闸板。闸的金刚墙上,都有闸沟,闸沟之上,左右各设石柱两只,用以升降闸板。^③一块闸板通常是 8 寸(25.6 公分)左右,一个闸要全部拦水,通常使用二三十片闸板不等(5.12—7.68 米),才会到最高水位。^④如果不需蓄水而全面开启时,自然要把闸板全部抽起,如有蓄水需要,

① 见[清]张鹏翮撰《治河全书》(清抄本),卷 5,页 13b-14a。

② 见[清]胡裕燕修、吴昆山纂《光绪淮安府志》(清光绪二年刊),卷 6,页 11a-11b。

③ 参见本文(之二)图 42 阿城下闸,《数字人文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97 页。

④ 见[清]傅泽洪撰《行水金鉴》(清雍正三年刻本),卷 144,页 13a:“上下两闸,板俱要各下二十块,少则不足以蓄水矣。”

就会视情况抽取数块闸板来放船过闸。以图中清江浦闸的水位来看,可能不止抽几片板而已。

清江正闸既不能下板,时人就在上面架设了固定式木桥以供行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人《京杭运河图卷》,以及其他各馆所藏清人大运河图也皆如此,与康熙二十三年(1684)周洽《看河纪程》所记相同:

十七日〔九月十七日,1684/10/25,2336427〕,……又二十里至龙汪闸,过桥,进署。^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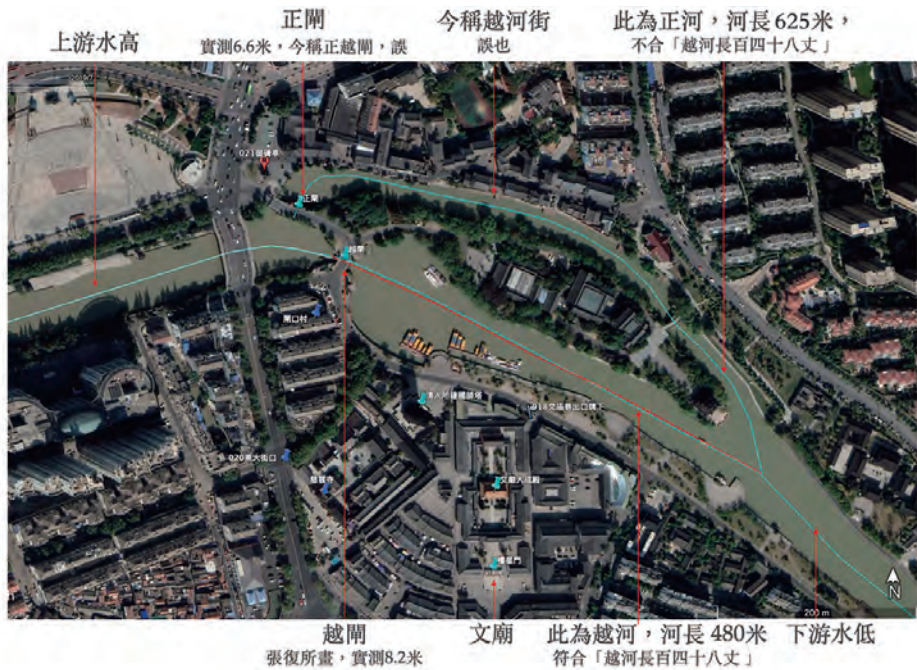


图 74 Google Earth Pro 上之清江浦



图 7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京杭运河图卷》,龙汪闸正闸的金门上架了固定式闸桥

① 见〔清〕周洽撰《看河纪程》(刻本),卷下,页12b。

周洽从运河北岸来,到龙汪闸过桥。所谓进署,指靳辅驻节之河道总署,位于运河南岸清河县治西二里。^①张复此图所画过闸的图像,极有价值。清末各国来华旅行的学者,都对船舶过闸有浓厚兴趣,前引夏士德所著《中国帆船》一书也发布了一张过闸的手绘图(图 76)。不过,虽然夏士德在对图作解释时说道:

Ascending boats have sometimes to be lightened, and after one or more boards have been removed, a rope is passed round the stern of the junk and it is then dragged up the 'haul over' by means of capstans, one on each bank, requiring the services of the lock keepers.



图 76 过闸图

资料来源:G. R. G. Worcester, *Sail and Sweep in China*,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6, pp. 64.

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所描写的情况,都是过闸的事情,但是他的手绘图中没有闸的设备,左侧的石阶和民夫所站立的地方,看起来反而更像是坝,而且,使用绞盘的模式,也是过坝时所使用的,前举崔溥《漂海录》介绍过坝时详细形容过。下面再举王穉登《客越志》从姚江挽船上中坝进入上虞江的事例:

初九日[五月初九日,1566/6/25/,2293215]夜过中坝,水高一丈,雨晴,微月,磳声怒激,若千雷殷作,石枢为水冲落,坝人烈炬筑伐数十装辘轳,易以新絙,又益添舟人,邪许沸地,夜分乃上,信矣,如升天也。^②

王穉登从余姚县姚江驿来,将经过上虞、绍兴,返回杭州。上虞江水位高于余姚江,官方乃于中坝上设了辘轳,用人力把船从余姚江拖过中坝,与上图的情景相同,日本策彦周良所记载通过姚江下坝及中坝的情形也相同。^③现存古迹中还有一处“曹娥老坝底”(29°59'59.04"N,120°52'12.55"E),建于民国时期,为浙东运河进出曹娥江的船只过坝使用。所以,笔者认为夏士德把“过坝”的插画误植到大运河这一章的“过闸”来了。

水-8《淮河口》(图 77)

本幅原来排列在《清河县》(后文图 79)之后,但是,清河县在黄河北岸,王世贞与张复的北上行程,必须先出官河(里运河),渡淮河,再由清河口进入黄运河(清河)的河道,然后才能到达清河县的城南,故原图的排序明显错误。

① 见《咸丰清河县志》,卷 3,页 6b:“总河署,在治西二里而遥,本管仓户部公署,永乐中建。康熙十七年,河督靳辅驻节于此,以为行馆。雍正七年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十一年奏改为总河署。”

② 见[明]王穉登撰《客越志》,卷上,页 22a-22b。

③ 见[日本]策彦周良撰《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 53,总页 208:“酉刻,至下坝,舟行四十里。候潮泊于此,戌刻,潮满了,力士将辘轳索卷越坝。夜半发下坝,舟竖擎舟,丑刻,至中坝,舟行十八里,又如前坝。”

本区是黄、运、淮三水交汇的地域,明清以来,黄河与淮水的天然变化已经很多,再加上历朝治黄、治漕、治淮的工程从不间断,到了现代,改以二河为淮河的主要河道,新而美丽的淮河已经被改造成功(图 78),宽达 300 米至 1000 米。明清时期作为淮河河道的张福引河,现在成为次要的河道,至于废黄河老河道,在这个区域已经几乎完全淤塞成陆,有了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要谈明代的河道,实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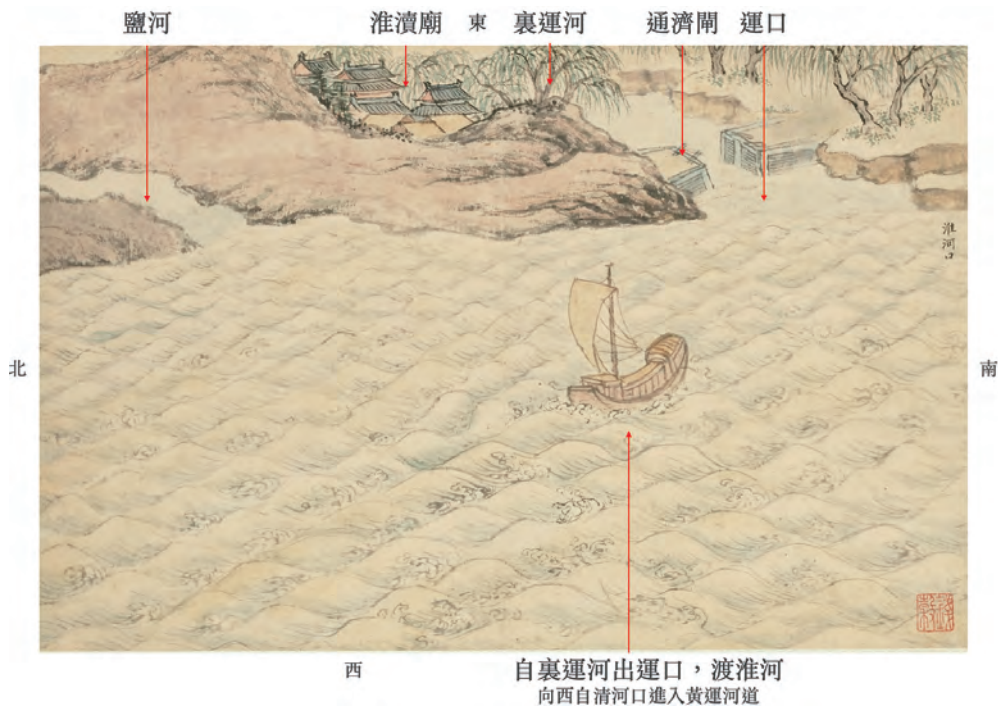


图 77 《水程图》之《淮河口》



图 78 现代新淮河(拍摄地点在高家堰渡口,33°26'30.078"N,118°55'28.578"E,河宽 903 米)

本文以王世贞经过的年代为准,采用清人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的《前明嘉靖年河口图》^①。此图将里运河的运口设定在马头镇南,运口内侧绘有通济闸;淮河为今张福河;过淮之后,清河口内之黄运河标记为小清河。

① 见〔清〕麟庆撰《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清道光二十年云荫堂刊本),图说一,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张复画中的闸,依据《万历淮安府志》,应标为“通运闸”:

乃南凿三里沟,西接南来之清淮,建通济闸为运舟出入之口,以避黄河之淤沙。^①

此本《淮安府志》为万历元年(1573)陈文烛修纂,所述通济闸即王世贞行舟所见,但三里沟地名不详,实际上仍不能详定。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改移运口到马头镇之北,并移建通济闸,这是在王世贞此行之后。^②现在位于清口风景区内的通济闸正、越闸古迹(33°32′38.08″N,118°56′42.89″E),是清乾隆初年新建之物,并不是《万历淮安府志》所说的那个“通济闸”,也非潘季驯所建者,与王世贞也无关。

至于闸口的庙宇,可能是淮渎庙。^③图中的庙宇规模相当大,淮渎庙载于祀典,地位重要,又和淮河有直接关系,因而作此推论;且除淮渎庙之外,并无相当之祠庙。至于清河县的天妃庙,在官亭镇,与此处有相当大距离,所以并非天妃庙。^④

水-9《清河县》(图 79)



图 79 《水程图》之《清河县》

北宋时黄河自汴州决口,改道南来,所行河道自今开封市兰考县夹河滩村黄河南岸(34°52′53.15″N,114°

① 见《万历淮安府志》,卷 5,《河防志》,页 2b-3a。

② 见《咸丰清河县志》,卷 1,页 6b-7a,《河口十一图》之《明万历六年河口图》。

③ 见《光绪清河县志》,卷 3,页 16a:“淮渎庙,在清口,明正德三年建,康熙乾隆中累奉御书扁额。”按:元明清时期淮渎庙有多处,此为王世贞本次所经者。其他淮渎庙,稍近者,如淮安府治新城北门外有之,盱眙县下龟山寺西南有之。皆见〔清〕赵宏恩撰《江南通志》卷 40、卷 42。其在盱眙县者,为明嘉靖庚寅(九年,1530)孟秋既望,巡抚唐龙所建,有“淮渎”二大字石刻。此外,河内县、襄城县、桐柏县皆有淮渎庙,桐柏县为河源所在,元人祀淮渎于此,有至顺二年(1331)张策撰《代祀淮渎记》之碑。

④ 按:〔清〕卫哲治修、顾栋高纂《乾隆淮安府志》(清咸丰二年重刊本),卷 26,页 20b:“天妃庙,在官亭镇北界,万历四十年建。”又,同书,卷 5,页 57b,记载官亭镇在清河县治北七十里。因此,不论从年代或距离来看,都不是此天妃庙。

44°11.37'E)起,至萧县北,尚有河形,今称为“废黄河”或“古黄河”。萧县以下,经徐州黄楼北,至汴泗交汇口,流量较大,又经今修复,河水洋洋而美,下文图97即汴泗交汇口西来之水。因其本来自汴州,故称“汴水”;又因它流到沛县以后,侵夺了古泗水的河道,所以也被称为“泗水”;元明及清初,都利用徐州至清河县之间的黄河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因而又称“河漕”或“黄河河”,黄河本浊,所以古人特为将它美名为“清河”。明代黄运河注入淮河时,有两个出口,一为大清河口,一为小清河口。大清河口偏北,小清河口偏南,《万历淮安府志》云:“大清河、小清河二清河,即泗水之末流。”^①即指此。

由于本段黄河又称清河,即以清河为县名,与北直隶的清河县同名。元时清河县治设置在大清口,受到黄水冲决,元以后移于小清口,明代至清初皆相沿未改。不论大清口或小清口,都在黄河北岸。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把清河县治迁移到清江浦,在里运河南岸新筑清江县城,称为清江新县。张复所画的《清河县》,就是前述仍在小清口时期的老县城,今称旧县或清河旧县,以33°32'44.99"N、118°53'20.69"E为代表。

文献对大清河口、小清河口的叙述并不容易理解,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的《前明嘉靖年河口图》仍很简略,《咸丰清河县志》所绘《旧县四境图》与《河口十一图》所提供的信息才多了起来。^②笔者在张复图中所标注之清河县儒学、玉皇阁和关帝庙,就是参考《旧县四境图》而标定的。不过,《旧县四境图》把旧县治直接画在黄河北岸的临河位置,对于黄河南岸的景物处理得不多,张复的图也一样简略。虽然如此,我们仍可以为它解说,例如张复图的左侧水中有栅坝,应是拦黄坝;视线往右移,有一所带着旗竿的建物为南岸汛,属设置在马头镇的巡检司署管理。马头镇(33°32'6.81"N,118°55'51.85"E;“马”今作“码”)虽是大镇,但距离县治五里以上,图中没有画出。^③图的最右边,河水通往清河口,河中的帆船都是从里运河越过淮河,经由清河口来到县城前,北上入京。

大、小清河口与淮河、运河的关系,在历时性中变化很多,相当复杂。南宋末年,严光大于德佑二年(1276)所记录的《丙子北狩祈请使行程记》说:

初九日〔三月〕,过甘罗城,渡清河口,至清河口,守渡众官迎入军治设宴,出城宿舟中。初十日,舟离清河口,过小清河口、七里庄,转河至桃源,晚宿舟中。^④

可见宋元之际大清河口是黄河与淮河的交汇口,而小清河口只是途中所经。后来,据明人的记载,改由小清河口入淮河。在明清理漕治黄的官员眼中,处理黄河入淮入运是非常艰巨的工程,河工频繁受命,河道变化复杂,民国初年测绘的《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淮安城》幅,黄淮两河的交汇口就被人工改移到陶闸村(约33°33'53.85"N,118°56'9.32"E),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大幅折曲。总之,不是简单可以说尽。

这段黄河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到了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开筑的中河完工后,就被废弃了,以后称为老黄河、古黄河、废黄河。近年始重新整修为宽度平均达90米的新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观光系统的一支,两岸绿化做得很好,景观极美。在尚未整修成今日形貌以前,废黄河全线仍有河形,部分河道被农民开辟为荷花田。笔者曾经亲自踏察清河旧县到张福河(张福河乃马头镇老桥下之河,古淮河即此河)之间,见到黄河堆(33°32'26.13"N,118°55'6.82"E,图80)、桃园庄(33°32'38.62"N,118°55'2.78"E)等处都有高出地面数米到八九米的长堤形状,间断呈现,这些都是旧日河堤,一望即知所谓废黄河故道。

① 见《万历淮安府志》,卷3,页11b。

② 见《咸丰清河县志》,卷首。

③ 以马头镇(今码头镇)老桥东端为代表,地址为33°32'17.89"N,118°55'56.13"E,距离旧县村约直线距离3300米。

④ [元]刘一清撰《钱塘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08册),卷9,页6b。



图 80 照片前方黄河堆村的地形隆起便是明清废黄河的河岸,旧日黄河河道变成耕地

水-10《桃源》(图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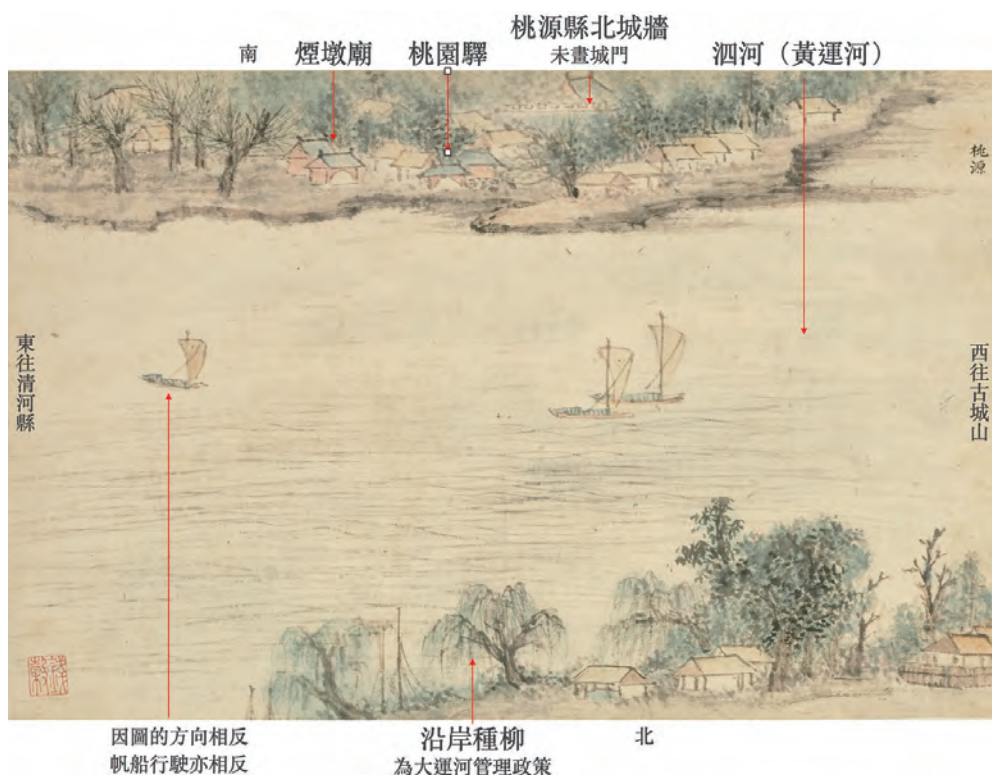


图 81 《水程图》之《桃源》

不过,要判断大清河口的河形,比较容易,判断小清河口就很困难。前述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或《咸丰清河县志》所指的地点,民居栉比,道路纵横,已难以想象明代的可能影像了。

本幅视角与前幅相反,船行与前幅同样是入京方向,但从画面上来看却完全相反,不是自右而左,变成了自左而右。笔者做了一张关于桃源县城与黄运河关系的古今对照图(图 82),请与张复图合看。泗阳城即桃源县,因为与湖南桃源县同名,民国时期改名泗阳县。



图 82 Google Earth Pro(左)与《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泗阳城》(右)比较

明代桃源县城位在黄河南岸,从河岸到县城北门相距约 1.5 公里。^① 不过,《万历淮安府志》说:“桃源泗河,治北三百步许,徐邳泗河下流。”泗河是明人对黄运河的称呼,说已见前;府治所说三百余步,大约 500 余米,与民初地图及今日实测相差很多。

在五万分之一地图中,由上而下,首先可以看到右上角一小段河道(深蓝线条),那是康熙时期新建的中河,中河开航以后,北岸的众兴镇逐渐发达起来,此便是今日的泗阳县城。接下来的蓝色线条是废黄河河道,请与左边 Google Earth Pro 截图比较。泗阳县城的南北街与东西街,仍然保持清代的格局,只是拓宽而已;护城河虽然略呈荒废,仍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护城河所经过的东西南北四城门虽已不存,但地名仍以北门、南门、东门称呼。笔者下车步行,循着荒秽的护城河道做了 GPS 考察,记录了北门桥、东门桥(图 83)、南门桥,并在北门到西门之间取了两个点,也实测了北门与黄运河的距离,大约 1500 米。



图 83 泗阳护城河上之东门桥(拍摄点 $33^{\circ}41'12.05''N, 118^{\circ}39'27.76''E$)

回到张复的画面上来,画者应该是泊舟于河北岸,隔河南望,而且因为黄运河距离桃源县城不近,所以画

^① 见《万历淮安府志》,卷 5,页 16a。

中的水面大于陆地。如果仔细观看,图的上方有城墙,桃源县城自正德六年(1511)已经建有土城和四门,也有门楼。^①不过,张复画了城墙,但并没有画出城门和门楼,可能他取景的方向,并不是正对着北门;也有可能是因为城门与黄运河的距离远达 1500 米,而采取隐约远望的笔法。城墙外有两所建筑,其中一所可能是桃园驿^②,另一所可能是烟墩庙。《民国泗阳县志》记载有“烟墩口河工,逼近城邑”,又引《旧志》说:“自烟墩庙东起,至南冈止,长堤千余丈,水因南下,不直冲城垣。”^③据此则城墙外应有烟墩庙。

水-11《古城》(图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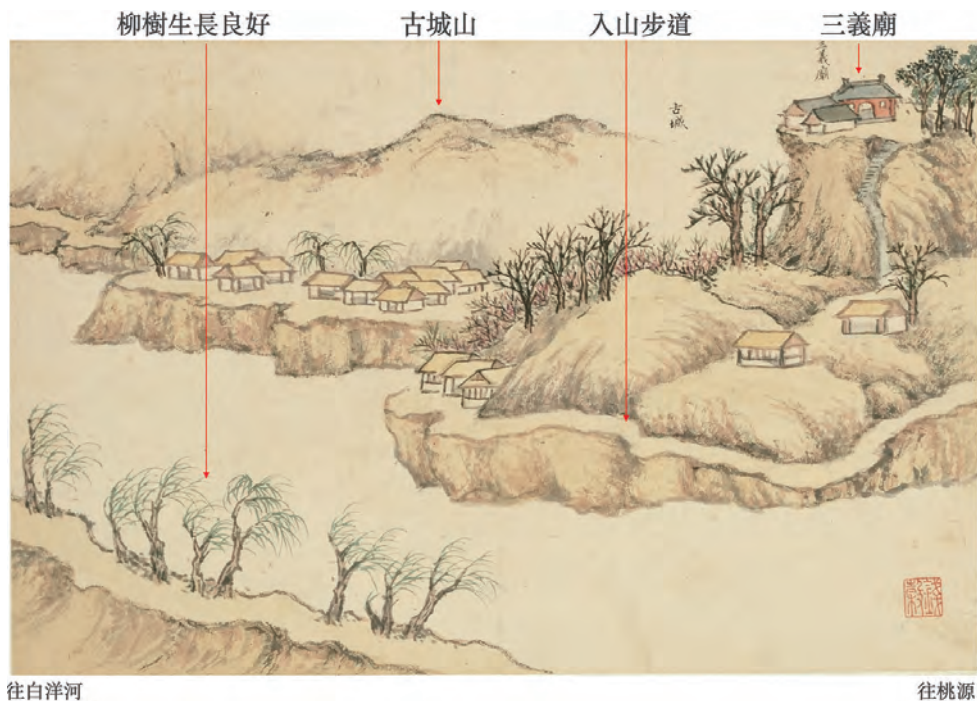


图 84 《水程图》之《古城》

古城山和三义庙,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而闻名,画中也对林木渲染了粉红色彩,强调桃花的属性。

有趣的是“山”这个问题。京杭大运河沿线,离开扬州以后,一路北上,都没有山,清河县为了建泰山娘娘庙,特别堆土成山,称为泰山,连记载它的《光绪清河县志》都笑了:

泰山,治东小清河口去马头镇处所仅二里许,积土成山,山下有东岳祠因名。^④

这里的古城山虽然低小,却被给予真正的山的名称。它横贯在中河与黄运河之间,东起 $33^{\circ}48'41.80''N$ 、 $118^{\circ}30'33.54''E$ 的中河南岸,西至 $33^{\circ}47'37.11''N$ 、 $118^{\circ}23'22.11''E$ 的现洋河酒厂前,长 12.476 公里,呈带状延展。古城入山口到山顶三义庙这一处最宽,700 余米,其他部分宽仅二三百米,一般海拔 27 米,上下升降 3 米。图中当面的黄运河,海拔 20 米,与古城山高差 7 米。能不能称为山呢? 请看照片(图 85)。

这张照片是在 $33^{\circ}47'24.57''N$ 、 $118^{\circ}27'0.438''E$ 拍摄的,位置在三义庙前小路外,远处颇具山形的地方,相

① 见李佩恩修、张相文纂《民国泗阳县志》(民国十五年铅印本),卷 3,页 2a:“明正德六年,知县李廷鹏始筑土城,高一丈五尺,周三里,池深一丈,立城门四座。嘉靖二年知县周佩建谯楼于城门之上,东曰观海,西曰延晖,南曰朝阳,北曰拱极。”

② 据《乾隆淮安府志》卷首《桃源县图》,桃园驿在县城外之东北。

③ 见《民国泗阳县志》,卷 10,页 3b。

④ 见《万历淮安府志》,卷 3,页 11a。

距约 2000 米, 比对原图和照片, 非常接近王世贞和张复取景的位置, 这应该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古城山。古画虽然夸大了山容, 仍不失其真。



图 85 自黄运河望古城山

水-12《白洋河》(图 86)



图 86 《水程图》之《白洋河》

张复从泊舟处, 以西南 260 度的夕阳方向为参数, 形构了这张白洋河晚泊图。

明人所见的白洋河, 今已不存。清顺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康熙十五年(1676)多次河决, 造成白洋河淤塞。^① 虽然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684/10/25, 2336427)周洽为河道总督靳辅绘制《黄运两河

^① 见《江北运程》, 卷 26, 页 76b。又见[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卷 126, 页 3716; 又见同书, 卷 126, 页 3720, 河渠一·黄河。

图》时,曾由白洋河镇渡白洋河,往草坝口去查看归仁堤,当时必仍有河道^①,但也许已经不是明代旧貌了。到了清朝末年,白洋河已经完全消失,只有流淌在白洋河镇四周的小河。现在连这样的小河也没有了,当地人新挖了一条太皇河,位于古白洋河镇的西北约 1.6 公里处,是从草坝口(33°47′22.77″N,118°21′0.40″E)把便民河的水引过来注入黄运河,并非明代的白洋河。而且,黄运河已经废弃多年,近年来,虽然洋河镇因为酒的生产事业发达,经济繁荣,也把废黄河作了整理,使它能够正常流水,但整修后的河道与明代河道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只能在已经剧烈改变之后的土地上,利用很有限的参数来计算 GPS,让读者尽可能接近明朝的真相。笔者的方法是计算出当日王世贞与张复泊舟位置的 GPS。从图中看,画者的前方是黄运河与白洋河的交汇口。除了白洋河之外,对于当前的运河,他也画出宽阔的河水,由此可见,他停泊的位置是在运河北岸(靠近图下端),隔着运河眺望洋河镇与白洋河。图中央的城镇,当然是洋河镇,洋河镇最大的建筑是城隍庙,所以笔者先予标出。然后,我们要计算夕阳的方位。

如何计算落日方位?我们要先查出王世贞的旅行日期。他是在二月初自小祇园出发,三月十五日到北京,属于正常的行速,那么,经过白洋河的时间,大约是在二月十四日前后,换算公历为 1574/3/6,儒略历为 2296026。查到这个日期,再利用 Stellarium 计算,找出与张复图中相似的夕阳高度,时间约为北京时间 17 时 46 分,换算为地方时是 17 时 40 分,方位角 259°52′25.4″,高度 12°55′35.1″E(图 87)。



图 87 万历二年二月十四日白洋河畔之落日

就这样,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再从夕阳方位逆推回来,就可以估算当晚泊舟的位置,大约在 33°47′13.54″N,118°23′36.24″E。王世贞与张复的座船,应是停泊在这里,王世贞的家眷也随行在侧,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傍晚。白洋河在这时候,应该是“滔天鼓浪白洋河”^②,然而在夕阳余晖中,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在泊舟中,张复作画了,他也不采用一般常用的“北上南下、左西右东”的作法,改为南方在上,把西南方的落日和夕照中的洋河市廛,放在画面上方的明显位置,与桃源县图(图 81)相似。

此外,白洋河,又可写作白杨河。见明归有光《壬戌纪行下》及徐充《汴游录》^③。下面是归有光《壬戌纪行

① 见[清]傅泽洪撰《行水金鉴》,卷 163,页 15a,〔清〕周洽撰《看河纪程》。

② 见《北游录》,“纪咏”下,页 211,《白洋河》诗。

③ 见《汴游录》,页 4b。

下》所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二十六日经过白洋河的所见:

明日〔三月廿六日〕,钟吾,风,泊圯岸下,复行。明日,白杨河〔白洋河〕,遇见陈永康、雷梦龙舟,从饮酒。过桃源,行三十里而别。是日风微,故至淮阴。①

舟中岑寂无聊,所以日记也很简略,从宿迁钟吾驿航行到白洋河,不记任何风景。从白洋河经古城山、桃源县、清河县也一路无记,当晚就到了淮阴。“是日风微”,这也表示途中使用了风帆,使航速增快。

水-13《宿迁》(图 88)



本幅宿遷無城,萬曆四年新建,已在王世貞此行之後。

北行帆船又見雙桅

图 88 《水程图》之《宿迁》

宿迁是黄河上的大县,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前运河旧道走黄河,水行客人由此西上徐、沛,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以后泇河新道浚成^②,水行客人仍经宿迁城北上皂河镇,进入泇运河。清康熙以后开中河取代黄河,中河的终点就在皂河镇。陆路方面,起陆的客人东出峒嵎、临沂、蒙阴,也在宿迁城外顺河集起行,因而市况繁盛。不过,张复在《宿迁》图中却没有画出城墙和城门。原来,当王世贞经过时,老土墙已湮圯,据万历二年到任的喻文伟所修《宿迁县志》,新城墙在万历四年(1576)建成,当时确实没有城墙。^③

宿迁有三所最著名的祠庙,一为儒学文庙,一为项王故里的项王庙,一为新县治北马陵山上的真武庙。本图(图)所取的观景立足点,是在明人称为“宿迁县南”的舟船常泊之地,亦即黄河初进入宿迁城区之处,笔

① 见〔明〕归有光撰《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6,页14a。

② 见〔清〕张廷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神宗本纪》,卷21,页284:“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是月,浚泇河工成。”

③ 《万历淮安府志》,卷3,页22b:“旧有土城久废,知府薛縉请于朝,竟未修。”〔明〕喻文伟修、刘筹纂《万历宿迁县志》(明万历刻本),卷2,页1b-2a:“今河岸湮圯,门废城颓。”又曰:“万历四年七月知县喻文伟移文都御史吴,马陵山新建土城,去旧治北二里,袤广计四里许,高一丈五尺,趾阔三丈,顶砖铺阔一丈,雉砖铺高三丈,城门三,东曰迎照,西曰拱秀,南曰望淮,北未可辟门,惟建亭其一曰览秀。窝铺八,东西水关二,櫓楼接汉,雉堞连云,一望巍然为淮北雄障焉。”是后仍相继修补,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县何专凤为时多倭警,易以甃甃,名正东曰阳春,正西曰镇黄,东南曰迎熏,西南曰河清。见〔清〕胡宗鼎增修《康熙宿迁县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增刻本),卷2,页1b-2a。

者依此点,一一标记三所祠庙的所在。真武庙所在的马陵山高约 16 米,在平原中已经卓有山形了。项王庙受往来游客喜爱,香火极盛。文庙在嘉靖末受烈风雷雨侵袭,两庑皆倾颓^①,虽经修复,恐已残破,但东南城区除此之外,并无大型建筑。

水-14《直河口》(图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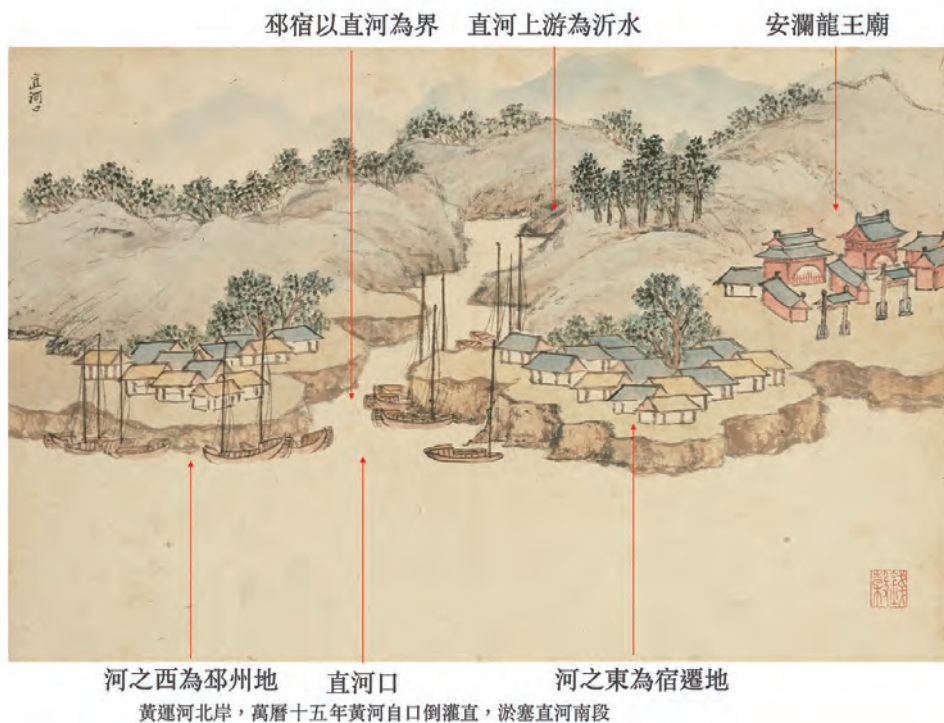


图 89 《水程图》之《直河口》

直河口地名,常见于明清水利书及方志中,五万分之一地图及现代地图皆无,因而极难定位,本文详细分析其故,并指出明清直河口之地名变化。请先看《乾隆邳州志》,笔者将逐句加以解说:

直河,在州东南百十里,自蒙沂诸山之水汇为沐纓湖,分派南流至州东南六十里,为直河口,入泗河。明万历十五年,浊流倒灌,河口遂塞,诸山水俱由骆马湖,经董家、陈家二沟出大河,议者谓筑直河东岸近北阎家集口,遏诸山水,不使东入骆马湖,直河口可不淤也。二十九年,分黄开淤之议定,运艘皆由直河而达沭河。今堙。^②

“直河,在州东南百十里,自蒙沂诸山之水汇为沐纓湖”,基本上是错误的。所谓“州”是旧邳州,清代称古邳镇,今名下邳镇,下邳镇的纬度只有北纬 34 度 7 分;“蒙沂诸水”,蒙是蒙水,在蒙阴县,沂是沂水,在沂水县,都在北纬 35 度 40 分以上,纵使蒙沂诸水南流,到猫窝、窑湾也都在下邳的东北,而不是东南。从下邳向东南计算,直线距离 23 公里就是骆马湖畔,“在东南百十里”则已经到了宿迁南。而且,蒙沂诸山水汇成的湖,就是骆马湖,从整个沂沭水系来说,不可能另外注入一个“沐纓湖”,而且“沐纓湖”三字也未见其他记载。虽然《乾隆邳州志》对于直河的源头有这么多错误说法,但是接下来的叙述,仍很准确可信。

^① 见《万历宿迁县志》,卷 2,页 6a-6b:“儒学旧在县治东南一里。……嘉靖末,烈风雷雨,文庙两庑一时盖皆倾颓。知县陈嘉道重修,御史陈志记。”

^② 见〔清〕郭承显修、吴从信纂《乾隆邳州志》(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卷 2,页 17b。

“分派南流至州东南六十里,为直河口,入泗河”,这个“州”字仍指旧邳州;“分派南流”,其实就是沂水主流,现代这条河水南流到今窑湾镇,注入后来成为新开泇河的运河,但如依《乾隆邳州志》所说,这条为蒙沂诸水分派的沂水,将会流到明代的直河口,进入黄运河。笔者以江苏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滩上、窑湾镇、魏集三幅向上推论。地图中所画的邳州与宿迁县的县界,应是从明清时期沿用到民国时期,图中的县线,在窑湾以北是以沂水为界,从窑湾越过今运河,窑湾以南是以一条没有名称的河流为界,《咸丰邳州志》称它为“即今之阎家河,微具河形”^①,这条小河一直流到闫集村(闫河桥,34°6′22.09″N,118°2′41.71″E)以南。《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窑湾镇》幅结束后,接下面的《魏集》幅(图)没有继续画,不知是河道完全消失,或是流量细微淤塞已不成河,小河的结束点与黄运河北岸相距约8公里余。虽然没有了河道,邳州与宿迁的州县分界,仍是持续南下,直到黄运河。依照州县界的持续性来看,上述无名小河,就是承续沂水南流的河道,南流经阎家集,再注入黄运河,所谓“直河”,就是这条河道。

后来,“万历十五年,浊流倒灌,河口遂塞”,浊流就是黄河,黄河倒灌,把直河口淤塞了,这条河道不能通流,自北南来的沂水转而向东南流入骆马湖,即“诸山水俱由骆马湖”。以后修造泇运新河,新运河自窑湾至宿迁的河道,沿着骆马湖的西岸南下,就是沂水不再流出直河口,而改行骆马湖西岸的这条河道,“二十九年,分黄开泇之议定,运艘皆由直河而达泇河”即指此事。“二十九年”,为万历二十九年,不过,实际上泇河新道要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完浚,三十三年一月才通漕。从句中的写法来看,《乾隆邳州志》已经放弃了已经淤塞的旧直河,把沿骆马湖南下的新河道改称直河了,《明史》亦然^②。

在明代,直河、直河口与皂河本来是分别的地名,但直、皂二字的发音相近。在隋唐古音中,“直”字是入声职韵,读为“除力切”,“皂”字是上声十一皓韵,读为“昨早切”,声与韵皆无关系,然自元明以后,入声消失,声母改变,直、皂二字的声母慢慢趋近,以现代国语来说,两字的读音已经非常接近了。自从直河口被黄河倒灌所淤塞,原有的直河断流,沂水选择流经骆马湖西岸皂河集,仍称直河,及至明末泇河与清初中河两条新运道开通以后,皂河是大镇,地位日重,直河与直河口的地名,渐渐就被消失了。在弗利尔美术馆藏的《清·佚名大运河地图》中,从宿迁至旧邳州之间,只看见“皂河集”与“皂河口”,没有“直河”与“直河口”了。

明代的直河口应定位在哪里呢?以下资料都指出它位在宿迁县与邳州的交界处的黄河北岸。

黄河北岸,上自铜山县交界起,下至宿迁县交界直河口止,共八十二里。^③

直河驿,在治东南六十里。^④

自沈家堂起,经青墩营、姚家庄、三官庙,至直河口宿迁界止,缕堤长二千四百五十三丈九尺。^⑤

隆庆六年春,从尚书朱衡请修筑徐邳南北长堤,其北堤自徐州磨脐口至邳州直河口,长三百七十里。^⑥

这四段数据,前三则都出自《乾隆邳州志》,可以证明直河口就在邳州睢宁、宿迁二县交界的黄河北岸,而且是隶属于邳州宿迁县。

在这些线索之下,笔者先利用江苏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滩上、窑湾镇、魏集三幅,把邳州、睢宁县和宿迁县三方的县界画出来,然后再计算里程数,就不难找到具体的坐标。

① 见[清]董用威修、鲁一同纂《咸丰邳州志》(清咸丰元年刻本,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卷4,页11b-12a。

② 见《明史》,卷85,河渠三·运河上,页2097。

③ 见《乾隆邳州志》,卷2,页5a。

④ 见《咸丰邳州志》,卷3,页4b。

⑤ 见《乾隆邳州志》,卷2,页7b。

⑥ 见《乾隆徐州府志》,卷3,页8a。

《乾隆邳州志》所记载的里程为：

明初漕河运道，……宿迁县南，又十五里为汭路口(叉路口)，又五里为毛儿庄，又三里为龙江浅，又二十二里至直河口，入州境。又西三十里至匙头湾，又二十里至州旧城南，又二十里为干沟，又二十里至睢宁县之新安驿。^①

即自宿迁城南到直河口四十五里，直河口到邳州旧城南，此处说是五十里(有说为六十里，今依该书)，邳州旧城南到新安驿四十里。实测邳州旧城南到宿迁南为 49.189 公里，依比例计算，从宿迁城南到直河口的四十五里可分配为 23.3 公里，直河口到邳州旧城南的五十里可分配为 25.889 公里。换言之，如果只看数据初步拟定， $34^{\circ}1'57.88''N$ 、 $118^{\circ}5'32.67''E$ 处，可能是直河口的位置。不过，这一个点并不在邳州与宿迁县的分界，而且也不在前述直河的残迹(今称闫河)之南，因此，我们再向西寻找约 3 公里，认为八里井($34^{\circ}1'53.50''N$ ， $118^{\circ}3'44.75''E$)最符合所有条件。直河口是明代大运河重要的一站，曾经设驿，可见它曾经繁荣相当长时间，即使后来河口淤塞，运道也不经此，必定仍为市集，而八里井今名八井村，仍为人烟较多之小村，此为条件一。明清邳州与宿迁县界，自闫集村而南，下接八里井，可见它位在州县界，此为条件二。八里井位于废黄河北岸，此为条件三。如果明代直河河道仍在，沿邳州与宿迁界而来，应于此点之南注入黄运河，恰如张复《直河口》图所绘直河居中，中分州县为两岸的情景，此为条件四。基于此，故将明代直河口定位于八井村南废黄河北岸($34^{\circ}1'12.68''N$ ， $118^{\circ}3'41.04''E$ 。图 90)。



图 90 以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图之宿迁城、魏集、碓湾镇三图作成的直河口位置解析图

最后，回到张复的图来，右侧有一所大庙，从外观来看，与现存皂河镇的安澜龙王庙古迹($34^{\circ}2'2.98''N$ ， $118^{\circ}6'53.29''E$)相似。王世贞经过直河口的时候，并没有汭河新运道，后来的皂河镇，当时还只是个小小的江村。笔者怀疑龙王庙本来在直河口，汭河与中河既开之后，皂河镇成为新运河的交通枢纽，地位重要起来，商

① 见《乾隆邳州志》，卷 2，页 13b。

业也随之发达,龙王庙乃由直河口迁移到皂河镇。同样迁移的情形还不少,例如原来在直河口的直河巡检司,也被移到泃河运道中的猫儿窝对岸三里,地名镇卫集。^①

水-15《邳州》(图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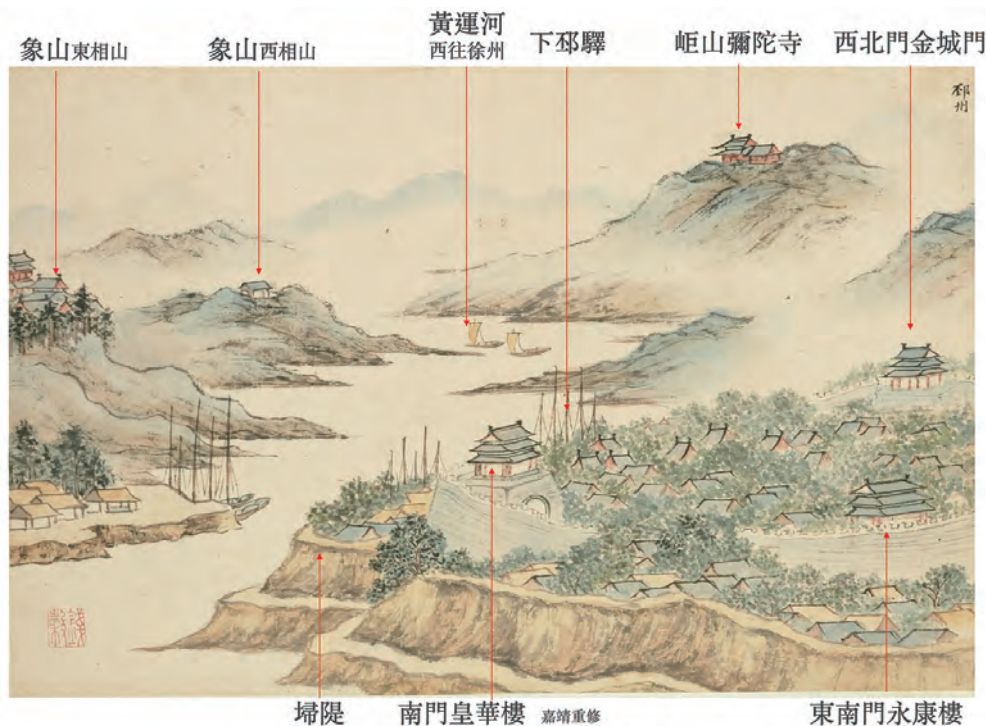


图 91 《水程图》之《邳州》

张复《水程图》五十二幅中,景物方位很少有错乱的,但也有少数例外,《邳州》幅的鉅山便偏移了。

画中的邳州城,俗称邳州旧城,本为下邳县;邳州迁城之后,改称古邳镇。如图所见,黄河在旧城之南通过。清康熙七年(1668)六月河决城圯,河水泛滥,全城尽没,自此积为巨浸,称为城湖,乃将州城移建到艾山(34°30'38.85"N, 117°57'48.85"E)之前,城山(34°28'29.06"N, 117°58'6.46"E)西南。王世贞经过邳州时,还是从邳州旧城下,航行黄河北上。唯本区黄运河道变化相当大,暂以今下邳镇政府为下邳水驿的代表地址。

图中主体是南门,南门上皇华楼又新又精致,是嘉靖间才重修的。^② 请注意南城门的正面朝向图的左方,这就意味着这幅图并不是取南北向,而是东西向。另外两门,在近处的是东南门永康门,在远处的是西北门金城门,从这两门的画法,也可以证实本图是采取东西向。

图左部有两座小山,名为象山,高不过十丈,位于黄运河南岸。不过,百度地图只标了一个“象山”地名。清周洽《河防杂说》云:“邳州旧城南五里许,有小山一座,高不过十丈,然系疆石,最为坚硬,名曰象山。其山原在大河南岸。”^③张复之图为二座,五万分之一地图标为东相山、西相山二山,与张复之图相同。^④

① 见《乾隆邳州志》,卷3,页2a。

② 《咸丰邳州志》,卷3,页2b:“州志:皇华亭在旧城南,注云:‘近人掘得皇华楼碑,乃明万历丙子建,略言馆驿东旧有皇华楼,年久圯废,卫源王公新之,以待宾旅。’”此处“皇华楼碑”乃指下邳驿皇华楼,与城门楼不相干。

③ 见《乾隆邳州志》,卷2,页4a-4b,引述周洽《河防杂说》之语。

④ 依当地地形看,西相山可能在34°6'24.18"N, 117°52'1.75"E,海拔41米;东相山可能在34°6'16.00"N, 117°52'40.68"E,海拔39米。

城外环绕着大堤,从形制上来说,与《曲头集》幅(图 92)所见的堤防相似。大堤上有许多庙宇及公建筑,最著名的是下邳驿。下邳驿在南门西侧的大堤上^①,但是,从张复取景的角度只能看到驿前有众多船只来停泊,看不到驿的建筑。

最后,请看岷山弥陀寺,图中把它画在远处的高山顶。因为岷山海拔 197 米(34°10′0.89″N,117°52′17.04″E),在大平原中非常醒目,今日有索道可通山顶寺庙,山既高,就必须画在高大的山顶上,固然。但是图中的方位却与现地不合,弥陀寺乃在邳州旧治的正北,如果从旧邳州南门画一条直线到岷山山顶弥陀寺的话,角度是 360 度,然而画中的方位在西北偏西,误差颇大。又,本幅在台北故宫本原置于《曲头集》之后,今依现地实况移置于前。

水-16《曲头集》(图 92)



隆慶五年(1571)四月三日,河復決曲頭集等,新隄都壞。王世貞萬曆二年(1574)來時,工程仍在進行。

图 92 《水程图》之《曲头集》

曲头集,在睢宁县双沟至马家浅^②之间(约 34°6′17.54″N,117°38′36.74″E)。大运河上的很多地名现在都已消失,宿迁、睢宁、徐、沛一带,处处可见与大运河相关的地名消失,曲头集便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大量地名都已不见,拟测曲头集地址的工作,便有很高的难度。

曲头集这样的小地名,一般旅客不会停泊,风景也不特殊,其所以见诸记载,是因为黄运河决口于此。时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冯敏功,同时也是修复曲头集等地决口的潘季驯的僚属,其在那所作《开复河道记》中说道:

隆庆庚午[四年,1570]秋八月,河决于睢宁之白浪浅,既而白浪浅淤,复决青羊浅,又既而青羊浅淤,河益分裂溃决,决而南,为王家口、张摆渡口、马家浅口、曲头集口;决而北,为曹家口,其小口在辛

^① 《咸丰邳州志》,卷 3,页 4b:“下邳驿在治西南泗水北,洪武三年设。”同书,卷 3,页 2b:“下邳驿馆在旧城堤上。”泗水即黄河河,合并两条可知,下邳驿在南门西的黄河河边堤防上。

^② 地名浅者,与滩同。见徐充撰《汴游录》,页 6b:“至马家浅,以浅为名者,犹言滩也。”

安左右者七,于是河流悉由决口南趋睢宁,平地为湖,漂没军民田庐无算。^①

隆庆四年的河决之后,五年(1571)黄运河再度决口,见《明实录》:

隆庆五年四月甲午〔四月三日〕,河复决邳州,自曲头集至王家口,新堤都坏。^②

然后《同治徐州府志》又说:

又二十里至邳州城南,又二十里为干沟,又二十里至睢宁县之新安驿,又十里为马家浅,又二十里为灵璧县之双沟,又五里为徐州接境之栲栳湾,在大河北岸以上诸口,皆黄河决溢处也。^③

笔者先利用以上记载,找出“邳州城南—干沟—睢宁县新安驿—王家口—张摆渡口—马家浅—曲头集—灵璧县双沟”这一组相连的黄运河上地名,再逐一查找。其中“邳州城南”“睢宁县新安驿”“双沟”这三个位置是明确的,除此之外,只发现马家浅这一个地名,今名马浅村(34°4'6.64"N,117°40'18.26"E),其余位在新安驿与马家浅之间的“王家口”“张摆渡口”等地名,都完全消失无痕了。请参见图93。



图93 曲头集周边之河道与地名

接下来,查找曲头集。曲头集位于睢阳县与徐州铜山县的交界,从黄运河上来看,马家浅口已经接近两县的县界,顺着黄运河再向西行驶,会遇上一个倒U字形的大折曲,村名为庙山圩。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画着一条自北向南的河道,止于黄运河的北大堤外,此河今日仍在,名为白马河。白马河口以西,不到一公里就是铜山界了。

曲头集既然是睢宁县属,此地河道又见曲头,更重要的是在张复的图中,就在三个烟墩中画了一条河流,与现地所见完全吻合,因此,笔者判断此地就是王世贞所经过的曲头集。

王世贞和张复为什么特别重视曲头集?必须回到隆庆四年(1570)和六年(1572)的两封奏折。

① 见《乾隆江南通志》,卷49,页41b-44b,引录全文。

②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56,页1380。

③ 见《同治徐州府志》,卷13,页4b-6a。

庚申,升工部右侍郎赵锦为本部左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邹应龙、为工部右侍郎太常寺少卿李棠、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总理河道侍郎翁大立言:臣窃计治邳河阨阻之策有三,一开泇口河,一就新冲,一复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参焉。

从马家桥,经利国监,入泇口,出邳州,则可以避秦沟河、徐吕二洪之险,引薛河、鸿沟之水灌渠,水陆通行,诸驿递分司,略可并省,而徐邳东鄙之民亦渐复业,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骤发,则须多张水门,广开水柜;利国监多伏石,须迂回避之,即河已成,犹当劳费数年而后可久,其为不便者三。此开泇口之利害也。

从曲头集抵庄官楼,河所冲刷,久自成渠,劳费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宁,必不南决,又无徐邳横射之患、匙头湾之险,而平野筑堤,可免啮蚀,其便者五。然曲头集截河大坝,费亦不貲,新堤难固,水至复决,又当废睢宁一县,并于邳州,其为不便者三。此就新冲之利害也。

复故道,则二总漕粮所得可济,漕舟九百余艘可出,可以还百年运道,可以振业徐州而存睢宁,便者四。然而百数十里之淤,视房村工费尤巨,置沙两涯,势易崩塞,扫湾筑堤,虽筑不固,且河流所弃,多不能复。不便者四,此复故道之利害也。

请以臣三策下工部议,行河道漕司抚按诸臣,协同举事,以责成功。……疏下,工部仍请复故道,以济目前之急,其开凿泇口之议,令大立熟计以闻,无持两可。……上皆允行之。^①

这篇隆庆四年的奏疏在嘉靖隆庆多年水患之下,提出解决办法,提出“一开泇口河,一就新冲,一复故道”,把问题所在与施行的利害关系,说得很明白。最后,隆庆六年延议决定用“复故道”之策,也见《明实录》:

巡按直隶御史张守约陈言治河缓急,大略谓全河既复故道,修治之策在增筑堤岸,以束漫流,以防奔溃,其地势最下者,如徐州青苗浅、吕梁,达曲头集六十里,直河至宿迁小河口七十里,皆宜修筑大堤工最急。^②

张守约的奏疏中指出朝廷既然决定采用“复故道”之策,那么,筑堤导河就是最迫切的工事,他特别点名“曲头集”,可见当时士大夫关心河工者,相当关注这个地点。王世贞此行受聘为太仆寺卿,是从三品的高级文官,太仆寺卿的职掌虽然只是牧马之政令,但漕运河工乃当时朝廷议论的重心,而且这次的河工,与往年修筑补浚不同,这是决定大运河要走哪一条路线的大政,当时夏镇新河刚刚完成,并未全弃故道,而是在故道的基础上,把沛县河道向东迁移,修成了一百四十里新河而已,如果这样的决策也失败了,洪水仍然把依托着“复故道”政策的运道冲决,将来就必须改行他策。如果认定故道决不可复,必须完全另开新河,则宿、邳、徐、沛、鱼台沿岸六百里商民的生计都会受影响,特别是徐州必然没落(后来泇河一开,徐州果然迅速没落),为此,当时朝廷官员必定会被不同的利益因素带动而纷扰不休。王世贞与治理河漕的潘季驯、王宗沐等人本有往来,^③他正在此时入京,经过备受争议的曲头集工地现场,对此事加意了解,乃是当然。因而停舟观看,请张复作画,予以高度关注,其理由在此,不只是泛泛的关怀河工而已。

水-17《吕梁洪》(图 94)

《乾隆徐州府志》云:

吕梁城,在州东南吕梁洪东岸,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筑城,周五百余丈,工部分司署在焉。^④

①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 50,页 1264-1265,隆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条。

②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 66,页 1579,隆庆六年二月二日条。

③ 关于王世贞与河道工程的关系,可参看陈远《王世贞的〈水程图〉与明代大运河之游》,页 68-77。此文极为精细,论说中肯。

④ 见〔清〕王峻修、石杰纂《乾隆徐州府志》(乾隆五年刊本),卷 8,页 33a。

自从《乾隆徐州府志》作了这条记载,清代所有徐州府志及铜山县志皆同样抄录。



图 94 《水程图》之《吕梁洪》

不过,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筑城应是错误,正确的时间是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见方豪所作的修城垣记:

予公于江南,及吕梁洪阻风,工部陈君伯度,拏舟冒风波,泝洪直指予舟,延至观物亭,礼意周至,临行以垣记为请,予乃与之周观焉。其垣高一丈有奇,下广五尺,上四尺,长五百余丈,自行部以南六十余丈,以洪为险,则稍杀其高,前立南北二门,后立三门,以便出入。濒河留挽路于垣之外。俨然一城郭也。予乃仰而叹曰:“呜呼,壮哉垣乎,使十年前有此,吕梁之民安有屠戮之惨乎?”问其创造年月,则曰始于丁丑[正德十二年]冬十一月,讫于戊寅[正德十三年]夏四月。予又仰叹曰:“呜呼神矣哉,夫以五百余丈之工,非有专役,乃成于半岁间,虽古之灵台亦几矣。”^①

此文不见于方豪《棠陵文集》,为明梅守德修《嘉靖徐州志》所收录,明冯世雍《吕梁洪志》及顾炎武《肇域志》皆引其文。文中“工部陈君伯度”,即筑城者陈宪,伯度为其字。筑城的原因,与正德中的流寇刘六、刘七之乱有关。《明实录·武宗实录》正德五年(1510)十二月十一日条云:

癸巳,兵部奏徐州流贼数十骑,白昼突入管理吕梁洪主事伍全官舍,执全榜笞,劫取桩草等银至数百两,乃始释全。

攻破吕梁者,乃官太保,同书正德六年(1511)五月十三日条云:

磔贼首官太保于市,太保,永清县吏,纵酒赌博,遂旷役,纠集无赖,与贼刘七合,景、虹、灵璧、沂

^① 见[明]梅守德修、任子龙纂《嘉靖徐州志》(明嘉靖间刊本),卷7,页31b。除载工部分司署“缭以石垣,周凡六里”之外,尚有棠陵方豪记(全文)。

水、潍、乐安、泰安、阳信各州县,及吕梁洪官署,皆为攻破,僭号大王,所至屠戮。^①

文中“使十年前有此,吕梁之民安有屠戮之惨乎?”指此事。陆深于正德七年经过吕梁洪,所见尤真切,《淮封日记》云:“壬子[六月十日,1512/7/22],午后,过吕梁,焚劫之祸,无过此地,煨烬极目,令人怆然。”^②

《嘉靖徐州志》所录方豪修城垣记载所筑城“长五百余丈”,以周尺计算,五百丈为 1030 米,五百余丈略大于此数。^③但张复所画的城墙,以及城上宏伟的吕梁洪工部分司公署,看似不止五百丈。《嘉靖徐州志》又云:

吕梁洪工部分司,在洪东岸向西,提督本洪主事莅政之所。中为正厅,左为仪仗库,右为轩,后为穿堂,后堂扁曰自公。由正厅迤北为大观堂,主事曹英建。后为状元亭,进士及第费文宪公宏读书处。亭后为望云楼,主事伍全建。大观堂西为宅一所,正厅前为二门。大门外为漕河。通济坊左右为钟鼓楼,楼下各为门,缭以石垣,周凡六里。^④

《嘉靖徐州志》介绍了工部分司的构造之后,结论是“缭以石垣,周凡六里”,以周尺计算,六里即 2160 步,等于一千二百九十六丈,比五百余丈大了一倍。即同一书同一页同一事件中,同时记载了两个差异相当大的数据。《乾隆徐州府志》不取六里之说。今无法判断曲直,故两载其说于此。笔者为了解读吕梁洪与上洪、下洪的问题,曾经三度考察,现在吕梁村公路旁的商店区(34°9′24.11″N,117°27′14.56″E)长度只有 300 米,因此,不论是“周五百余丈”或是“周六里”,规模都大于现在的街区。

此城现在已没有留下任何形迹,只有一个地名“城西村”(34°10′2.95″N,117°25′39.16″E),今名“城头村”,位于上洪村的西边 800 米。上洪村上洪桥距离吕梁村商店区还有 1900 米,所以城西村的地名对于诠释吕梁城的作用并不大。而且,方豪的记文中说“濒河留挽路于垣之外”,但不论是城西村、上洪村、吕梁村商店区都距离黄河故道 600—800 米或以上,完全没有“濒河留挽路于垣之外”的必要,可见明代河道与吕梁城的相对结构,和今天的居民分布有很大不同。我们仅能从张复图中将上洪村及凤冠山画在城的东面,据以判断此城可能位于现代商店区这个方位,无法做更进一步的解说了。

上洪,今有村,村外有上洪桥(34°9′47.38″N,117°26′1.63″E),张复图中上洪村旁画了小河,似即今上洪桥所跨之河,循河入山,居民颇多。下洪村,张复没有处理,图中画到河岸为止。下洪古有漕河的水柜,现在是下洪水库,不过,今日下洪水库面积约 208 公顷,约是五万分之一地图所绘 34.2 公顷的 6 倍,五万分之一地图所目标下洪村(34°7′21.14″N,117°27′39.60″E),现在也在下洪水库之中。

在上、下洪之间,五万分之一地图有废黄河故道的残迹,今人利用废黄河故道的残迹修复为“废黄河古运河”。新修的运河宽度在本段为 60 余米,利用了南水北调的来水,相当清澈,沿河不但建了观光快速道路,也有大型的绿化带,景观相当优美。

回到图中,张复把吕梁洪画得很宽大,从吕梁城外到下洪村古黄河遥堤之前,都画成了河道,使得水宽可能达到 1800 米,夸大,是可能的,但不知道他在夸大之中,还保留有多少真实。

对于吕梁洪航行之险,写得最清楚的无过于元人王恽《吕梁》诗:

吕梁世所畏,往往舟碎破。我来相其冲,说者无乃过。南洪一石垠,北梁更么磨。水浅但湍急,欲上船旋磨。更缘暗石多,重载防右左。舟空人力众,径往彼无那。岂云水至柔,内极沉溺祸。至人特为名,过者戒微堕。舟行四千里,冒涉锐尽挫。高歌幸无虞,犹呼细菌卧。寄声畏涂间,识者当

① 二条引文分见《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70,页 1459;卷 75,页 1650。

② 见《俨山外集》,卷 8,页 6a,总页 147。

③ 笔者判断可能使用周尺,以 1 尺=0.206 米计算。读者如怀疑其可能使用营造尺,请以 1 尺=0.32 米自行计算。

④ 见《嘉靖徐州志》,卷 7,页 31b。

有和。^①

诗中的南洪即下洪,北梁即上洪,他认为只有南洪的巨石稍大,北洪根本是么么小石,主要的困难是水浅湍急,河底暗石多。舟载太重时,要防左右抵触暗石,如果是空船而过,牵舟的人力众多,吕梁纵险,也无奈尔何。这些诗句,一针见的。明人到洪,往往下船步行,过洪之后再登舟,即理相同。

明人行记中也有行舟在吕梁洪触石阁破的记载,如正德戊寅(1520)卢雍《北上纪》云:

三十日〔九月三十日,1520/11/9,2276551〕,至吕梁洪,舟一触石,惊甚。

次年卢雍南归时,友人的船被石所触坏,见其《南归纪》:

丙寅〔三月十四日,1521/4/20,2276713〕,……过洪,至吕梁,访郭主事守衡。尚弼船触洪石阁破,行李皆无恙,寓于民居,往慰之,留酌至夜深别。^②

不过,经过明代河工长期整修,当王世贞与张复来此时,险阻已大幅减少,图中在河道里画了许多巨石,强调多石的特征。不过,本地的巨石确实很多,现在吕梁村的东北山上还有一座已经停止开采的大型石矿场,石矿场的北端(34°9'55.49"N,117°27'36.71"E),距离吕梁洪岸只有1065米。吕梁村中许多家户的门外,也放置了各式各样的巨石。

图左部的小山是凤冠山,山顶海拔82米(34°9'40.90"N,117°27'2.94"E),与黄河故道的相对高差只有45米。画中的庙是明代的文庙^③,今不存,现在山顶只有一个小亭,可能是采用明代观道亭的遗意而建的。

水-18《徐州》(图95)



图95 《水程图》之《徐州》

① 见〔元〕王恽撰《秋涧先生大全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四部丛刊正编》第66册),卷4,页18a。

② 两段引文分见〔明〕卢雍撰《古园集》(明崇祯六年卢翰重刊本)卷11,《北上纪》,页4a;同卷,《南归纪》,页13b。

③ 见《道光铜山县志》,卷7,页1b:“文庙,一见学校,一见吕梁凤冠山。”又,卷2,页5a,“凤凰山”条:“明嘉靖十四年主事张镗建观道亭,祀石刻至圣孔子像,亦名川上书院,捐置祭田,以奉春秋二祀。”自明至清,陆续有增修大成殿的记载。

钱穀《纪行图册》最精彩的写实精细之作是《金闾》，张复也不遑多让，《徐州》一幅堪与《金闾》并称二美。

这幅图的观景立足点，是在徐州洪之南，明人常常泊舟于此，王世贞与张复应是停泊在徐州洪之南的黄运河东岸（约 $34^{\circ}14'45.10''N$, $117^{\circ}11'56.33''E$ ），向西北约 $260-330$ 度观景，其中云龙山约 260 度，距离约 2300 米；范增墓约 287 度，距离约 1900 米；戏马台约 310 度，距离约 1800 米；九里山约 330 度，距离约 6800 米。所以，这画面的正北方并不是正北方，而是向右旋转了 50 度。

徐州洪又名百步洪，与吕梁洪齐名，宋明诗文常称其险，不过，由于徐州洪正在航路上，经过多年整治，此时已是居民众多的小岛了。今日整修徐州废黄河古运河，也重修百步洪，称为显红岛，全岛作为观光，面积约 2.9 公顷。

画中把徐州洪画得比较大，应该是考虑到远小近大的视觉处理，毕竟其他可以望见的云龙山、戏马台都相距甚远。不止徐州洪被放大，戏马台比云龙山近，比例也画得比较大。

云龙山的景点饮鹤泉、招鹤亭等都在山顶，图中表现出来了。戏马台又名项王戏马台，它是圆形结构的土丘，并不高，顶上有小平台，上有明宣德八年（1433）重修徐州儒学碑（图 96）及不少景区建筑，张复也掌握得很精准。九里山是看不见的，但这是张复后续北上时，朝向茶城口的航路中将会经过的地点，所以他以模糊处理，也标出地名。



图 96 戏马台上之明宣德八年石碑 ($34^{\circ}15'23.68''N$, $117^{\circ}11'2.52''E$)

图中的城门是东门，出东门之后，偏北有一座桥，是通往漕运府的弘济桥。徐州有三座浮桥，只有弘济桥能够看得见，而且是徐州兵备副使王榭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新建的长达三十五舟的大型浮桥^①，因而入画。另两座大浮桥嘉会桥及小浮桥云集桥，从画者的角度都看不见，故未画出。东门内的大建筑似乎是儒学文庙，也可能是府治，不能肯定。城东北隅的高楼，应是建于城墙上的黄楼，因为位处高且距离远，被以云雾环身，以示远观不明之状。

^① 见〔明〕王榭撰《徐徐集》，卷 2，页 4b-7a，《徐州弘济桥记》。此桥用船 35 艘，以赣州浮桥古迹之用船数为例，河宽应有 150 米，弘济桥遗址的现在河宽约仅 60 米，可见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作为黄运河的河道，远非今人所能想象。

徐州各门中,更接近徐州洪的还有南门,另有快哉亭古迹就在东南隅城墙上,图中只绘出了城墙折曲之状,南门隐藏在转折的城墙后面,没有被画出。

4.2 徐州至临清——会通河(闸河)

会通河始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史·河渠志》云:

至元二十六年,……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首事于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途,以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曰会通河。^①

元代须城县为东平路的治所,今为东平县,安山为安山闸。

元人的说法,与《明史》不同,《明史·河渠志》把会通河的起点向南计算到徐州,云:

闸漕者,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②

“南出茶城口”,是指会通河流到茶城口之南,与黄河(清河)相会,具体的位置,在徐州铜山老县城的东北,今黄河北路与解放北路(桥北为坝子街)交叉的大桥西侧(34°16'25.05"N,117°11'10.73"E),临河建了一个汴泗交汇碑亭(图97)。会通河在沛县这一小段,被认为是使用了泗河的河道,而黄河决口的原点本在汴州,因而就以汴泗交汇指会通河(泗)与黄河(汴)汇合之点。不过,茶城口到汴泗交汇口的会通河故道,自晚明漕运不经徐州以后,历经清代至今的多次变化,特别是近数十年来的城市改造,现在已经泯然无迹。



图97 徐州汴泗交汇碑(34°16'25.05"N,117°11'10.73"E)

《明史》虽以茶城口为会通河南端起点,实际上,要到夹沟驿以北,才真正有闸。张复对闸河的关心,主要在几个重要的城镇,如夏镇、河桥、济宁、南旺、安山闸、张秋、东昌、临清,以及专为新开河四个闸画了《新闸河》一幅,其他沿途的各闸并没有成为他绘画的主题。

在本小节中,也涉及晚明的新开河,《水程图》中的《夹沟驿》《夏镇》《新闸河》《河桥》四幅,都与新开河有

① 见《元史》,卷64,页1608。

② 见[清]张廷玉撰《明史》,卷85,河渠三·运河上,页2078。

关。所谓“新开河”，指晚明朱衡在沛县留城闸^①至鱼台县南阳闸间所开之新河，一名南阳新河。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冲决鱼、沛间的漕河运道，朝廷定议在昭阳湖东岸新建夏镇，将工部分司署移置于此，并在旧运道之东另开新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新河初成，通漕后又连遇水患灾害，至隆庆三年(1569)才全部完工。^②张复在万历二年(1574)春天北上之行，正好为这条新开河作了珍贵的写真。

本小节的总行程，是从徐州的汴泗交汇碑开始计算，到张复在临清的取景点鳌头矶为止，共计 434.052 公里，从张复在临清的取景点到南板闸口卫河岸约 2.108 公里，合计为 436.16 公里。各站的公里数如表 5，为尊重《水程图》的一贯性，里程累计公里数继承表 4 继续累加。第一站徐州的累数为 784.743 公里，是从杭州得胜坝京杭运河起点累加的；如果是王世贞的私人行程，乃从太仓累计，至徐州的累计公里数为 668.143 公里。

表 5 徐州至临清里程表

序号	图名	里程累计公里数	两站距离	各站 GPS	备注
水-18	徐州	784.743	0	34°16'25.05"N, 117°11'10.73"E	以汴泗交汇碑为代表
水-19	茶城口	797.674	12.931	34°21'44.14"N, 117°12'13.84"E	以柳新河口至李瓦房间取点为代表
水-20	境山	804.042	6.368	34°24'3.08"N, 117°10'32.11"E	取境山上为代表
水-21	夹沟驿	822.024	17.982	34°31'27.04"N, 117°6'1.21"E	以姜站村为代表
水-22	夏镇	875.4	53.376	34°47'56.46"N, 117°6'55.84"E	以闸口桥为代表
水-23	新闸河	926.802	51.402	35°3'40.71"N, 116°44'12.68"E	以五万分之一地图利建闸为代表
水-24	河桥	934.015	7.213	35°5'36.11"N, 116°40'13.20"E	在河神庙前，并依北河图微调
水-25	济宁	975.409	41.394	35°24'18.11"N, 116°34'44.07"E	以天井闸为代表
水-26	南旺	1017.73	42.321	35°35'19.49"N, 116°21'49.50"E	以分水龙王庙前河道为代表
水-27	安山闸	1061.894	44.164	35°54'36.94"N, 116°13'20.85"E	以安山闸桥中央为代表
水-28	张秋	1091.511	29.617	36°4'13.98"N, 116°0'13.92"E	以运河西岸谯楼址为代表
水-29	东昌	1149.207	57.696	36°26'38.89"N, 115°57'51.03"E	以光岳楼为代表
水-30	临清	1222.829	73.622	36°50'32.70"N, 115°41'56.28"E	以鳌头矶为代表

水-19《茶城口》(图 98)

茶城又名垞城，二名自明代已通用。但茶城的地址，在明清的记载中完全不同，相差极大。以下先谈清代的茶城，因为清代的茶城位置明确，今为垞城村(又改垞城街道)，可以 34°24'5.41"N、117°9'2.60"E 为代表地址。^③茶城名称改移到此处，可能与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南巡徐州河工有关^④，当时所进呈之《荆山桥至

① 留城闸屡见于明代史籍及河漕之书，又称留城、流域驿(按：流，即“留”)，皆无实指。按：《汉书》《后汉书》《晋书》之地理志皆载留县，为张良所封。《隋书》卷 31，页 870：“留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有微山、黄山。”唐以后废留县，并入沛县。明代治河诸书，屡屡言及。鄙意以为，留城闸既属沛县，又邻铜山县界；今沛县与铜山县交界之五段镇，有小河入微山湖，疑即其地。张复所图之夹沟驿，属铜山县，也在沛县界，张复只画此驿，而未画“留城闸”，疑二地本在邻近，夹沟驿实有其地，留城闸乃虚用历史名称。

② 见[明]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卷 5，《二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页 3a：“嘉靖四十四年，黄河水走，壅塞闸河。自留城开新河一道，一百四十里至南阳，用钱四十余万，四年乃成。自留城以北，新建大闸八座。”

③ 据徐州地方数据，清代垞城遗址位置东起运河西岸范山村，南至钮庄，西至垞城电厂，北至现垞城苏北堤河。

④ 乾隆视查徐州河工之日程，见《清实录·高宗实录》，卷 536，页 758a-763b，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甲子〔四月三日，1757/5/20，2362931〕谕，今朕阅视河工，已抵徐州。……是日，驻蹕何家楼大营。乙丑〔四日〕，上渡河……是日，驻蹕徐州府行宫，翼日如之。丙寅〔五日〕，上至孙家集阅堤工。丁卯〔六日〕上渡河，至荆山桥、韩庄闸阅河工。……是日，驻蹕信义庄大营。”孙家集在徐州城北黄河北岸，其堤工即徐州北关南北两岸之石堤；信义庄大营在韩庄西北，次日离徐州矣。

新旧沛城相距道路里数图》已将茶城绘于新址(图99)。以后的台北“国图”所藏《自江苏至北京运河全图》,将茶城画在微山湖与蔺家坝之间,亦即上述地址。弗利尔美术馆藏《清 佚名 黄河地名图》将茶城画在琵琶山口以北、景山(即境山)以西、斗虎店(即豆腐店)以南,也是在这个地址。国家测绘档案资料馆藏光绪年间《京杭运河全图》、《乾隆徐州府志铜山县图》^①及民国《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铜山县》,都标记在上述位置。由此可见,自清代至今日对茶城所在位置的说法是相同的。



图 98 《水程图》之《茶城口》

明代的茶城与清代不同,《嘉靖徐州志》说:“垞城,按《一统志》,在城北三十里,面临泗水。”^②这个地址,是位在徐州城之北、九里山最北端的一座山琵琶山以北、洞山北方、境山与蔺家坝东南,滨临运河(泗水),从徐州城北到此三十里。又,万恭于万历二年议处河漕四事,一议疏治茶城淤浅与二议修复境山闸座,便因为茶城当漕黄之会,而境山在茶城之西。张复《水程图》的画法,也正确反映了明代茶城口的位置。

明清所有路程书,都是取明代茶城的位置,例如明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所载路程如下。

《淮安由北河至陕西潼关水、陆路》:徐州—二十里洞山—二十里茶城—十里耿山集〔即境山〕。

《北京由漕河至南京水驿》:沛县泗亭驿—九十里夹沟驿徐州—九十里徐州彭城驿。

《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徐州洪—廿里秦梁洪—廿里磨石—十里茶城—十里境山,徐州洪即百步洪,在徐州彭城水驿南。《南京由东平州至北京路〔陆路〕》:徐州彭城驿—三十里茶城—三十里张村驿—五十里沛县。

《北京至江西、广东二省水、陆路》:沛县—三十里豆腐店—廿里村站〔应作张村站,原书脱一字,

^① 见《乾隆徐州府志》,卷首,页5。

^② 见《嘉靖徐州志》,卷8,页53b-54a。

即上条之张村驿]—三十里茶城—三十里徐州自济宁至此,闸河岸行。①



图 99 《荆山桥至新旧沛城相距道路里数图》(图正中央可见“茶城”)

资料来源:[清]军机处档折件《荆山桥至新旧沛城相距道路里数图》,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五条路程,徐州到茶城陆行三十里,水行四十里(一作五十里),里数虽有不同,其位置皆在未到境山以前。此外,《乾隆徐州府志》卷首《铜山县图》虽已把茶城移到新址,但文字记载,仍然抄录明代的史料,其言云:

又西北二十里为秦梁洪,又十里至茶城,又十里,曰梁境闸,其地有境山因名。②

这段记载中,秦梁洪至茶城的里数只有十里,与《一统路程图记》不同,地名排列中也没有磨石③,但它很明确地指出茶城在境山之前,则无不同。

笔者依据各家提供的里数,并考虑到张复图中有河道与之交叉,拟测明代茶城口的地址,约在今李瓦房(34°21'25.27"N,117°12'44.78"E)到柳新河口(34°21'46.06"N,117°12'18.55"E)之间,距离徐州彭城驿约三十里,距离境山约十里。现代新修的京杭大运河,其中有一条自泇运河分出,经刘山闸、解台闸、濳家坝闸、微山

① 以上五条分见《一统路程图记》,卷5,页7a;卷5,页1b;卷5,页2b-3a;卷2,页1b;卷1,页4a。其中第五条中“村站”乃“张村站”之脱文,见明徐充撰《汴游录》:“二十九日[二月二十九日,1518/4/8,2275605],搭汴船,早发徐州。六十里,至境山,一云耿山者非。又十里,出口。三十日,进溜沟。二十里,过张村站。”又,《嘉靖徐州志》,卷6,页8b,有“张村铺,即张村废站地”云云,则张村站本有其他,但张村驿与此处张村站既然两次出现在相同里数的位置,可见二名应为同一地。

② 见《乾隆徐州府志》,卷4,页16b。

③ 在“秦梁洪”与“茶城”之间是不是有“廿里磨石”一站?黄汴之后的路程书,只有《士商必要之水陆指南》因全本抄袭《一统路程图记》,亦记载“廿里磨石”,《周行备览》等书则删去此四字。因为徐州城北的漕河河道,在明代就有变化,现代的变化更大,所以无法知道正确里程,如果采取最近的距离计算,从彭城驿到拟测的茶城口约15公里弱,三十里之说比较合理,磨石之说,似有可疑。但本区地名多不可考,磨石固然未见,明代茶城地名在各种地图中皆不可见,因而辩论谁是谁非,并无意义。

湖闸,至济宁接上梁济运河,恰好经过笔者定位的区域,这一点固然是巧合,但也显示此区在明代本有成为漕河的条件。

在明人行记中,自徐州北上,都先经茶城再经境山,如严嵩《北上志》云:

六月十七日〔1516/7/16,2274974〕,泊徐州漕厅下,望弥巨浸渺然。廖工部维修、王户部国宝、陈兵备和,皆越江来访。

六月十八日〔1516/7/17,2274975〕,午,发,至茶城,野泊。

六月十九日〔1516/7/18,2274976〕,风顺,过境山,过夹沟驿。夜,抵沛县。^①

“徐州漕厅下”即《徐州》幅(图95)中弘济桥东桥头漕运府前。崔溥《漂海录》的航程也相同:

初五日〔三月五日,1488/4/16,2264655〕,晓发船,过九里山,至洞山,山有十王殿。又过秦梁洪铺、茶城店、梁山寺,至境山市,镇山有上下寺,皆巨大刹。又过集殿、白庙儿铺、夹沟浅。至夹沟驿。^②

可见明人认知的茶城,确实在境山之东,《水程图》先绘《茶城》,再绘《境山》,皆与严嵩、崔溥的行程相同。

崔溥的记载特别值得注意,他的地名排序是“过九里山,至洞山,山有十王殿。又过秦梁洪铺、茶城店、梁山寺,至境山市”,其所过之九里山,是九里山脉的最北一座,名为琵琶山,山下河道为琵琶山口,弗利尔美术馆藏《清佚名 大运河地图》有琵琶山口的图像与地名(图100,左)。洞山,在琵琶山口的北方,隔不老河相对。秦梁洪铺的地点,如果依照五万分之一地图(称“催粮洪”),以及现存的整修前秦梁洪老河道、整修后秦梁洪新河道、秦梁洪今地名、秦梁桥桥梁名,还有本地人的指认,应定为在 $34^{\circ}19'42.92''N$ 、 $117^{\circ}14'13.11''E$ 。这个地址在洞山之东,相距160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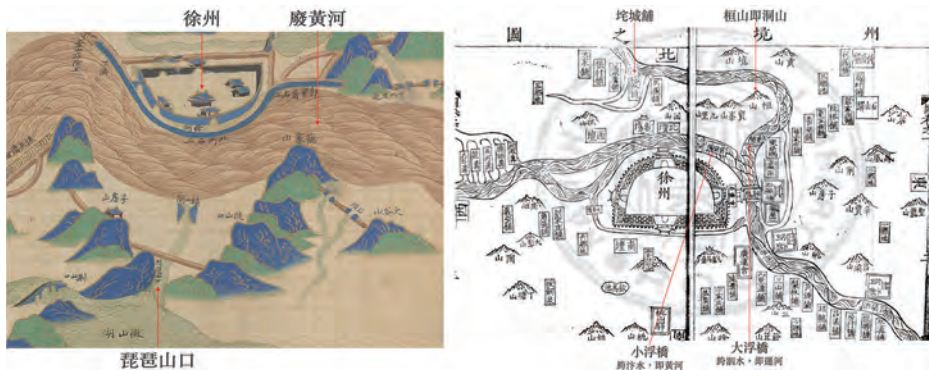


图100 明清古地图中的徐州河道(左为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清佚名 大运河地图》,右出自《嘉靖徐州志》)

换言之,据崔溥的所见,明代大运河从琵琶山口出洞山下,并不是直接西行,而是向东到秦梁洪再回转向西北,与明徐守德《嘉靖徐州志》的《州境之图》(图100,右)相同。^③ 这幅州境图中所绘圪城铺位置似在过境山之后,其实,图中河道绕行恒山之东,恒山即是洞山^④,以邮铺里程计算,圪城铺仍在境山之前。^⑤ 明人重视茶城口,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泇河新道浚成之前,几乎所有行记皆会提及,但今日已泯然无迹。自泇河新道浚成,漕河不由徐州,所有运河相关地名,如茶城、夹沟驿、留城闸,乃至为嘉靖新河而开的马家桥闸、西柳庄

① 见〔明〕严嵩撰《钤山堂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卷27,页7a。

② 见《锦南集》,卷4,页36a。

③ 见《嘉靖徐州志》,卷1,页2b-3a。本图据嘉靖间原刊本。

④ 见《嘉靖徐州志》,卷9,页3a:“洞山寺,在城北恒山上,山下有洞故名。”

⑤ 徐州铜山县至沛县界有“马兰铺、圪城铺、清水沟铺、张村铺、沈家铺”五铺,沛县总铺在县治大门外左,至徐州铜山县界有“十里铺、二十里铺、里仁铺”三铺,见《嘉靖徐州志》,卷6,页8b-9b。每铺相距十五至二十里,圪城铺是第二铺,距离铜山县总铺三十里,在境山前。

闸、满家桥闸,全部消失。吾人对于张复《茶城口》《境山》《夹沟驿》三幅也不易了解,殊为可惜。

最后,笔者举出这条嘉靖四十五年新河终结前的最后两篇行记,供读者参考。一是文震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北上时之《北征纪行》:

癸巳〔九月五日,1597/10/15,2304640〕夜宿茶城。

甲午〔九月六日〕,舟行入闸,水势涌悍,诸舟鱼贯入,百人牵挽,薄暮始定。坐观怒涛疾浪,声如震雷,……。晚宿闸口,转头间波浪恬息,汹涌之势,都不复见。

乙未〔九月七日〕,天气朗洁,微风不起,月色佳甚,夜登岸行三四里,碧水潺潺,绿树依依,蛩吟古岸,片帆漾影,……虽复旅情,几非欲界。二鼓就寝,鸡鸣过夏镇。自茶城抵夏镇,昔经境山并王家等闸五所,水急多虞,辛卯、壬辰间,始治新河,不繇故迹,而后波涛不惊,运舰无阳侯之恐。^①

文中“舟行入闸,水势涌悍,诸舟鱼贯入,百人牵挽,薄暮始定”的情景,可参看本文《清江浦闸》幅。至于“辛卯、壬辰间,始治新河”,恐有误,辛卯是万历十九年(1591),壬辰是万历二十年(1592),《明史》及《明实录》皆不载辛卯、壬辰开河,疑文震孟记忆干支有误。

二是庄元臣于戊戌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自京回乡之《水程日记》一段:

二十六日〔四月二十六日,1598/5/30,2304867〕,雨霁,风顺,早发南阳闸,上午抵夏镇闸,凡行一百二十里。……晚泊夹沟驿。

二十七日,风恬日明,上午抵茶城。自临清至茶城为闸河,出茶城为清河,清河即黄河也。……凑晚,抵徐州。

二十八日,上午祭河,下午南风大发,舟不得开,泊宿东岸驿。^②

东岸驿又称黄河东岸驿,明永乐十三年(1415)置。^③此驿为马驿,供陆行,北接利国驿,南接桃山驿,大约在泗水与黄河汇流口之东北岸,近大浮桥嘉会桥,乾隆间才移至府城东关。庄元臣宿于自己舟中,假泊于驿前而已。

文震孟与庄元臣都强调茶城是闸河与黄河交接点,实际上,茶城口离徐州北关的黄河约二十里,至于新河最早的留城闸与夹沟驿下的皮沟闸^④,今已离以分辨,离茶城口有四十里之远。但是,茶城是一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知名的地名,文、庄二人的说法并没有错,这乃是明人的共识。两人的记载中,都对茶城至夏镇间新河的航行安全与船行速度,感到满意,这是值得明代大运河研究者重视的。

水-20《境山》(图 101)

境山,因在徐州西境而得名。图中的境山形貌,极似今闾家坝东端的凤凰山山区,《同治徐州府志》对这个小区域曾作了许多描写:

羊山西南逾河为蔺家山,东北有坝,即蔺家坝。

又西北里许为张孤山,在河西,岸阴崖有本朝张鹏翮磨崖“张谷山”三大字,谷孤字异,未详所自。

又北五里为梁山,《方輿纪要》:“梁山在州东北三十五里,与境山相连,漕河所经也。”今有梁境闸,按今闸久废。

又东北逾河五里为境山,俗名井山,志云:“城北四十里,相传徐封境西临泗水,有镇,有闸,有寺。”按此或彭城、留县分界之地。山有庙五,西庙殿柱宏壮,亦多旧碑。自运道改入沭河,又为微湖

① 见〔明〕文震孟撰《北征纪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0册),页526。

② 见〔明〕庄元臣撰《水程日记》,《庄忠甫杂著》(项永言斋清初抄本),页9b-10b。

③ 见余家谟修、王嘉诒纂《民国铜山县志》(民国十五年刊本),卷17,页10a。

④ 见《东里集》,续编,卷49,《南归纪行录》,页6b,《夹沟驿》图之解说。

所吞,庙俱颓废。^①



图 101 《水程图》之《境山》

上述记载虽然稍嫌零乱,但基本上是正确的。首先他说“羊山西南逾河为蒹家山”,就是指为蒹家山在漕河的西岸,今该地有蒹家村;循河西岸向西北里许为张孤山,又称张谷山村,此间所有地名之孤、谷、古三字完全混用。“又五里为梁山”不应该接在这里,应该接在漕河东岸的叙述序列。先不管梁山,从张谷山这一条文字,应接上“又东北逾河五里为境山”,然后再回到漕河东岸,刚好转了一圈,把境山周围的漕河两岸都说明了。以现代地图而言,《同治徐州府志》这些描述就是把“蒹家坝船闸”“蒹江大闸”的周边作了详细介绍,张复图中所绘的就是这一段,笔者在河道中标记的位置,就是“蒹家坝船闸”与“蒹江大闸”今日所在。古今景观变化很大,现在境山周边已看不到古代遗迹,为了取得山形的全貌,我们将车子开到南侧的道路上,从距离 1500 米处向北拍摄,如图 102 所见。



图 102 从南方(34°23'18.11"N,117°11'7.97"E)远拍境山,山下是工厂,山上已无古代遗迹

境山下的北行的河道,《同治徐州府志》说“境山西临泗水”,泗水就是漕河,应该是流向夹沟驿、前去沛县的,与现代河道完全不同。现代河道从蒹家坝北上微山湖之后,沿湖西岸而行,成为新建京杭大运河的微山湖

^① 见[清]吴世熊修、刘序纂《同治徐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卷11,页9b。

西线。是现代重修大运河体系中重要的一支。

至于境山上的建筑,崔溥说“境山有上下寺,皆巨大刹”,张复图中也画了上下寺。《同治徐州府志》说“山上有镇有寺”,列举了武庙、潘季驯祠、境山书院、大明禅寺等。境山书院是明主事吴自新建;大云禅寺建于明天顺元年,一名源流寺,俗称景山寺,并说庙的“殿柱宏壮”。^① 这些也在张复的图里看见了。

此外,徐州城北的荆山,因为声音近同,有时也被误为境山,荆山范围不大,最高点海拔 117 米(34°19'32.02"N,117°17'24.42"E),从黄山村西望山形明显,其下有荆山桥,仅存桥北端的牌坊古迹(34°19'16.68"N,117°17'7.76"E)。

水-21《夹沟驿》(图 103)



图 103 《水程图》之《夹沟驿》

王世贞从徐州已经改行陆路,张复扶携他的家眷出茶城,过境山,现在来到夹沟驿,那么,他所经过的夹沟驿究竟在哪里呢?

明代《水驿捷要歌》中的一段说:

钟吾直河连下邳,新安防村彭城期。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②

“夹沟驿”被列于徐、沛的中间站,地位重要。张复所画虽然十分简略,但选择此驿为主题,便突显了此驿在行程中的重要性。

图中的夹沟驿只有寥寥几十户人家,由于是位于铜山县北境,设了一座墩台防守。在张复到此之前,本地经历嘉靖、隆庆间多次大水泛决与河工填筑之后,漕河上到处可见加固的堤坝。只是这样的设施,与此段河道被称作闸河有什么关系,尚待了解。

① 见《同治徐州府志》,卷 15,页 4b;卷 18 上,页 33a;等。

② 见《周行备览》,但各路程书皆有,不只此书而已。

夹沟驿的地名早在明清之际既已消失,更有一层困难。明代本有徐州夹沟驿与宿州夹沟驿名称相同的问题。^① 汭河新道开通以后,徐、沛间的漕河废弃,本路的夹沟驿必然废置;汭河水路中的汭口(34°27'47.23"N, 117°49'9.04"E),因同音而衍生汭沟、夹沟之名,到了清人《周行备览》书中,甚至称汭口为夹沟驿。^②

正因为诸多因素,明清的路程书、方志、水利书、手绘图、地图都很难据以查明徐、沛间夹沟驿的所在。我们尝试利用下面的方法来寻找夹沟驿。

黄汭在《一统路程图记》中,对江北水路作了两种书写,一是《北京由漕河至南京水驿》:

沛县泗亭驿,九十里夹沟驿,徐州,九十里徐州彭城驿。^③

这是只有驿站名的。另一是《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

徐州洪,西去汭城,主事一员,廿里秦梁洪,廿里磨石,十里茶城,四十四年,由此去汭城。十里境山,廿里黄家闸,十八里皮沟闸。[合计 98 里]

九里留城,十二里谢沟闸,廿里下沽头闸,五里中沽头闸,主事一员。五里上沽头闸,七里金沟,十里沛县。[合计 68 里]^④

黄汭作成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夏镇新河刚刚完成,而尚无汭口工程之际,所以他在写完上述二路之后,以夹注的方式,把夏镇新河八闸带入书中。

《一统路程图记》的《北京由漕河至南京水驿》是以驿名标记,《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是以闸名标记,那么“夹沟驿”究竟在哪个闸附近呢?明代杨宏(1463-1541)《漕运通志》说:

皮沟闸,即新兴闸,在徐州夹沟驿下,南距黄家闸一十八里。宣德八年建,以节皮沟之浅。^⑤

依照杨宏的说法,皮沟闸是夹沟驿下之闸,换言之,皮沟闸就在夹沟驿邻近。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杨士奇经过此地,其《南归纪行录》记载皮沟闸在夹沟驿之北,距离三里余:

闰二月初四日[1439/3/18, 2246729],昧爽,度沽头上闸,朝食后度下闸,阻雨。午后始行,过谢沟闸,暮过皮沟闸,……。余舟至夹沟驿北三里许阻浅名黄家浅,遂宿。是日雨,午特甚。盖过闸始于临清,止于皮沟云。

闰二月初五日,早,仍阻浅,不能行,阮内使复诣皮沟放闸水,午得水,发黄家浅,过夹沟驿。驿丞石嵩武,定州人,颇疏通。黄家浅难涩不减金菱湾,甚得此驿人力之助。行三十里,至耿山,又阻浅,夜分至徐州。^⑥

文中的耿山即境山,“耿”与“境”音近而混用,常见。据杨士奇所言,他先过皮沟闸,然后在黄家浅遇浅,次日得皮沟闸来水,方能至夹沟驿,过夹沟驿以后,经耿山至徐州。可见各地点的关系是“谢沟闸—皮沟闸—黄家浅—夹沟驿—耿山—徐州”,皮沟闸位于夹沟驿之北三里余。

由于夹沟驿隶属于徐州,所以它必定在铜山县的北境。五万分之一地图上铜山县北境、接近沛县界的“姜站”,有可能就是明代夹沟驿。理由有四:从名称而言,姜与夹的字音相同,站与驿,意义相同,此其一;它的邻近有地名为闸上,有可能就是皮沟闸,此其二;姜站北方约 2 公里的八段村,有水路通往微山湖,与嘉靖新河出

① 见《大明会典》,卷 145,页 2021b,2023a。

② 见《周行备览》,前集,卷 1,页 25b,《江南省城进京水路程》:“二十里夹沟驿,此处乃入闸之始,每闸俱设有月河。水大则开,水浅则闭。此闸起至南旺闸,共计二十二闸,俱上水。”又,同书,卷 4,页 9a-13a,《山东省德州由济宁州至扬州府水陆路程》:“十八里梁王城,十二里汭沟。”汭沟即汭口,与前条“夹沟驿”所指为同一地。

③ 见《一统路程图记》,卷 5,江北水路,页 1b,《北京由漕河至南京水驿》。

④ 见《一统路程图记》,卷 5,江北水路,页 2b,《二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

⑤ 见《漕运通志》,卷 2,页 10a。

⑥ 见《东里集》,续编,卷 49,《南归纪行录》,页 6b。此为南下之卷。

夹沟驿之后至微山湖留城的概念相同,此其三。

其四,现在沛县有大闸村(34°42′19.95″N,117°0′47.75″E)、中闸子(34°41′10.47″N,117°2′8.19″E)、沽头村(34°40′40.04″N,117°2′45.38″E),三个村子成一系列,南北约4.45公里,与《一统路程图记》所载上沽头闸、中沽头、下沽头闸三闸连环的里程相合。假如这就是三沽头闸的位置,那么,由下沽头村向南推算41里,应该就是皮沟闸的可能地址。我们仍以1里=0.445公里计算,41里为18.245公里。再实测沽头村到闸上村的距离约17.5公里,到姜站约18.5公里。里数是十分接近的。

如果依《一统路程图记》计算境山下到姜站的距离,皮沟闸至境山为38里,相当于16.91公里。实测从境山下到姜站村约18.413公里,到闸上村约19.457公里,由于这一段是模拟现有的渠道来进行测量,并非古代原有河道,所以不是确定的数据,但以参考值来说,算是接近的。合并各种计算和可能性来看,笔者认为夹沟驿在姜站村的可能性最大,它的GPS代表地址可拟定为34°31′27.04″N,117°6′1.21″E。

由于张复对于新河的航行路线只画了夹沟驿,下一幅就是夏镇,并没有处理明人常说的“留城闸”。夹沟驿隶属徐州铜山县,留城闸隶属于徐州沛县,两地名虽然都在交界处,从分属的县份来看,毕竟有别,请参看97页注①。大约出夹沟驿之后,北行三里到皮沟闸,再北行不远便是留城闸,过了留城闸,才东向进入微山湖,《明实录》万历二年三月十一日万恭疏中所言“境山至留城一带东堤,内束河水,外障湖波,往来牵挽,恒必繇之。见今冲坍数多,相应加筑”①可证。今人或言夹沟驿在微山县韩庄镇,大非,此时泇河未开,韩庄固无漕河也。

此外,图中河道上有木栅设施,前边《沙湖》图中亦有此种设施,疑为明清河工所说之“木坝”,见下二例。

沙坊等浅,由河广漫流,更宜筑四木坝。(王越,《漕河四事疏》)②

又有减水木坝,绕堤外百余丈,虽有是坝,水难泄也。(周洽,《看河纪程》)③

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有“编障”与“水闸”,作用在“截河底之溜,所以溜缓沙淤,化险为平”,原书有附图(图104)。④这种木制闸片大量连属之后,与《夹沟驿》图中的河岸及河中所见相似,或即此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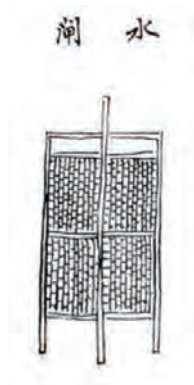


图104 麟庆《河工器具图说》之水闸

资料来源:[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卷3,页109-110。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卷23,页595-598。

② 见《明经世文编》,卷174,页6a-7a,《王襄敏公奏疏》之《漕河四事疏》。

③ 见《看河纪程》,卷上,页2a,二十一日条。

④ 见[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卷3,页109-110:“水闸一名水栅,其扎法与编障相仿,但直木俱用锐首,障别施于大溜,悬出龙底,使之不激。闸别用于余溜,插入河底,使之截流,用虽少异,功实相伴也。”

水-22《夏镇》(图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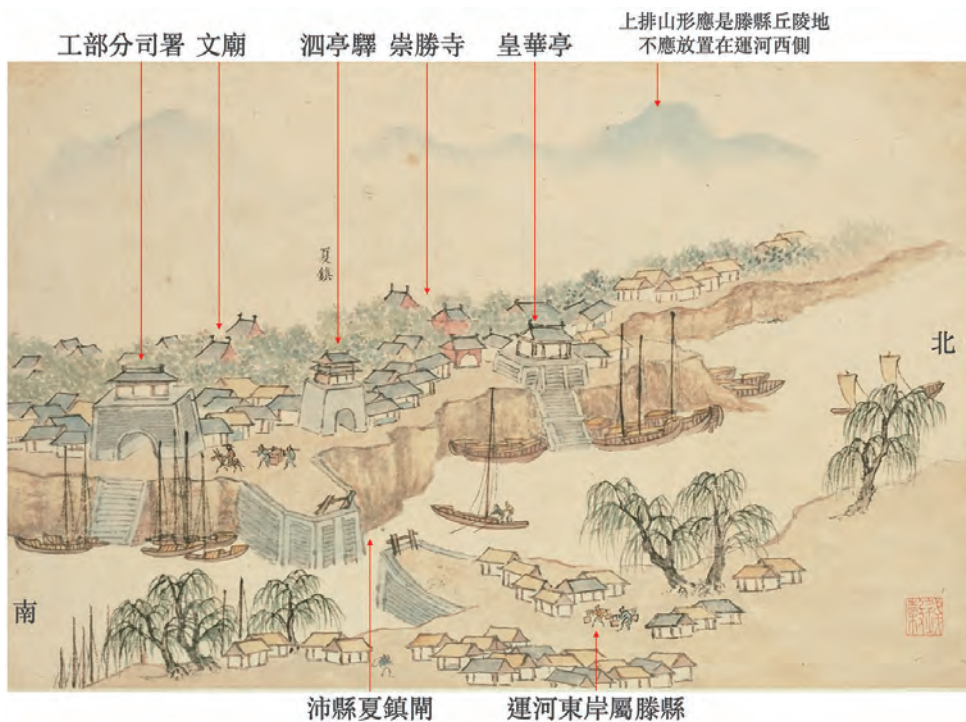


图 105 《水程图》之《夏镇》

夏镇,本名夏村,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议开新河,先于此建为镇。由于是新建的镇城,张复在万历二年经过而作此图时,主要是描画各种新建设。首先,请注意张复的观景角度,是从运河东岸,向运河西岸取景的。

观图者如果受到图上方横列的山岭所迷惑,可能会认为画者是从运河西岸向东岸观景,因为这附近能清楚凝聚成山形的,只有运河东岸远处的山东滕县与枣庄的丘陵群。在江苏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沙沟、西万、官桥三幅中可以看到这些比较高的山头,由近而远有枣庄卜家岭 118 米高、7.83 公里远,滕县井家峪 192 米高、17.9 公里远,朱家峪 232 米高、19.7 公里远,巨山 195 米高、21 公里远,象山 201 米高、27 公里远,米庵堂 304 米高、32.7 公里远。夏镇位在微山湖、昭阳湖畔的大平原中,这些 200 米上下的山头,即使相隔一二十公里,也可以形成张复所画的这种远山的形象。

反之,在运河西岸(也就是夏镇部城的西方),最接近的山头位于 50 余公里外济宁南界伏羲庙(旧名长寿禅院,35°7'47.02"N,116°48'26.49"E)一带的丘陵。至于西向最高大的峰山,海拔 434 米,位于夏镇闸的正北 352 度,距离 59.14 公里,更遥不可及。以如此方位、如此距离、如此标高,这些山头的影像都不可能出现在夏镇的视线中。

因此,张复如果忠实于自己所见的话,画中的景物必须都在运河西岸,这么一来,他就不应该把向东才能望见的远山,画到西岸夏镇的背景上了。换言之,这幅图画,牺牲了一贯的写实原则,为造景而伪作群山,不知何故。

夏镇本来就是为了修建漕运新河才特别割给沛县的飞地,只有运河西岸之地属于夏镇,运河东岸仍然是滕县管,而且,《乾隆徐州府志》也明言夏镇的建设都在运河西岸:

夏镇,在县东北四十里运河西岸,北即山东滕县界。本名夏村,明隆庆元年[1567]移沽头分司驻此,建为镇。万历十六年[1588]工部主事杨信筑土城于南北西三面,明年主事余继善补筑东面。门

四,各有楼,东曰见泰,西曰瞻华,南曰延庆,北曰拱极,东面临河又增二门曰洪济,曰小水门。^①

张复到夏镇的时候,夏镇已建镇八年,许多机构都已迁来,而外城未筑,到万历十六年(1588)才筑土城,设城门。这座新城,称为部城,此名称沿用至民国,《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夏镇东》幅,仍标“部城”。现在夏镇改名微山县,主要观光景点文昌楼(34°48′30.94″N,117°6′49.24″E)属另一座城,名为“戚城”,其位置在运河之北。

本图的核心位置是夏镇闸,《民国沛县志》说该闸在部城东门见泰门外。此闸今虽不存,但有闸口桥(34°47′56.46″N,117°6′55.84″E),位于部城东城墙的中点。桥的东岸名小闸口街,是繁盛的商业街,清人所绘多种京杭大运河图都在夏镇闸东画了月河。笔者于2019年7月20日考察时,古运河依旧潺潺清驶,闸口之桥已成现代公路,明清之夏镇部城固已不存,月河的痕迹也看不到了;仅桥头小商店仍名“闸口”,桥畔有古旧之码头台阶通至水际而已(图106)。



图106 夏镇闸口桥畔之码头石阶

以下,笔者利用《民国沛县志》的叙述,自图右向图左介绍《夏镇》幅中的建筑物。第一个建物应是皇华亭,有码头可以接待往来客人:

皇华亭,旧志在夏镇小水门外,临河,隆庆元年建,内阁大学士徐阶新渠碑,……为往来使客驻节之所,郡人姜体仁记。^②

第二个居中的是驿站,就在夏镇闸旁,夏镇新建时,沛县泗亭驿署也迁移到这里,见:

泗亭驿,明极冲,隆庆以前驿在南关辛家巷之东,临泡水,……隆庆二年迁于夏镇崇胜寺傍。

图中的房舍格局,下有门洞,上有楼舍,是驿站的格局,前面有码头石阶,房舍前又有带着仆从的客人走来,应是驿站。《民国沛县志》又说:“泗亭驿丞署,在夏镇崇胜寺之左。”从图中可见方位非常恰当。

第三个在左的是工部分司署,张复到达时尚未筑城墙,这所建筑是全区中最为宏伟的。

工部分司署,旧志先在上沽头,成化二十二年主事陈宣建,嘉靖四十四年圯于水。明年迁夏镇,隆庆二年,主事陈楠市民地十八亩建署,中为大堂,后为穿堂,又后为中堂,又后为主事宅。大堂东为宾馆,西为书房,前为仪门,又前为大门,大门外东西列二坊,东坊外为官厅。

^① 见《乾隆徐州府志》,卷7,页18a。

^② 以下共有六条出自《民国沛县志》的引文,依序见于于书云修、赵锡蕃纂《民国沛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卷5,页9a、9b、26b、7b、8a、11b-12b。

图中所见即工部分司署的大门和官厅。

后排的大建筑中,在北的应是崇胜寺,在南的是文庙。崇胜寺是夏镇的最大寺庙,见《民国沛县志》,在夏镇成为工部分司以前就有了。

儒学的建筑模式中有一种是前学后庙,即前设明伦堂,后设大成殿,大成殿必定高于明伦堂,又系坐北朝南,大门正对南方,因而很容易辨识。这所文庙与清江文庙相同,都是从书院升格的。

文庙,一在夏镇砖城内,考旧志建于隆庆三年,为两河书院,即嘉靖时镇山书院也。后工部主事钱锡汝为屋三间,立宣圣神位,朔望率弟子肃揖,外为大门,扁以义学。……先是,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分司迁于夏镇,因去县远,与部臣朔望胥就此义学谒先师,未几去义学扁,而揭以先师庙,岁举二丁祭。

《民国沛县志》的编成在部城砖墙修建完成之后,所以文中称“在夏镇砖城内”,张复绘画时尚无砖墙。

水-23《新闸河》(图 107)



图 107 《水程图》之《新闸河》

新闸河,就是夏镇新河。下面笔者利用《乾隆徐州府志》谈明代漕河运道的记载,把隆庆元年(1567)朱衡完成的新开河的路线抄录于此。

新河自留城而北:三十里曰马家桥闸,闸西北五里有百中桥。

又十里曰西柳庄闸,一名萧县闸,西去沛县四十里。

又五里曰满家桥闸。

又五里曰夏镇闸,有夏镇闸八司驻焉,在沛县东北四十里。

又西北六里曰杨庄闸,旧名杨家楼闸,在沛县东北四十三里。其东北即薛河坝,又北即沙河坝,所谓沙河口也。西去滕县五十里,又西北入山东鱼台县境。

杨庄闸北至珠梅闸三十里,旧名宋家闸,在沛县北四十里,地属鱼台,而河属夏镇分司。

邢庄闸,在珠梅闸北四十八里,东岸进水有王家口,又北东邻独山湖,进水有十四口。

利建闸,在邢庄闸北十二里,东邻独山湖,进水有三口。

南阳闸,在利建闸北十八里,东邻独山湖,进水有二口:赵家水口、马家水口。……

自李家港口起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南阳闸止,为新河运道。^①

以上就是朱衡新开闸河的全部河道。属于夏镇管辖的有五闸:马家桥闸、西柳庄闸、满家桥闸、杨庄闸、珠梅闸。属于南阳管辖的有三闸:邢庄闸、利建闸、南阳闸。张复所画的是这四个闸:杨庄闸(34°49'51.07"N, 117°6'29.98"E)、珠梅闸(34°54'51.54"N, 116°59'38.74"E)、邢庄闸(35°2'17.07"N, 116°49'29.22"E)、利建闸(35°3'40.71"N, 116°44'12.68"E),都在夏镇以北。

对于张复来说,走过新闸河是很新的经验,所以,他把离开夏镇以后的四闸,依照自己舟行北上的方向,自下而上,自南而北,画成本图。至于他未画出的“马家桥闸、西柳庄闸、满家桥闸”,连同“留城”这一地名,至今全部杳然于无形了。

由于杨庄闸到利建闸之间有九十里水程,距离颇长,所以张复采取相对写意的画法,比如水道的曲折当然是不可能照顾到的。每个闸的方向,在清黄春圃《山东运河图说》曾有记载。^② 黄氏是以干支记方位,所依据的是金门的方向,亦即水的流向,在他所标记的后面加注了现代角度,如下:

杨庄闸,寅申=东北—西南向,60—240度(图面63—240度)

珠梅闸,卯酉=东西向,90—270度(图面90—270度)

邢庄闸,辰戌=东南—西北向,120—300度(图面135—318度)

利建闸,寅申=东北—西南向,60—240度(图面57—234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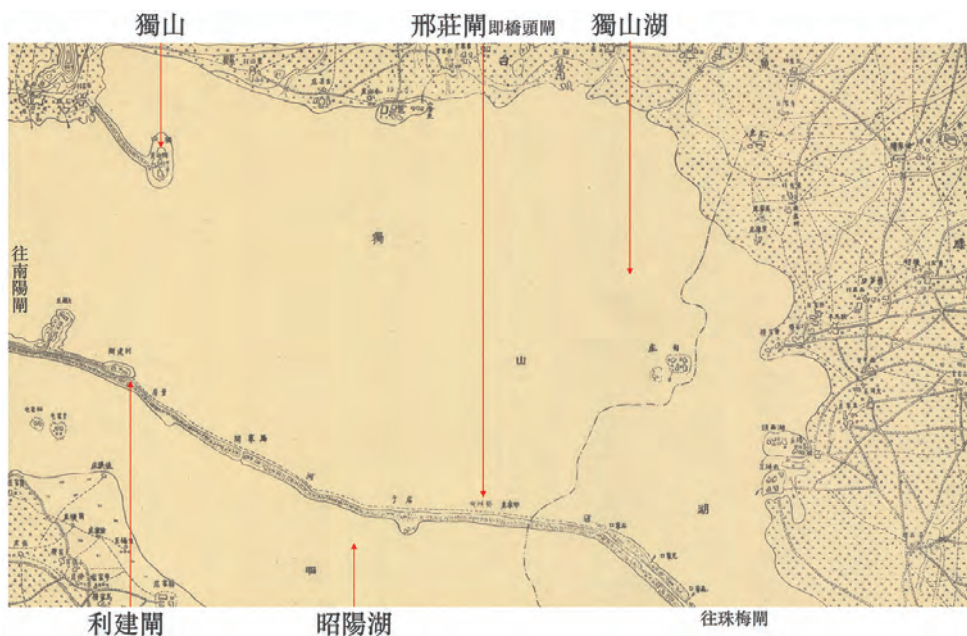


图 108 《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望家》之新闸河形貌

① 见《乾隆徐州府志》,卷4,页16b。

② 见[清]黄春圃辑《山东运河图说》(清钞本不分卷),页25a—54a,《浙江嘉兴府漕船至京水程》之《夏镇泗亭驿一百零八里至山东鱼台县南阳镇河桥驿》。

目前这四个闸的地名还在,但闸体都已不存在,无法核实黄春圃的正确性。但如果单纯讨论张复图中各闸方位与黄春圃《山东运河图说》所列方位,两人的认知是相同的。笔者以 PhotoShop 计算张复图中各闸的方位(即括号中的图面角度),除掉绘画时不可避免的微小偏差,《新闸河》中四闸的方位角皆与黄春圃所载相同,似不能以巧合来解释。

不过,张复的画法虽然比较能够凸显四个闸的形体,但对于这些闸与湖水的关系,没有强调出来。下面,笔者利用《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望冢》幅截图,来说明新闸河在昭阳、独山二湖中间筑堤修运河的情形,以补充张复之不足。《江苏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望冢》图中这一段只有利建、邢庄两闸,在左右两湖广大的水面中,长堤伸出如线,风景奇绝,他处所无,这就是为什么张复要单独画出此四闸的原因。

水-24《河桥》(图 109)



图 109 《水程图》之《河桥》

《河桥》图所画的河桥水驿,是南阳闸,应排列在《新开闸》之后,原卷置于《南旺》图后,今予更正。

图最左为公署建筑,应是管河主簿南阳闸官署:

南阳镇,明工部管河主事员驻之,河桥水驿在焉。^①

其旁一所房舍,构造奇特,它的下端设门,门上设楼,前有石码头及牌坊,是明代驿站的标准配置,应该就是河桥水驿,见《道光济宁直隶州志》:

旧设沙河、鲁桥二水驿,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并为河桥驿,移于谷亭镇,适中,北至济宁州,南至沛县俱九十里,又将沙河递运所亦归并为谷亭递运所。隆庆五年[1571]运河挑成,复将驿地改设南阳,仍名河桥驿。^②

① 见[清]马得祯纂修《康熙鱼台县志》(清康熙三十年刻本),卷6,页10b。

② 见《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4之五,页41b。

由此可知,河桥驿的迁移在隆庆五年,与夏镇、新闸河的建设都是张复北上前数年之事,张复对之特别关心,理固有之。

关于驿站的形构,在《水程图》中有皇华亭,还有驿站,从明人诗文看,皇华亭是驿站的一部分,用来作为第一线接待的房舍,它的结构有多种:有时皇华亭和驿舍一前一后,如高邮县(见图 65),皇华亭在运河边,盂城驿的驿舍就在它的后方;有时会隔河两岸一左一右,如淮安府(见图 69),驿舍在官河西岸,皇华亭在官河东岸;也有像夏镇的泗亭驿(见图 105),武城县甲马营驿,以及本图的河阳驿,都是下有门洞,上有房舍的建筑。今存古迹中也有这样形式的驿站,图 110 是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明代青社驿。

这张照片(图 110)是青州市摄影家王建一先生受笔者委托在 2023 年 3 月 1 日拍摄的。^① 这栋建筑位于 $36^{\circ}41'51.02''N, 118^{\circ}27'25.14''E$,它的构造与《夏镇》《新闸河》两幅中张复所标记的驿站相同,具体位置在明清青州府城(附郭为益都县)北门外西北方向,距离约 1500 米,《青州府志》和《益都县志》的城图及驿传卷中,皆有记载。门上有“两京通衢”四大字,永乐间成祖迁都北平,江浙闽粤诸省漕粮由海运登陆,须出穆陵关,取道青州,此驿为两京通衢,后会通河成,陆路由平原,水路由会通河^②,此驿遂衰。旧驿楼保存至今,现为神庙所据。



图 110 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明代古迹青社驿

图中最高建筑是河神庙,或称龙王庙、海神宫。创建于景泰四年(1453),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决时被毁后重建。废庙后改为微山七中,近年又将七中迁走,残碑遍地(图 111)。笔者考察时,尚见雷礼《夏镇新河工成记》碑^③(图 112)。张复在本图的右部,还画了一所庙,据《光绪鱼台县志》为大禹庙。^④ 此外,在张复图中没有看到南阳闸($35^{\circ}6'8.36''N, 116^{\circ}40'3.61''E$),据谢肇淛《北河纪》之图^⑤,南阳闸与河阳驿虽同在南阳镇,但尚有距离。张复此图中,河阳驿与河神庙相近,如依此条件将河阳驿的定位在 $35^{\circ}5'39.32''N, 116^{\circ}40'9.46''$

① 王建一,笔名小一哥,1981 年生,在青州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的工作,卓有成就。

② 见〔明〕顾炎武《肇城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续修四库全书》第 586 册),山东四,页 51a-51b,“商河县”条。

③ 此碑文载于《乾隆江南通志》,卷 49,页 37b-38b。但原碑未有与事官员名字,通志转载时删去。

④ 见《康熙鱼台县志》,卷 8,页 40b:“大禹庙,在南阳镇,以河漕要地得特祀之。”

⑤ 见《北河纪》,卷首,《北河全图》,页 1,图 1。

E, 则南阳闸乃在河桥驿之北, 距离约 1000 米, 在张复作图的视线之外, 所以没有画入。



图 111 夏镇河神庙遗址满地残碑废碣



图 112 明雷礼《夏镇新河工成记》残碑(位于 $35^{\circ}5'39.86''N, 116^{\circ}40'7.08''E$)

水-25《济宁》(图 113)

济宁设驿于城南, 此幅似写泊舟城南驿, 登岸出游所见。

图中先画出在城闸与天井闸, 并掌握城外景物, 最后对济宁州城作描写。张复画出的在城闸, 应该定位在 $35^{\circ}24'9.31''N, 116^{\circ}35'1.77''E$, 相当于今盛泰桥、竹竿巷、鼓楼街三叉口的运河桥位置。天井闸的位置, 依据

“R&A,OSS”在1945年印制的《济宁一万分之一城厢图》^①的标定,在 $35^{\circ}24'18.11''N,116^{\circ}34'44.07''E$,现在天井闸的全体已经不存,尚存一段雁翅石墙,在 $35^{\circ}24'17.352''N,116^{\circ}34'43.17''E$ 。天井、在城两闸距离662米,《乾隆兖州府志》说:“天井闸,在城闸西北一里。”^②《读史方輿纪要》作“在城闸,又二里至济宁州城南天井闸”^③。其实际距离,介于二说之间。



图 113 《水程图》之《济宁》

回到全图来检视,图的最左侧是南城,南门外正对城门的是飞虹桥,为跨漕河之钓桥。此桥形制特殊,中间部分有宽二丈二尺七寸(7.624米)、高一丈六尺八寸(5.376米)的金门,船只经过时可移动桥板以通航。^④现在南城已经拆除,飞虹桥也已消失。

不止南门和飞虹桥已消失,张复《济宁》图所画的地区,今日面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只能依靠张复原图和《山东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济宁州》《济宁一万分之一城厢图》,帮助我们复原明代济宁城墙、太白楼、护城河与漕河、天井闸之间的关系。下面以《山东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济宁州》的截图(图114)及太白楼前的现况照片(图115)提供參考。

再往图右看,济宁州城的城墙上太白楼,张复把太白楼画在城墙凸出的马面上,是城墙上的一座高楼而非城楼。现在济宁城墙已经拆除,太白楼遗址前做了仿古的城墙,城墙下面又新开了专供游客出入的小门,已无马面之形。日本桑原鹭藏所撰《考史游记》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十六日登太白楼,见“楼阁上倚城壁”。^⑤桑原曾摄照片,楼为两层,有围墙及外门,与张复图中所绘以及今为古迹的太白楼都是两层,但面目并

① 见 R&A,OSS,18 July 1945, No. 7271-CHI-NING。“R&A,OSS”全称为“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② 见[清]觉罗普尔泰修、陈顾联纂《乾隆兖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卷18,页15a。

③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129,页5480。

④ 积水桥、飞虹桥,皆见[清]徐宗干修、许瀚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卷2之六,页25a-25b。

⑤ 见[日本]桑原鹭藏撰、张明杰译《考史游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54。太白楼照片在页344,图版152。

不相同,规模比今为小。他所拍的太白楼所在位置与远程的南门城楼高度相仿,并非城门城楼,而且因为桑原是在城上平摄,也看不到下面的城墙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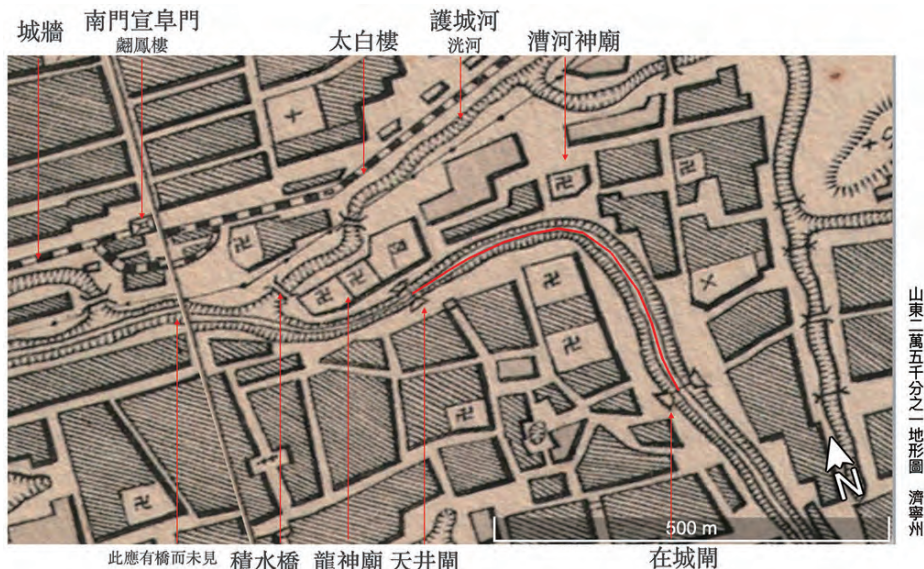


图 114 《山东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济宁州》截图



图 115 从修复的城墙上俯视所见(35°24'21.20"N,116°34'42.47"E,景区长廊后为运河岸)

在城墙下,是引洸河所作的护城河,护城河上有两座桥,张复只画了一座,名为积水桥,护城河水由此桥下注入漕河。换言之,作为护城河的洸河注入漕河,成为漕河的水源之一。

护城河之南的大庙,乃是龙神庙,龙神庙之南,便是天井阁。《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云:

龙神庙,……旧在南门外,明洪武二年同知刘大昕建,永乐元年知州李显忠修,宏治六年判官李宾重修,见泉河史。明卢辅记略云:“济城之南,洸泗合流之浒,有龙神庙,起于元壬辰,崇其谥曰灵源宏济王,迄今二百余年矣。……扁曰龙神庙。”^①

① 见《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二,页4b-5a。

这一座龙神庙出现在张复的画里,意义很大,张复也把它放在全图的中心位置。在龙神庙旁,还有一所规模很大的运河神庙,见《道光济宁直隶州志》:

旧在天井闸上,总河舒应龙移于运河北岸,所祠有诸湖神、汶水神、大河神、泲水神、泗水神、百泉神、济水神,郡人李尧民有记。^①

两庙之南,才是漕河。历经明清至民国,围绕两庙的民居栉比,商业鼎盛,如张复图中所见。现在从太白楼到古运河之间,已完全改造。护城泲河被填平,积水桥不存,新建的玉带桥,与飞虹桥及积水桥没有任何关系,龙神庙、河神庙与大量民宅全数拆除,变成宽阔的太白楼中路、停车场和风景区。

水-25《南旺》(图 116)



图 116 《水程图》之《南旺》

汶河,出山东莱芜县原山之阳,收纳泰山徂徕诸泉,流于泰安市宁阳县之堽城坝(35°54'1.58"N,116°46'58.93"E),南下至南旺入运河,成为会通河主要的水源。由于汶水在此南北分流,故称“南旺分水”,此地有分水龙王庙,又称为“分水庙”。明顾绍芳《南旺道中》诗云:

久厌沂流苦,今朝心眼明。波分南旺闸,云出济州城。崖树将帆直,江蒲引棹轻。网鲜还可市,一酌慰归程。^②

所谓“波分南旺闸”,指南旺有“运河之脊”美称,地形隆然独高,汶河流到分水庙前,改为南北分流,就形成了北向临清、南向济宁,两边都是顺流的特殊景观。

谢肇淛《北河纪》云:

南旺在济宁北九十里,其地特高,汶水西南流至此,四分南流,达于济宁,六分北流,达于御河。

① 见《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二,页6a-6b。

② 见《宝庵集》,卷4,页10b。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谓水脊也。决诸南则南流,决诸北则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①

归有光《壬戌纪行下》形容曾南旺分水说:

明日〔三月十九日,1562/4/22,2291690〕,南旺。水涸,至宋尚书祠,……,有分水龙王庙。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余里,入于卫;南出二百余里,合于沂泗,凡八百余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顺,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顺,故济宁当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谚云:“上巴济宁,下巴济宁。”以为过是皆顺流也。^②

“顺流”的快感是南下与北上者共同感受到的,详见拙撰《明代文学为什么需要大运河现地研究——以归有光〈壬戌纪行上〉154字为例》。^③ 顾绍芳《南还日记》记其自北来,逆流牵挽到南旺,也说:

廿五日〔八月二十五日,1581/9/22,2298783〕,抵南旺,初得顺流,为之一快。倚蓬独酌,故乡冉冉落眼前矣。^④

龚立本自南而北,在《北征日记·首征》中也说:

十六日〔十月十六日,1618/12/2,2312358〕,南旺以昨夕经过,晓达驿前,自此水势北流,舟子俱有喜色。^⑤

顾绍芳自北南来,龚立本自南而北,指由南旺北上至开河驿,俱得顺流。

南旺既有此分水的特殊性,管漕者乃在南旺南方 2.657 公里处(35°34′34.99″N,116°23′15.63″E),设置了柳林闸为南旺上闸;^⑥又在南旺北方 1.968 公里(35°36′29.79″N,116°20′53.39″E)处,设置南旺下闸,又称南旺北闸(此闸今称十里闸)。上下两闸,依需要而启闭,为漕河作有效率的供水处理。

图中的三庙,居东的是龙王庙,又称龙神庙;中间是禹王庙,居西者是宋尚书祠,祭祀有功者,见谢肇淛《北河纪》:

龙神庙,一在南旺湖上,奉敕建,春秋秩祀,主事主之。

禹王庙在南旺分水口北岸,正德十二年建。

宋尚书祠在分水龙王庙西,祀尚书宋礼,以侍郎金纯、都督周长配享。济宁州同潘叔正,汶上老人白英侑食。正德七年建。^⑦

至于汶河之傍的公署建筑,乃河道的南旺行署,即策彦周良所见横揭“总督河道”四大字者:

廿七日〔九月二十七日,1549/10/17,2287120〕,晴。卯刻,开船。船路三里而有分水龙王祠,祠傍有门,横揭“总督河道”四大字;江水一道分向西。^⑧

张复经过时仍可看到这所河道行署,清人画卷中已经没有了。

水-27《安山闸》(图 117)

本幅的名称,依《纪行图册》及《水程图》体例及依所标位置,应称为“安山驿”,而非“安山闸”。

①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见《北河纪》,卷 7,页 52b;“南旺在济宁北九十里”见《北河纪余》,卷 2,页 3a。

② 见《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 6,页 14a。

③ 出自郭英德、张建生主编《斯文》第 7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页 112-128。

④ 见《宝庵集》,卷 16,页 9a。

⑤ 见《明》《龚立本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页 22。

⑥ 此依《舆程记》之说,现在柳林闸之东还有“南旺上闸”,位于 35°33′48.11″N,116°23′52.62″E,距离柳林闸 1.749 公里。不过,这个闸的金门只有 4.8 米,不符合规制。

⑦ 见《北河纪》,卷 8,《河灵纪》,页 1a-2a。

⑧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再渡集》,卷下,页 54,总页 378。



图 117 《水程图》之《安山閘》

古代安山閘现在已经改为安山大桥,名为大桥,其实只有 6.72 米,相当于原来閘的宽度,桥两端的石墙,仍有古安山閘的閘台与金刚墙的遗迹,与枣林閘(35°9′44.96″N,116°41′24.63″E)的改建模式相同。又,《山东运河图说》指安山閘的方位与柳林閘同为乾巽向^①,实测安山閘的金门口的顺向面为 132 度,修复的柳林閘为西北—东南 135 度,可见自明朝至今没有重大改变。图中民居集中在运河北岸,民居以外是东平湖面,至今仍然如此,在閘桥东端为老城区。现在人口更多,閘两端有沿河 360 米的人家。再有一点,明清安山閘是为漕河而设,入閘、出閘,两端都是在堤中行走的閘河;现在閘河已经废坏,安山閘转型为东平湖的渔港(图 118),两端都是为出入东平湖而设的航道。安山閘,在东平湖南岸。1940 年代尚未进行东平湖退水为陆计划工程之前,今东平湖大堤以南到袁口镇都是湖区(图 119)。会通河沿东平湖西岸而行,出安山閘之后,西王漕、常仲口、王仲口、靳家口这一段运河,都是沿湖而开。^② 张复图中除了画出安山閘,也画了牌坊与居民区,牌坊与其下建筑皆属安山水驿,属兖州府东平州。^③

此外,真武庙是閘东的大庙,见《东平州志》:

真武庙,……一在安山镇,明嘉靖七年郡人高凌汉建。^④

张复作画时并不是以正南北方向来处理,他的观景立足点大约在 35°54′36.69″N,116°13′18.81″E,向东北 80 度取景。

① 见[清]黄春圃辑《山东运河图说》,页 25a-54a,《浙江嘉兴府漕船至京水程》。

② 据 1938 年印制的《山东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东平县》幅所见如此。

③ 见[明]包大燿纂修《万历兖州府志》(明万历年刻本),卷 20,页 34a:“安山閘在安山驿之左。”

④ 见[清]左宜似等修、卢崑等纂《光绪东平州志》,卷 6,页 2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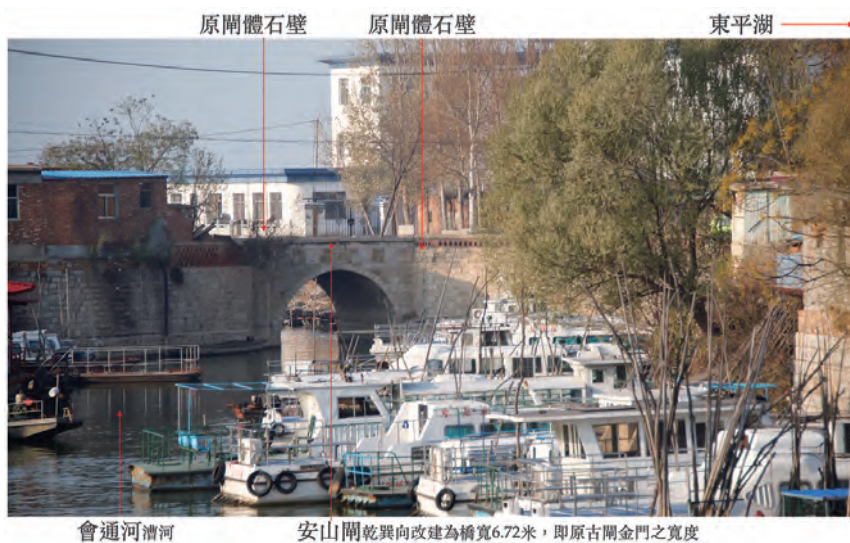


图 118 安山閘之現况



图 119 古今东平湖变化及会通河与湖岸关系(明蓝色线为大运河,灰蓝色线为考察所经)

水-28《张秋》(图 120)

张秋是大镇,明清往来诗文、行纪颇多,以谈迁《北游录》最详:

辛卯[八月二十八日,1653/10/19,2325098],发二十四里,折入五空桥。桥对沙湾,……桥北六里入张秋城,泊会通楼北。……弘治甲寅[七年,1494]都御史刘大夏塞决河成,赐名安平镇,专辖水漕。其城夹漕渠,南北不閘,会通楼下联舡系竿为浮渡。河以东东阿,有金堤,……河以西阳谷,西南又寿张也。出东城南角门里余,则吴季札挂剑台。……还东城而北,有祠翼然临河,故分守东兗道参

议山阴陆景邨先生梦龙祠也。……稍北显惠庙,故弘治时决口,都御史刘大夏功成,立庙其地,祀东岳、北极、文昌三神,庙貌甚壮,培土于后,曰“戊己山”,取土制水之义,即城壕也。登其上,东城中坎然洼然,犹沈灶产蛙也,所可托足者无几耳。夜雨。①



图 120 《水程图》之《张秋》

谈迁这段文字,为张复《张秋》图作了清楚的说明。所谓“城夹漕渠”,就是图中所见的贯穿南北的运河,将张秋镇中分为河东与河西。“南北不闔”是说运河从城南及城北出入,不能设门启闭。至于东西隔河相对的高楼,谈迁说是会通楼,此即譙楼。“会通楼下联舡系竿为浮渡”,就是中浮桥,详如下文。

张秋城乃是万历七年(1579)赵贤、朱应穀二人所创修,张复是万历二年来到此地,当时新城尚未营建,因而图中并无城垣。庄元臣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经过张秋时,其《水程日记》已称“张秋城”②,以后多家行记皆称“张秋城”,清代方志更一律称“张秋城”。谈迁所说会通楼,此名称未见他书,此楼在弘治六年(1493)以前已有,名为譙楼。此楼一分为二,在河西岸者为主,属东阿县,约位于 $36^{\circ}4'13.98''N, 116^{\circ}0'13.92''E$;在河东岸者为副,属阳谷县,中间以浮桥相连。明谢迁有《安平譙楼记》详载其事云:

安平镇,旧名张秋,隶兖之东阿,实当漕河要冲之会,民夹东西岸而居者,无虑数千百家。岸西有譙楼,置漏刻角鼓,以正节候,以警晨昏,以示民之作息。楼之下,凡商贾贩息,日中为市者皆归焉。弘治癸丑[六年],河决东岸,运道几绝,上亟命重臣往治之。于时漕舟牵挽者率就西,而西岸摧剥已久,楼并河,甚逼,行者迂回以趋,乃议撤楼以便往来牵挽,许河平而复。已而执事者悉力决口,急于竣事,以复上命,楼未暇及也。越八年[1501],关西韩公廷器以右通政来嗣河事,始议修筑西岸,叠石以固其外,延袤凡五百有余,而楼亦遂重建焉,从民志也,规模闳壮于昔。③

① 见《北游录》,“纪程”,页32。

② 见《水程日记》,页8a;“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过张秋城。”

③ 收入《北河纪》,《北河纪余》,卷2,页17b-18b。

日本策彦周良亦曾记载他登楼目睹的情形,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再渡集》:

廿三日〔九月二十三日,1549/10/13〕,晴。辰刻,同副使、钧云、江云、慈眼上岸。登楼门,凝眼于四远,楼门第二重楼门之最上层东檐,横颜“安平胜概”四大字,西面揭“谯楼”二大字。^①

张秋镇被赐名安平镇,所以楼门上挂了“安平胜概”四大字,其与“谯楼”二大字,都是策彦亲见的。此楼不论在河东、河西,皆已无遗迹,仅有古桥跨运河而已。

图中谯楼下有石阶通到水际,而运河中央并未见浮桥,但并不是没有浮桥,而是作为浮桥的船被收聚起来,东侧楼下有二艘,西侧楼下有四艘,船面上都钉了木板,便是供浮桥之用。浮桥启闭必有时刻,使用时联舟而渡行人;现在各船分泊两岸,是开桥通航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船数六艘,《道光东阿县志》云:

城内旧有上中下三浮桥,上浮桥在李吏部坊,下浮桥在显惠庙,今俱废。中浮桥在谯楼口,明宏治八年通政张缙建,浮桥凡用六楫,每伏秋水涨,则东西岸阔,六楫不能布满,人马沈溺者,时或有之。

万历二十二年〔1594〕工部分司詹在泮捐俸金置跳板若干片,以济浮桥所不足,人称便焉。^②

现今漕运已废,此间水面只剩14米,河两岸宽约30余米,而明代漕河水多,浮桥需用六舟。自弘治八年与重修谯楼落成同时启用,一直到万历二十二年加置跳板,船数都是六艘。张复所绘图中也是六艘,足见其用心。

图面左上方的大片屋宇,笔者本来怀疑是大型寺庙,但张秋最著名的显惠庙,今有复建的古迹,位于城北(36°4'36.28"N,116°0'23.84"E)^③的张秋北部运河东岸,也就是在这幅图的右部,张复视线不能及的地方,所以不可能是显惠庙。张秋现存一个关帝庙古迹,位在城西南(36°4'0.04"N,116°0'7.08"E),但规模不大,又不临河,与图中并不相似。^④ 仔细看这片建筑之旁有一座牌坊,牌坊旁的大门像是官署,据谢肇淛《北河纪》所说,嘉靖四十四年(1565)郎中姜国华扩大重修的北河都水司公署,就在漕河之西南,以下便是《北河纪》详述的新完成的公署规模:

左为坊表,其右为土地神祠。大门三间,仪门三间,大堂五间,东西廊房各六间;……楼前有堂五间,东连房五间。堂之外,东西小轩各二间,外为客厅三间,左右耳房各一间。^⑤

文中第一句就是“左为坊表”,相似于张复图中所看到的牌坊;其次,屋宇数量与宏壮规模,又颇相当,因此笔者判断这一片建筑可能就是“北河都水司公署”,又称“工部都水分司”。

此外,还有荆门水驿,应是图左下角的驿楼建筑。《康熙阳谷县志》记载了它在运河两岸不断地迁徙:

见荆门水驿,在县东四十里张秋镇河西。……驿旧在县治东五十里,……成化八年知县孟纯迁建张秋河西,弘治六年河决移建河东,嘉靖十年仍建河西……^⑥

不过,以张复的图来看,万历二年还是又移到了河东。

最后,请注意图上有浅浅的山痕,这是张复细心的地方,庄元臣《水程日记》说:

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一日,1598/5/25,2304862〕,……晚过戴家庙闸,又行二十里而泊。是日凡行百里有奇,北中南行,至张秋始于桥中望见远山,如翠眉,如赤屏,不知何名。其梁山、大伾山欤?^⑦

①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再渡集》,卷下,页53,总页377。

② 见〔清〕李贤书修、吴怡等纂《道光东阿县志》(民国23年铅印本),卷5,页14a。

③ 见〔明〕张天瑞《重修显惠庙记》:“显惠庙,在张秋城北,祀真武及东岳、文昌三神像,弘治间敕建,东西两庑祀龙王五,及晏公、萧公、耿公三神像,岁时致祭。”收入《北河纪》,卷8,页13a-14a。

④ 现存古迹显惠庙及关帝庙照片,系青海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民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周腾前往現地拍摄,并与笔者合力确认GPS地址。

⑤ 见《北河纪》,卷5,页10a。

⑥ 见〔清〕王时来修、杭云龙纂《康熙阳谷县志》(钞本),卷2,页5a-5b。

⑦ 见《水程日记》,页8a。

对比张复的细心观察,庄元臣就是轻松欣赏美景了,但庄文与张画相得益彰。

不过,笔者对于张复在安山闸之后直接画出张秋,觉得很可惜。首先,请看图 121,这是清光绪黄河的河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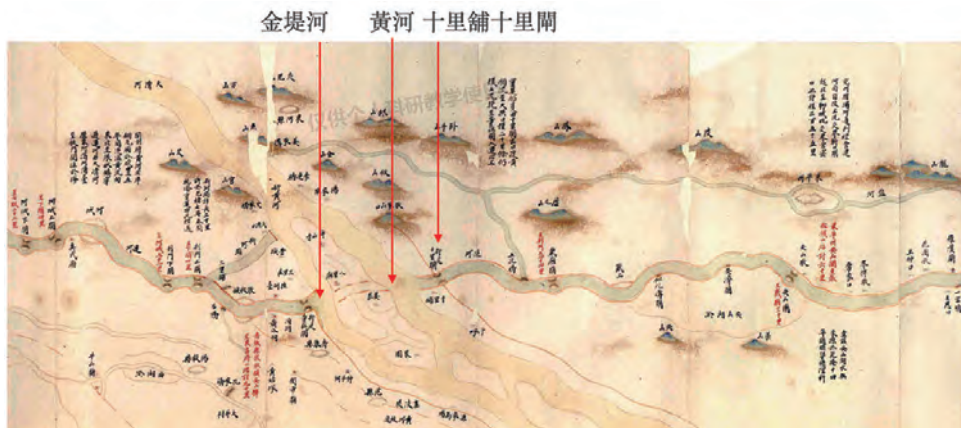


图 121 清光绪《京杭运河图》中的戴家庙十里闸至张秋闸之间的河道

资料来源:浙江省测绘与信息局编《浙江古旧地图集》(上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页 88-93。原藏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笔者曾到现地考察(图 122),十里闸外的黄河岸有几棵老树,应是古渡口,古渡口之南约 200 米,有老河道注入黄河,水量甚微,清山东测绘局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测绘的《二万五千分地形图 张秋镇》标为运粮河,应即大运河故道。隔黄河相望的是姜家庄渡口(今自姜家庄析出为后姜庄),水宽约 405 米。



图 122 戴家庙(今戴庙镇)十里闸前的黄河(拍摄点为 $36^{\circ}0'24.16''N, 116^{\circ}3'7.48''E$)

在张秋镇这一侧,则是有宽大的金堤河,如图 123。从后姜庄到金堤河之间的会通河道,光绪时已经泯灭无迹了。

笔者连续放置了图 121—123 来说明清代戴家庙与张秋镇之间的河道,是有原因的。在明朝万历以前,黄河的主流南下徐泗,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会通河流经安山闸、戴家庙,进入张秋镇,本来是一条河道,没有问题。但是,黄河南流入淮,经过数百年之后,有返回故道的迹象,早在弘治年间,就有“河决张秋”的问题:二年[1489],河决张秋。……。六年二月以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决河。先是,河决张秋戴

家庙,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陈政督治。……七年五月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大夏共治张秋。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成。^①

七年十二月塞,赐名安平镇。^②



图 123 张秋镇一侧的金堤河(拍摄点为 36°3'33.7"N,116°0'21.82"E)

此后,黄河决口为害的地区,都在河以南,曹、沛各地受害甚至,最后导致嘉靖四十五年迁移漕河到新阡河,前文已经叙述了。到了万历年间,当河臣们仍然在忙于黄运河与淮河的问题,着手于徐州和清口的工程之际,黄河故道上的封丘、偃师、东明、长垣,也在万历十五年(1587)发生严重的冲决。此后,黄河逐渐回到故道,渐渐成为上页两张照片中所见的样貌。

当黄河回到故道时,戴家庙的会通河势必注入黄河,而张秋的会通河,必须另外取水才能济运,事实上,号称汶水的会通河已经有了结构性的改变。虽然张复通过这一段运河的年代,是在万历二年(1674),当时会通河也许还没有大幅变化,但不可能毫无变化,可惜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笔墨,为后人留下重要的记录,相当遗憾。

水-29《东昌》(图 124)

本幅为东昌府城,居中的是光岳楼。

近年聊城市将东昌府城的故地全数拆除,依照方志地图将明清的府城全体重建,居中的光岳楼本是古迹(图 125),只做了简单的修复。笔者实际登上了光岳楼,现场所见与张复图极为相似。笔者又检视了《嘉庆东昌府志》所载的诗文,有陈儒《光岳楼记》(嘉靖十三年正月望日作)、许成名《重修光岳楼记》(嘉靖十二年癸巳八月辛酉作)、蔡学颐《重修光岳楼记》(丙子四月作)、牛运震《重修光岳楼碑记》(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作)^③,几乎全部都是虚浮的空话,只有牛运震的《重修光岳楼碑记》讲到一句具体的数字,甚为可惜。

余惟斯楼,其崇四复,凡十有一丈。

① 见《明史》,卷 83,《河渠志一·黄河》,页 2022-2023。

② 见《明史》,卷 41,《地理志·兖州府》,页 943。

③ 见[清]嵩山修,谢香开、张熙先纂《嘉庆东昌府志》(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卷 44,4a-8b。

“其崇四复”即屋顶有四层,“十有一丈”,以工部营造尺换算为 35.2 米。据聊城市的公开讯息,重修后的光岳楼共高 33.38 米,其中墩台高 9.38 米,为上窄下宽的正四棱台,其底边长 34.43 米,顶边长 31.93 米。牛运震所言相当准确。



图 124 《水程图》之《东昌》



图 125 光岳楼古迹(位于 $36^{\circ}26'38.89''N, 115^{\circ}57'51.03''E$)

策彦周良出使北京的归程中经过东昌府,曾登此楼:

十九日[九月十九日,1549/10/9,2287112],天快晴,辰刻,同琇公上岸,于以登光岳楼,楼之四面远景可爱。此楼五层峥嵘。四檐逐一横颜“光岳楼”之三大字,于最上层东望见秦岱。所历过有小

门,揭“望岳里”之三字。^①

光岳楼仅四层,策彦认是五层,应连底座的墩台一并计算为五层。此楼呈正方形,所以四面都悬挂了“光岳楼”的横额,现代修复后只留一面悬“光岳楼”。

张复在图中还画了城门及门外的桥及过桥人,由于东昌城的四面城门皆极相似,光岳楼四面也是完全相同,难以辨别所绘的是那个门。不过,张复是从会通河来到东昌府,会通河在东门外,东关是工商鼎盛的街区,崇武驿也在东关的东南方,因而,笔者假定图中的城门是东门。明嘉靖四年(1525)李廷相作《重修东昌府城记》曾说:

每门有水门,有钓桥,有潜洞,有閤门。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②

图中骑马的客人所过的桥,就是钓桥。在固定的桥身末端,有一段是活动木板,这种桥的设计,在清《潞河督运图》(图126)中有实物:图中有相同两桥,一桥未开,一桥移板,正有船只通过。^③当然,由于南门与西门外也有官路和石桥^④,北门有浮桥,除北门浮桥不可能之外,画中人走的是南门或西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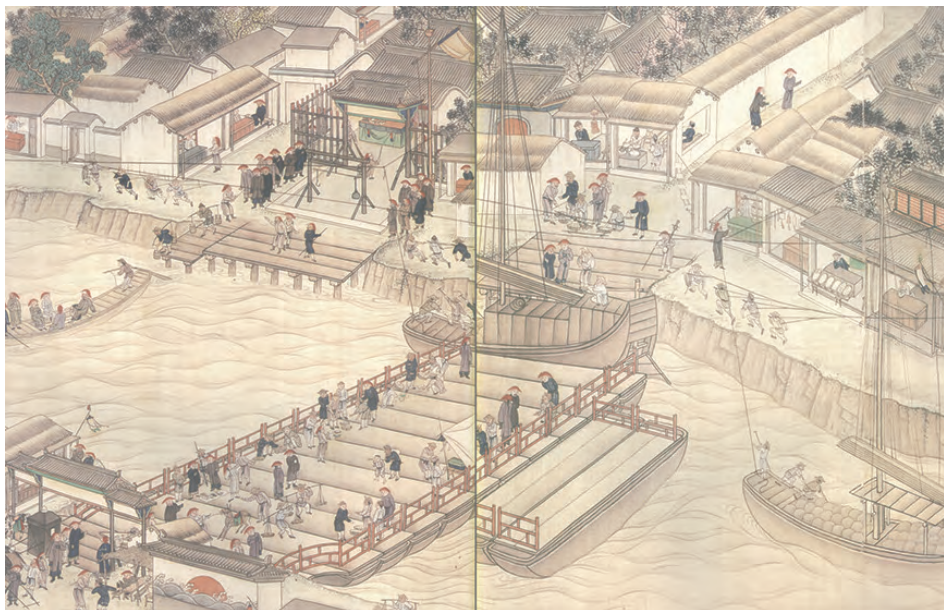


图126 清《潞河督运图》中开启的钓桥与李廷相《重修东昌府城记》所言相似

水-30《临清》(图127)

临清是会通河的终点,南运河的起点。会通河利用闸来控制水量,属于人工河道;南运河利用卫河(又名御河),是天然河道。河道的属性不同,往来船只上的设备都必须更换^⑤,因而一般客商都会在此停泊,甚至多达数日之久。张复此图,对卫河东岸的临清城区作全面的投视,包括(1)鳌头矶商圈、(2)钞关商圈、(3)新建的临清州城区。笔者依据现地条件,认为张复的立足点,应在元会通河的河口,大约是 $36^{\circ}50'36.85''N$ 、 $115^{\circ}41'56.11''E$ 这一带。

①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再渡集》,卷下,页53,总页377。

② 见[清]陈庆蕃修、叶锡麟纂《宣统聊城县志》(清宣统二年刻本),卷10之三,页10a-11b。

③ 见[清]江萱制《潞河督运图》长卷,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据藏者考证是乾隆间江萱所画。

④ 见《嘉庆东昌府志》,卷7,页19b。

⑤ 例如《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75,总页230,云:“清源驿以下无闸,故船人新造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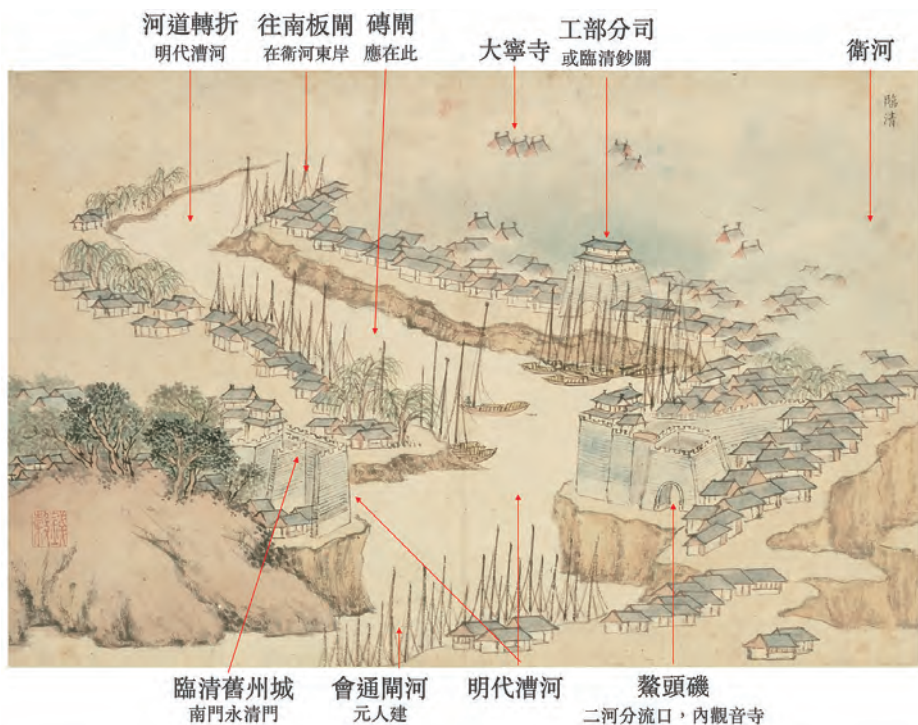


图 127 《水程图》之《临清》

在画面左上部,也就是视线的终点,他特别指向漕河向右转折处,转折之后,就是南板闸和卫河。从本图的观景立足点到上述漕河的右转处,直线距离约 1900 米,可见张复在构造这幅画的时候,视线巡航非常宽广,也非常深远,并具有移动性,比他的老师钱穀更加灵活。

会通河流到临清,有两条进入卫河的出口,一条向北,是元人修造的老河道,称为会通闸河或临清河;一条向南,是明代新开的河道,以闸为名,称为南板闸河,或新开闸河。元人的老河在进出卫河时,因为水位落差太大,比较危险,所谓“地势陡峻,数坏舟楫者也”,明人新开的河口,利用砖闸和南板闸的双闸蓄水新技术,减缓岸上与卫河的水位落差,降低了危险性,比较受欢迎,是所谓“地势颇平,往来船行者也”。^① 元人作成的会通闸河,明弘治二年(1489)曾作新修,王輿《弘治庚戌治河记》记其事:

若临清会通河大闸,岁又颓圯,复偕都御史臣钺议新之,且迁置于卫河之滨,去旧址百余丈,以衍其内,足以容舟楫,便漕运,而以郎中臣珍、主事臣陈玉、副使臣仲宇程其工,推官臣戴澄、知州臣张增则集其事,不三月而工亦完缮上闻。^②

不过,弘治二年夏天重修之后的老会通河,并没有发挥效果,明代漕运仍是走南河,经砖闸,出南板闸。今日元人会通闸河只有观光使用,游览河上的桥闸古迹,没有水上活动。

回到张复的图上,从老会通河入口处向东南望去就是鳌头矶(现状见图 128),它有城门,有碉堡,门内有观音寺,位于 $36^{\circ}50'32.70''N, 115^{\circ}41'56.28''E$, 环绕量着它还有大量民居。漕河自东来,在鳌头矶下弯转,向南流过一所城门造型的高大建物前,以距离及建筑的重要性判断,可能是工部都水分司,《康熙临清州志》的《州

^① 见[清]于睿明修、胡悉宁等纂《康熙临清州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4,页17a-18b,刘梦阳《南板新开二闸记》。

^② 见王輿《弘治庚戌治河记》:“己酉〔弘治二年,1489〕秋七月,河决封邱,泛金龙口,溢开封诸郡邑,蹙张秋,凌会通河之长堤,……迨明年春乃大发夫卒,……并始事于仲春,僦工于首夏。”收入[清]阎廷谟重纂《北河续纪》(清顺治九年刻本),卷6下,50a-54b。

城图》也在差不多相同的位置标为“北河行台”。另外,笔者也曾怀疑它可能是临清钞关署,但现在重修之临清钞关古迹中并无外形相似的房舍,而且《山东通志》记载明代临清钞关在运河旁,今修复之古迹并不在运河旁,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过此之后,漕河再继续南下,经砖闸、南板闸而去,沿河两岸,都有大量民居,运河西岸比东岸更繁荣,路街纵横,民生富裕。西岸商区本是元代的旧城,不过,旧元所造的土墙早已不存,只有市廛鳞次,依旧数万家而已。



图 128 鳌头矶

最后,张复把画笔收回来,特别画出了明代临清旧州城的一角。此城建于景泰元年(1450),这座城的城周有九里一百步,相当于4,128米;^①因为它也是临清卫的城,所以城墙高达四寻(6.592米);城的四角设了八个戍楼^②,图中所见即是其中之一。州城虽然建成,临清的商人都不住进城里,所谓“州四方贸易地,邈河之民,生聚日衍,城居不能什一”^③。如图中所见,主要的商业活动都不在旧州城中,而在漕河的两岸,甚至在出了南板闸之后的卫河两岸也都是繁华的商场,只是卫河两岸不在张复此图视线之内,所以没有画出。

张复没有画出的还有嘉靖所建新城。^④如前所述,临清商民多数居住在旧州城之外,正德六年爆发刘六、刘七之乱,地方官开始在旧州城外掘堑筑土,以保卫商民。经过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三十八年(1559)的接力修建,新州的城墙已经扩大到周长二十里,把漕河两旁、卫河两旁的市廛都包覆进来。张复此时来到临清,新城已经完成。不过,张复作图的时候,立足点放在鳌头矶旁、老会通河口,看不见这些圈筑在外的新城,当然也没有画入图中。

下面这张《康熙临清州志》的《州城图》(图 129),其比例及细部地点的方位虽然有许多不正确之处,但可以借此了解新城与旧城的关系。从这张图中,也可以发现,张复所画的区域,只有从鳌头矶和旧州城的西南角开始,顺着漕河,向西南延伸到南板闸之前这一部分而已。

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张复为何遗漏了砖闸,没有画出。自从永乐年间迁都北平,粮饷仰给东南,以海运危

① 由于是明初景泰元年的尺度,本文故采用周尺计算。在《山东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临清州》中所绘城周为5070米;《山东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临清》中所绘城周为4885米,以二图之数据而言,系采用营造尺。

② 见《康熙临清州志》,卷1,页14a-16a,《城池》:“城高四寻,广三寻,围九里百步,甃以甃,为门四,东威武、南永清、西广积、北镇定,正隅为戍楼八,戍铺四十六。”

③ 见《康熙临清州志》,卷1,页14b。

④ 见[清]魏源撰《圣武记》,卷8,页41b-43b,《乾隆临清靖贼记》:“国家岁漕东南数百万,由运河供亿京师,而临清州绾毂南北,水陆咽喉,有新旧二城,皆濒运河,东岸旧城土垣周三四十里,市廛鳞次数万家,与新城等。”旧城即景泰元年所建临清州城,新城为嘉靖中期扩建之城。

险,殊非长策,始改造运舟,由里河而行,即沿元朝大运河故道。到了临清,元人所建的会通闸河被认为不便入卫,因而在弘治前已草创砖闸。至正德八年(1513)又把砖闸改为石闸,仍沿用旧名。这座砖闸,位于 $36^{\circ}50'14.44''N$ 、 $115^{\circ}41'31.31''E$,闸的金门约6.2—6.8米,闸高至少6米,闸座连雁翅约20米,非常醒目,该闸与鳌头矶直线距离只有824米,中间也没有视线阻隔,不应该看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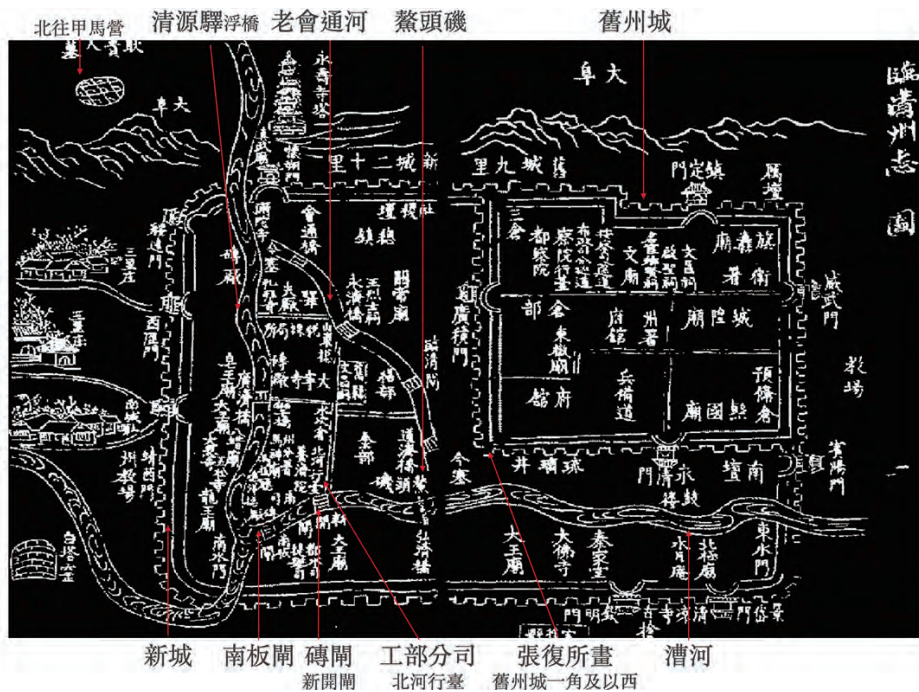


图 129 《康熙临清州志》之《州城图》中的新城与旧城

资料来源:《康熙临清州志》卷首,页 1a-2b。

通过以上的解说,我们再看崔溥《漂海录》所记录的舟行见闻:

十四日〔三月十四日,1488/4/25,2264664〕,……至临清县之观音寺前,寺在两河交流之嘴,东西设四闸以贮水,寺东以舟作浮桥,以通于县。县城在河之东岸半里许,县治及临清卫治,俱在城中。

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臣等沿清泉河而北,过漏浮关、药局、新开上闸、卫河厂、板下闸、大浮桥,至清源驿前留宿。^①

崔溥可以书写汉文,但不通语言,也不被允许下船,他的知识除了得自双眼在船上观望所见,就是与同舟之人笔谈,因而文中有些地名,与一般常见的用语不同,例如“观音寺”“清泉河”“漏浮关”便是。

“观音寺”便是鳌头矶,寺庙设在鳌头矶城中。“两河交流”,即前述元人所开会通闸河与明人所开新闸河,两河交流于鳌头矶前。“县城”就是前述临清旧州城,临清也设卫,所以城内同时有县治及卫治。“清泉河”,就是大运河会通河的别名。大运河的别名太多,最常被称漕河,会通河段又称闸河,济宁、徐州之间又称泗水;又因为会通河的主要水源乃是汶水,汶水上游收集山东七十二泉,因而又称泉河,不过,一般只称泉河,不用“清泉河”。“漏浮关”就是钞关,崔溥行经浒墅关时称它为钞关,过扬州钞关时并未提到它,在这里称漏浮关,不知何意。“新开上闸”就是砖闸,“板下闸”就是南板闸,出南板闸就进入卫河。大浮桥是南板闸下的渡卫浮桥,与清源驿浮桥不同。

① 见《锦南集》,卷4,页45b-46a。

清源驿在卫河西岸^①,已经通过了漕河的最后一个闸——南板闸,所以日本策彦周良说:“清源驿以下无闸”^②。谢肇淛《北河纪》说:“清源驿,在新城内西北隅。”^③此书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新城建成已久,故云。卫河两岸都是商家,所以浮桥多,清源驿旁也有浮桥,谢肇淛在书前的图中曾画出。过此浮桥之后,可经由今清真寺前街道,到鳌头矶观音寺。万历十九年(1540)一月三十日策彦周良的使舟泊宿于清源驿,也由此路渡浮桥、游览观音寺及临清市区。^④

(未完待续)

An On-Site Study and Its GIS Present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by Qian Gu and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 by Zhang Fu of Ming Dynasty

Chien Chin-Sung Liao Hsiung-Ming Wang Yong Zhang Shujun
Tang Chen Yan Cheng Xie Dinghong

Abstract Qian Gu(钱穀)'s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纪行图册》) was based on Wang Shizhen(王世贞)'s *Shi Jin Ji Xing*(《适晋纪行》)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Longqing reign (1570) in June and was painted into 32 scenes from Cangshan Xiaozhi Garden(仓山小祇园) to Yangzhou Yangzi Bridge(扬州扬子桥). Zhang Fu(张复)'s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水程图》) was drawn on the boat going north when Wang Shizhen entered the position of Taipu(太仆) in the second year of Wanli (1574) in February. He depicted 52 scenes from Shao Bo(邵伯) to Tongzhou(通州). Both works were done in a realistic style and are considered exceptional in the Ming dynasty's painting history. This article uses the on-site study method to undertake three tasks. First, since Wang Shizhen's trip to the north coincided with the Great Canal's changing period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ngqing Xinhe(隆庆新河)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Jiahe(洳河),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gitize all the waterways they passed through. Second, Qian Gu stated that he wanted to record the true landscape at that time, so this article uses travel diaries, local gazetteers,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and my own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on-site study to explain each illustration and verify the degree of realism depicted by the painters. Third, the value of the more than 80 scenes is like discovering a large box of Ming dynasty videotapes. This article will reveal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Great Canal in the Ming dynasty in a visual and expressive manner through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cenes.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The Great Canal of the Ming dynasty; Qian Gu's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Zhang Fu's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

① 见[明]王命爵等纂修《万历东昌府志》(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卷15,页3b:“临清州清源水马驿,在中洲,北向。”

② 《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75,总页230。

③ 见《北河纪》,《河程纪》,卷1,页3b。

④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75,总页230:“三十日,午后,同正使和上上岸,过一伽蓝,门揭‘观音阁’三大字。入门则有二重阁,阁中按观音大士像。又傍有小亭,亭里有石井,横揭‘通济寒泉’四大字,又有酒店。帘铭云:‘李白闻香乘月饮,洞宾知味驾云沾。’又诣一祠,祠门横揭‘昊天祠’三大字,又此额下别有额,颜‘三元都会府’五大字,金字也。又右肋有小门,揭‘蓬莱’二字,左肋有小门,揭‘浪苑’二字。共金字也。以闾作浪,可为证也。又有一祠堂,横揭‘追思夏公祠’五大字。”